

第五十八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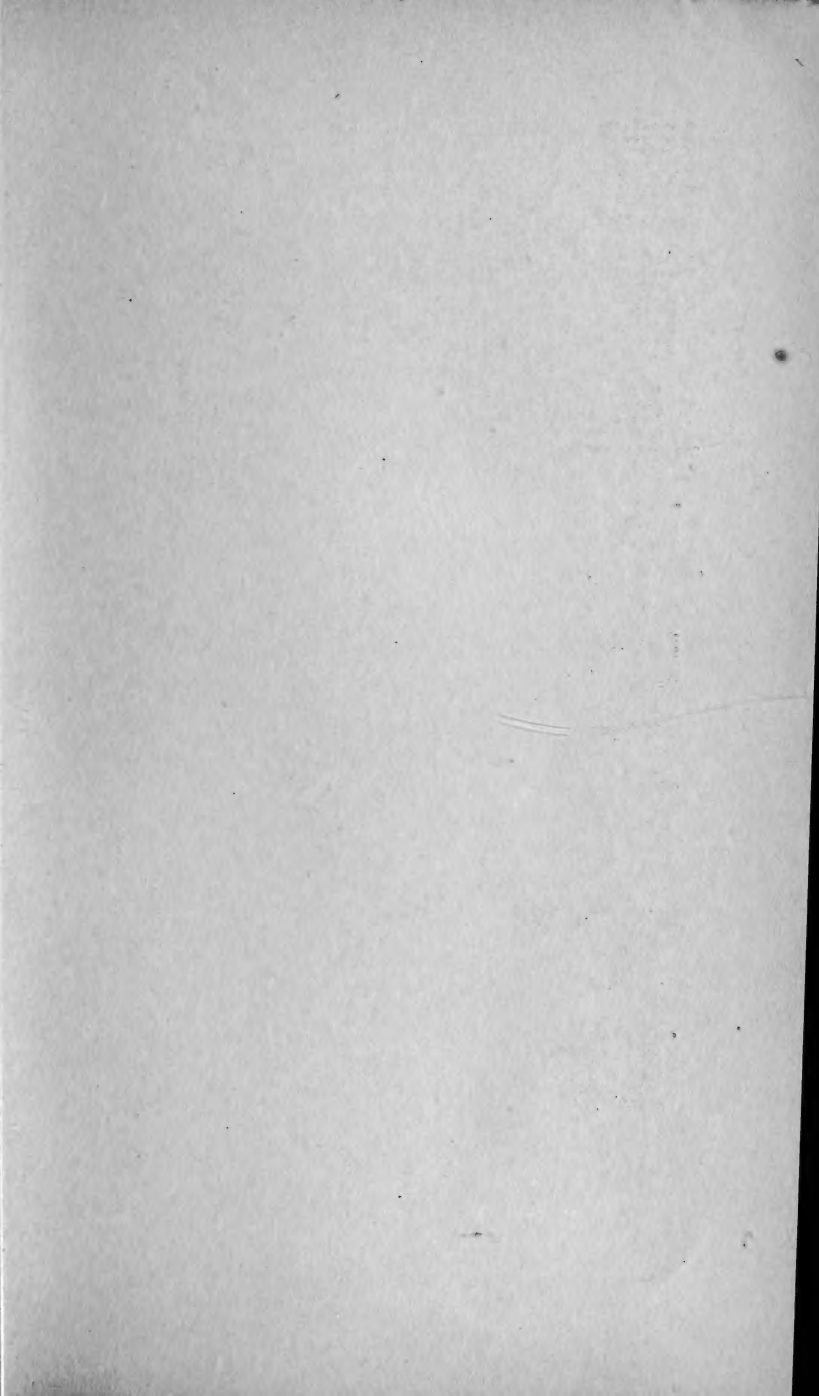
總論 醫術名流列傳

通俗圖書刊行社刊行

會文堂新記書局發行

圖書集成醫部全錄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第五十八冊目錄

卷五百一總論一

易經

○无妄卦一

書經

○說命上一

禮記

○曲禮下一

周禮

○天官一

圖書集成醫部全錄 第五十八冊目錄



6513135



0018100

張機金匱要略 一四

○臟腑經絡先後病脈證——二四

褚氏遺書 一四

○除疾——一五 ○審微——一五 ○辨書——一五

陽泉物理論 一五

○論醫——一五

隋書 一六

○經籍志——一六

孫思邈千金方 一六

○論大醫習業——一六 ○論大醫精誠——一七 ○論治病略例——一六 ○論診候——一六

東坡雜記 一九

春秋四傳

①許世子止不嘗藥一四

黃帝素問

- ①四氣調神大論篇一五
- ②生氣通天論篇一五
- ③金匱真言論篇一五
- ④陰陽應象大論篇一五
- ⑤陰陽別論篇一六
- ⑥靈蘭秘典論篇一六
- ⑦五臟別論篇一六
- ⑧移精變氣論篇一六
- ⑨湯液醪醴論篇一七
- ⑩舉痛論一八
- ⑪至真要大論篇一八
- ⑫著至教論篇一八
- ⑬示從容論篇一九
- ⑭疏五過論篇一九
- ⑮徵四失論篇一〇
- ⑯方盛衰論篇一二
- ⑰解精微論篇一三

靈樞經

- ①邪氣臟腑病形一三
- ②根結一三
- ③官鍼一三
- ④逆順肥瘦一三
- ⑤順氣一日分爲四時一三
- ⑥賊風一三

扁鵲難經

- ①十二難一三
- ②十三難一三
- ③六十一難一四
- ④七十七難一四
- ⑤八十一難一四

卷五百二總論二

李杲珍珠囊指掌

○用藥法一三五

此事難知集

○醫之可法一三五

羅天益衛生寶鑑

○福醫治病一六六

朱震亨心法

○不治已病治未病論一七〇
○九則害承迺制論一七〇
○審察病機無失氣宜論一七〇
○能
合色脈可以萬全論一七〇

王好古湯液本草

○求醫診脈——元 ○醫者以意用藥——元

避暑錄話

○士大夫不可輕信醫——二〇 ○集方書——二〇

玉澗雜書

○醫不能起死人——三

夢溪筆談

○用藥不可不慎——三

林逋省心錄

○論醫——三

陳自明外科精要

○論醫者更易良方——三

王綸明醫雜著…………… 完

○醫論一完

柏齋三書…………… 四一

○治療須法素問一四一

無名氏原機啓微…………… 四一

○序一四一

醫說…………… 四一

- 藥醫之難一四一
- 醫通神明一四二
- 醫不貪色一四二
- 隱醫一四三
- 治病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一四三

續醫說…………… 四三

- 處方貴簡一四三
- 醫貴權變一四三

○察病輕重一三〇 ○醫之可法一三〇

呂復醫門羣經辨論

○古方論一三〇

王禕青巖叢錄

○論醫一三〇

比事摘錄

○醫孝一三五

王文祿醫先

○論醫一三五

虞搏醫學正傳

○或問一三五

三〇

三〇

三五

三五

三五

○醫有八要—四

本草類方

○醫不可用孟浪—四

徐春甫古今醫統

- 慎疾慎醫—四
- 古醫十四科—四
- 時醫—四
- 巫醫—四
- 名醫—四
- 儒醫—四
- 五難—五
- 醫喻政—五
- 論醫—五
- 哀方書—五
- 一理貫通—五
- 鍼灸藥三者備為醫之良—五
- 庸醫速報—五
- 醫業不精反為夭折—五
- 用藥活法—五

王肯堂證治準繩

○通論—五

李梴醫學入門

○習醫規格—五

卷五百三總論三

吳文定公家藏集

○醫僧庸妄治病速死一四五

四五

醫學集成

○醫學須會羣書之長一四六

四六

九靈山房集

○醫儒同道一四六

四六

大學衍義補

○國設醫學一四六

四六

本草衍義

四六

○治病—六

寓意草.....六

○先議病後議藥—五
○議病式—六

日知錄.....六

○論醫—六

卷五百四醫術名流列傳一

上古.....充

傲貸季.....充 岐伯.....充 雷公.....吉 俞跗.....七

少俞.....七 巫彭.....七 桐君.....七 伯高氏.....七

馬師皇.....七 鬼臾區.....七 苗父.....七 巫妨.....七

陶唐氏.....七

龔廷賢萬病回春

..... 五

○醫家十要一五

○病家十要一五

○醫家病家通病一五

陳實功外科正宗

..... 五

○醫家五戒十要一五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

..... 六

○醫工論一六

李中梓醫宗必讀

..... 六一

○不失人情論一六一

○行方智圓心小膽大論一六三

繆希雍本草經疏

..... 六

○祝醫五則一六三

喻昌醫門法律

..... 六四

公孫光楊中倩	八三	陽慶	八四	淳于意	八四	秦信	九一
宋邑	九二	高期王禹	九二	馮信	九二	杜信	九二
唐安	九二	蘇耽	九三	劉安	九三	王遂	九三
樓護	九四	元俗	九四	李少君	九四	安丘望之	九四
涪翁程高	九五						

卷五百五醫術名流列傳二

後漢

郭玉程高	九七	李助	九七	韓康	九八	張伯祖	九八
張仲景	九八	杜度	九八	衛沈	九八	李常在	九八
葛越	九八	王遙	九八	沈建	一〇〇	壺翁費長房	一〇〇
華佗	一〇〇	李當之	一〇五	吳普	一〇五	樊阿	一〇六

魏

句驪客	一〇六	封君達	一〇六
-----	-----	-----	-----

巫咸……………七四

商……………七四

伊尹……………七四

周……………七四

巫彭……………七五 醫緩……………七五 醫和……………七五 醫昫……………七六

范蠡……………七六 盧氏 矯氏 俞氏 長桑君……………七六 扁鵲……………七六

子陽……………七八 子豹……………七八 子容 子明 陽儀 子越 子游……………八二

鳳綱……………八二 文摯……………八三 沈羲……………八二

秦……………八三

安期生……………八三 崔文子……………八三

漢……………八三

南齊.....二七

褚澄.....二七 徐文伯.....二六 徐嗣伯.....二九 徐雄.....二〇

顧歡.....三〇 脚腫醫.....二〇 徐玉.....二〇

梁.....三三

許道幼.....三三

卷五百六醫術名流列傳三

北魏.....三三

徐謩.....三三 王顯.....二四 周澹.....二五 李亮李元孫 李修

.....三五 崔彧崔景哲.....三三 張遠遊.....二五

北齊.....三六

崔季舒.....三三 祖珽.....三三 鄧宣文.....三三 馬嗣明.....三三

吳..... 一〇七

董奉..... 一〇七 負局先生..... 一〇九 呂博(按櫻甯集又名廣未知孰是故並錄俟

考)..... 一〇九 葛仙公鄭隱 鮑元..... 一〇九

晉..... 一〇九

王叔和..... 一〇九 皇甫謐..... 一一〇 李子豫..... 一一〇 程據..... 一一一

張華..... 一一二 裴頠..... 一一二 支法存..... 一一二 阮侃..... 一一三

張苗..... 一一三 于法開..... 一一三 蔡謨..... 一一三 殷浩..... 一一三

范汪..... 一一三 宮泰..... 一一三 劉德..... 一一三 史脫..... 一一三

鄧邵..... 一一三 殷仲堪..... 一一四 葛洪..... 一一四 許遜..... 一一五

宋..... 一一五

徐熙..... 一一五 蘇家..... 一一五 徐秋夫..... 一一五 徐道度徐叔嚮..... 一一六

羊欣..... 一一六 薛伯宗..... 一一六 僧深..... 一一六 秦承祖..... 一一七

劉涓子..... 一一七

卷五百七醫術名流列傳四

唐一

張文仲李虔縱 一四 韋慈藏 一四 郝公景 一四 狄仁傑 一四

則天時醫人 一四 李聽 一四 孟詵 一四 王方慶 一四

紀朋 一四 周廣 一四 陳藏器 一四 日華子 一四

元珠先生 一四 王冰 一四 劉大師 一四 李祐 一四

宋清 一五 劉禹錫 一五 梁革 一五 梁新趙鄂 一五

王超 一五 張仕政 一五 陳仕良 一五 京城醫者 一五

趙卿 一五 沈應善 一五 紫極宮道士 一五 陳寨 一五

拂林醫 一五 譚簡 一五 釘鉸匠 一五 市醫 一五

張萬福 一五 王彥伯 一五 申光遜 一五 揚州醫生 一五

五代

唐慎微 一五 孟昶 一五 韓保昇 一五 李譔 一五

張子信……………一三
李元忠李密……………一三
徐之才……………一三
徐之範……………一三
徐敏齊……………一三

北周

姚僧垣……………一三
褚該……………一三

隋

許智藏許爽許澄……………一三
楊上善……………一三
全元起……………一三
莫君錫……………一三
巢元方……………一三
北山黃公……………一三

唐一

許引宗……………一三
宋俠者……………一三
李洞元……………一三
李世勣……………一三
于志甯……………一三
甘伯宗……………一三
甄權……………一三
甄立言……………一三
張寶藏……………一三
孫迴璞……………一三
孫思邈……………一三
秦鳴鶴……………一三
曹元王勃……………一三
王燾……………一三

一三

一三

一三

孫用和	……	一七	高保衡	……	一七	林億	……	一七	錢乙	……	一七
僧奉真	元覺	法琮	了初	……	一七	黃冠道人	……	一七	杜嬰	……	一七
張駱	……	一七	鄭榮	……	一七	龐安時	……	一七	單驥	……	一七
孫兆	……	一七	張立德子	……	一七	仇鼎張君宜	……	一七	黃州僧	……	一七
蕭氏	……	一七	郭照乾馮氏	郭敬仲	……	……	……	一七	張擴	……	一七
章迪	……	一七	章濟	……	一七						

蕭炳……………一五
 李雲卿……………一五
 顯德中道士一五
 吳廷紹……………一五
 虞洮……………一六〇

遼……………一六〇

直魯古……………一六〇
 耶律敵魯……………一六一
 迭里特……………一六一
 耶律庶成……………一六一

宋一……………一六一

劉翰……………一六一
 陳昭遇……………一六一
 王懷隱……………一六一
 王光佑……………一六一
 僧道廣……………一六三
 吳復珪……………一六三
 馬志……………一六三
 釋洪蘊(按江西通志法堅傳中載有法蘊疑洪以俟當作法蘊當作蘊未知是否今姑合之參考)……………一六三

趙自化……………一六三
 馮文智……………一六四
 蘇澄……………一六四
 劉難經……………一六四

李甯……………一六四
 史載之……………一六四
 張炳……………一六五
 劉元賓……………一六五

釋法堅……………一六五
 甄棲真……………一六五
 高若訥……………一六五
 譚仁顯……………一六五

許希……………一六五
 嘉祐時鍼醫一六五
 王纂……………一六五
 閻士安……………一六六

李明甫……………一六六
 曾若虛……………一六六
 曹居白……………一六六
 屠光遠……………一六六

曾留家……………一六六
 郝允申受 郝懷質 趙宗古……………一六六
 虞鹿……………一六六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

醫部總論一

易經

⊖无妄卦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程傳人之有疾，則以藥石攻去其邪，以養其正，若氣體平和，本無疾病而攻治之，則反害其正矣，故勿藥則有喜也。有喜，謂疾自亡也。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程傳人之有妄，理必修改，既无妄矣，復藥以治之，是反為妄也，其可用乎？故云不可試也。試，暫用也，猶曰少嘗之也。本義：既已无妄而復藥之，則反為妄而生疾矣。大全中溪張氏曰：无妄而疾，又无妄而藥，則反為妄而起其疾矣。此无妄之藥，所以不可試也。孔子曰：「丘未達，不敢嘗。」聖人不試无妄之藥如此。

書經

⊖說命上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

圖書集成醫部全錄 第五十八冊目錄

醫師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訂義 鄭康成曰：醫師，衆醫之長也。陳宏甫曰：人之一身之用，與天地同，有餘則損，不足則補，天之道也。自非達得造化消息盈虛之理，如何會知得人身中氣偏之所在，此真是絲毫不可差。如後世庸醫，安能了得此事，所以成周以士大夫爲之。

薛平仲曰：膳夫自庖人至腊人，既聯事以共其職矣，食醫一官屬焉可也，特別而置諸醫者之列，固人主護養之道。然先王不忍厚己以忘民也，是故先於食醫，則有醫師以掌分治民物之疾病，後於食醫，則疾醫、瘍醫、獸醫、次第而設焉。蓋仁出於身而加於民，愛乎物，實自夫一飲一食之間推之。

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

訂義 劉執中曰：醫師掌醫之政令，則聚其毒藥，有州土之宜，有采取之候，有治煉之方，有攻療之制，悉預知之，然後可以共醫事。

凡邦之有疾病者，有疝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次爲下。

訂義 王氏曰：饋廩稱事，然後能者勸而不能者勉。

史氏曰：計其所失爲之殿最，則爲醫者惟恐其失之矣。

食醫中士二人，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凡君子之食恆做焉。

訂義 鄭節卿曰：古者史官樂官與醫卜之官，皆世其業，不兼官，不貳事，懼其不精也。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執技以事上者，惟醫爲難精，惟疾病不可不謹，先王豈敢以一人而兼二三人之能哉？是故食醫之下有疾醫，調飲食不兼於治病，疾醫之下有瘍醫，察內證不兼於外證，瘍醫之下有獸醫，治禽獸者不兼於治人也，必求其精，不敢計

孔傳服藥必瞑眩極其病乃除。疏正義曰：「瞑眩者，令人憤悶之意也。」方言云：「凡飲藥而毒，東齊海岱間，或謂之瞑，或謂之眩。」郭璞云：「瞑眩亦通語也。」然則藥之攻病，先使瞑眩憤亂病乃得瘳，傳言瞑眩極者，言悶極藥乃行也。

禮記

○曲禮下

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大全 嚴陵方氏曰：君子平居無事之時，其膳也，膳夫品嘗之，太子親視之，亦以致其謹而已。則於有疾之時，尤所不可忽也。醫之爲術，苟非父祖子孫傳業，則術無自而精，術之不精，其可服其藥乎？周官司徒以世事教能者，良以此也。雖然，經之所言，亦道其常而已。若夫非傳業而或自得於心者，未及三世固在所取也。故周官醫師止以十全爲上，或傳之非其人，雖三世亦所不取也。故孔子言無恆之人，不可以作巫醫。集說鄭氏曰：嘗度其所堪，不三世不服其藥，謹物齊也。孔氏曰：凡人病必服藥，父子相承至三世，則能謹物調齊矣。又說云：三世者，一黃帝鍼灸，二神農本草，三素女脈訣，不習此三世之書，不得服其藥。蓋田呂氏曰：孔子所慎齊戰疾，疾者危事也，危而不謹，取禍之道也。况君親之疾乎？藥弗瞑眩，厥疾弗瘳，則攻疾之藥，未嘗無毒，好惡或失其性，齊量或失其宜，寒熱補瀉，或反其用，小則益病，甚則至於喪身，爲人臣子者，不嘗試而用之，不忠不孝莫大焉。此許世子止以不嘗藥之過，所以被弑君之名也。醫至三世，治人多矣，用物熟矣，功已試而無疑，然後服之，亦謹疾之道也。山陰陸氏曰：三世相傳，意之所不能察者察矣，世云老醫少卜。

辨別其一二。原于餌藥曰：「上未達不取醫，君有辨創藥臣外醫之，多有辨創藥于外醫之。」蓋言慎也。止不損醫而輕用其藥，藥不先嘗而誤進於君，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慎矣。

大全張氏曰：藥劑所以致人之死者非一端，故以瘡言之。今之治瘡，以砒燬而餌之多愈，然燬不得法，而反殺人者多矣。悼公之死，必此類也。疏曰：按傳許君飲止之藥而卒耳，實非弑而加弑者，責止事父不舍其藥物，言藥當信醫不須己自爲也。人子之孝，當盡心嘗禱而已，藥物之劑非所習也。許止身爲國嗣，國非無醫而輕果進藥，故罪同於弑，蓋爲教之遠防也。

黃帝素問

①四氣調神大論篇

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夫病已成而後藥之，亂已成而後治之，譬猶渴而穿井，鬪而鑄兵，不亦晚乎？

②生氣通天論篇

病久則傳化，上下不并，良醫勿爲。故陽蓄積病死而陽氣當隔，隔者當瀉，不亟正治，粗乃敗之。

③金匱真言論篇

善爲脈者，謹察五臟六腑，一逆一從，陰陽表裏雌雄之紀，藏之心意，合心於精，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是謂得道。

④陰陽應象大論篇

治病必求於本，故治不法天之紀，不用地之理，則災害至矣。

故邪風之至，疾如風雨，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膚，其次治筋脈，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臟，治五臟者，半死半生也。

其元先王之仁也。

疾醫中士八人掌養萬民之疾病，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

訂義 鄭康成曰：五藥，草木蟲石穀養，猶治也。病由氣勝負而生，攻其贏，養其不足也。王氏曰：素問曰：形不足，溫

之以氣，精不足，補之以味，味養精者也。穀養形者也。藥則療病者也。養精為本，養形為次，療病為末。呂氏曰：先以五味五穀，繼以五藥，以藥醫之下也。雖然，豈獨醫哉？

以五氣五聲五色，以視其死生。

訂義 賈氏曰：氣病在內，人所不覩，見其聲色，則知其增劇及簡易也。王氏曰：望其氣，又聽其聲，又觀其色，以視

其死生，不過五，以味穀藥養其病，亦不過五，則以物之更王更廢，更囚更死，不過五故也。

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歲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於醫師。

訂義 賈氏曰：以疾醫中士八人，各有能，故使分治之也。

瘍醫下士八人，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副殺之齊。

訂義 愚攷醫之用祝，理或宜然，今世有以氣封瘍而從之者，正祝由之遺法也。祝之不勝，於是用藥，藥或不能去，必副以刃而去惡血，副而不愈，必殺之以藥而食其惡肉。凡四法各有深淺之度，故言齊。

春秋四傳

○許世子止不嘗藥

春秋昭公十有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左傳：許悼公瘡，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傳也。上古使儻貸季理色脈而通神明，合之金木水火土四時八風六合，不離其常，變化相移，以觀其妙，以知其要。欲知其要，則色脈是矣。色以應日，脈以應月，常求其要，則其要也。夫色之變化，以應四時之脈，此上帝之所貴，以合於神明也。所以遠死而近生，生道以長，命曰聖王。

中古之治病，至而治之，湯液十日以去八風五痺之病，十日不已，治以草蘇草荑之枝，本末爲助，標本已得，邪氣乃服。

暮世之治病也，則不然。治不本四時，不知日月，不審逆從，病形已成，乃欲微鍼治其外，湯液治其內，粗工兇兇，以爲可攻，故病未已，新病復起。

帝曰：「願聞要道！」岐伯曰：「治之要極，無失色脈，用之不惑，治之大則逆從到行，標本不得，亡神失國，去故就新，乃得真人。」

帝曰：「余聞其要於夫子矣。夫子言不離色脈，此余之所知也。」岐伯曰：「治之極於一。」帝曰：「何謂一？」岐伯曰：「一者因得之。」帝曰：「奈何？」岐伯曰：「閉戶塞牖，繫之病者，數問其情，以從其意，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帝曰：「善。」

⑨湯液醪醴論篇

帝曰：「上古聖人作湯液醪醴，爲而不用，何也？」岐伯曰：「自古聖人之作湯液醪醴者，以爲備耳。夫上古作湯液，故爲而弗服也。」

「中古之世，道德稍衰，邪氣時至，服之萬全。」

帝曰：「今之世，不必已，何也？」岐伯曰：「當今之世，必齊毒藥攻其中，鍼石鍼艾治其外也。」

帝曰：「形弊血盡而功不立者，何？」岐伯曰：「神不使也。」帝曰：「何謂神不使？」岐伯曰：「鍼石道也，精神不進，

故善用鍼者從陰引陽，從陽引陰，以右治左，以左治右，以我知彼，以表知裏，以觀過與不及之理，見微得過，用之不失。

善診者察色按脈，先別陰陽，審清濁而知部分，視喘息聽音聲而知所苦，觀權衡規矩而知病所主，按尺寸觀浮沉滑澹而知病所生，以治無過，以診則不失矣。

⑤陰陽別論篇

別於陽者，知病處也，別於陰者，知死生之期，別於陽者，知病忌時，別於陰者，知死生之期。

⑥靈蘭秘典論篇

至道在微，變化無窮，孰知其原，審乎哉消者，瞿瞿孰知其要，閔閔之當，孰者爲良，恍惚之數，生於毫釐，毫釐之數，起於度量，千之萬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黃帝曰：「善哉！余聞精光之道，大聖之業，而宣明大道，非齋戒擇吉日，不敢受也。」帝乃擇吉日良兆，而藏靈蘭之室，以傳保焉。

⑦五臟別論篇

凡治病必察其下，適其脈，觀其志意與其病也。拘於鬼神者，不可與言至德，惡於鍼石者，不可與言至巧，病不許治者，病必不治，治之無功矣。

⑧移精變氣論篇

黃帝問曰：「余聞古之治病，惟其移精變氣，可祝由而已，今世治病，毒藥治其內，鍼石治其外，或愈或不愈，何也？」岐伯對曰：「往古人居禽獸之間，動作以避寒，陰居以避暑，內無眷慕之累，外無仲官之形，此恬憺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故毒藥不能治其內，鍼石不能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已。當今之世不然，憂患緣其內，苦形傷其外，又失四時之從，逆寒暑之宜，賊風數至，虛邪朝夕，內至五臟骨髓，外傷空竅肌膚，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故祝由不能已。」

雷公曰：「請受道諷誦用解。」帝曰：「子若受傳，不知合至道以惑師教，語子至道之要，病傷五臟筋骨，以消子言，不明不別，是世主學盡矣。」

③示從容論篇

黃帝燕坐，召雷公而問之曰：「汝受術誦書者，若能覽觀雜學，及於比類通合道理，爲余言子所長，五臟六腑膽胃大小腸脾胞膀胱腦髓涕唾哭泣悲哀，水所從行，此皆人之所生，治之過矣。子務明之，可以十全，卽不能知，爲世所怨。」

雷公曰：「臣請誦脈經，上下篇甚多矣，則無比類，猶未能以十全，又安足以明之？」帝曰：「子所能治，知亦衆多，與此病失矣。譬以鴻飛，亦沖於天。夫聖人之治病，循法守度，援物比類，化之冥冥，循上及下，何必守經！」

④疏五過論篇

黃帝曰：「嗚呼遠哉！閔閔乎若視深淵，若迎浮雲，視深淵尚可測，迎浮雲莫知其際。聖人之術，爲萬民式，論裁志意，必有法則，循經守數，按循醫事，爲萬民副，故事有五過四德，汝知之乎？」雷公避席再拜曰：「臣年幼小，蒙愚以惑，不聞五過與四德，比類形名，虛引其經，心無以對。」

帝曰：「凡未診病者，必問嘗貴後賤，雖不中邪，病從內生，名曰脫營，嘗富後貧，名曰失精，五氣留連，病有所并，醫工診之，不在臟腑，不變軀形，診之而疑，不知病名，身體日減，氣虛無精，病深無氣，洒洒然時驚，病深者，以其外耗於衛，內奪於榮，良工所失，不知病情，此亦治之一過也。」

「凡欲診病者，必問飲食居處，暴樂暴苦，始樂後苦，皆傷精氣，精氣竭絕，形體毀沮，暴怒傷陰，暴喜傷陽，厥氣上行，滿脈去形，愚醫治之，不知補瀉，不知病情精華日脫，邪氣乃并，此治之二過也。」

「善爲脈者，必以比類，奇恆從容，知之爲工，而不知道，此診之不足貴，此治之三過也。」

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

帝曰：「夫病之始生也，極微極精，必先入結於皮膚，今良工皆稱曰病，成名曰逆，則鍼石不能治，良藥不能及也。今良工皆得其法，守其數，親戚兄弟遠近，音聲日聞於耳，五色日見於目，而病不愈者，亦何暇不早乎？」岐伯曰：「病爲本，工爲標，標本不得，邪氣不服，此之謂也。」

③舉痛論

黃帝曰：余聞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言古者，必有合於今，善言人者，必有厭於己，如此則道不惑而要數極，所謂明也。

④至真要大論篇

岐伯曰：百病之起，有生於本者，有生於標者，有生於中氣者，有取本而得者，有取標而得者，有取中氣而得者，有取標本而得者，有逆取而得者，有從取而得者，逆正順也，若順逆也，故知標與本，用之不殆，明知逆順，正行無間，此之謂也。不知是者，不足以言診，足以亂經，故大要曰：「粗工嘻嘻，以爲可知，言熱未已，寒病復始，同氣異形，迷診亂經，此之謂也。」

帝曰：「夫百病之生也，皆生於風寒暑濕燥火，以之化之變也。經言盛者瀉之，虛者補之，余錫以方士，而方士用之，尙未能十全，余欲令要道必行，桴鼓相應，猶拔刺雪汗，工巧神聖，可得聞乎？」岐伯曰：「審察病機，無失氣宜，此之謂也。」

⑤著至教論篇

黃帝坐明堂，召雷公而問之曰：「子知醫之道乎？」雷公對曰：「誦而未能解，解而未能別，別而未能明，明而未能彰，足以治擊瘵，不足治侯王，願得受樹天之度，四時陰陽台之，別星辰與日月光以彰經術，後世益明，上通神農，著

治之四失也。

「是以世人之語者，馳千里之外，不明尺寸之論，診無人事，治數之道，從容之葆。」
「持其寸口，診不中五脈，百病所起，始以自怨，遺師其咎。是故治不能循理，棄術於市，妄治時愈，憊心自得。嗚呼！窈窈冥冥，孰知其道，道之大者，擬於天地，配於四海，汝不知道之論，受以明為晦。」

④方盛衰論篇

帝曰：診有十度，度人脈，度臟，度肉，度筋，度俞，度陰陽氣盡，人病自具，脈動無常，散陰頗陽，脈脫不具，診無常行，診必上下，度民君卿受師不卒，使術不明，不察逆從，是為妄行，持雌失雄，棄陽附陰，不知并合，診故不明，傳之後世，反論自章。

至陰虛，天氣絕，至陽盛，地氣不足。

陰陽並交，至人之所行。陰陽並交者，陽氣先至，陰氣後至。

是以聖人持診之道，先後陰陽而持之，奇恆之勢，乃六十首診微合之事，追陰陽之變，章五中之情，其中之論，取虛實之要，定五度之事，知此乃足以診。

是以切陰不得，陽診消亡，得陽不得，陰守學不湛，知左不知右，知右不知左，知上不知下，知先不知後，故治不久，知醜知善，知病知不病，知高知下，知坐知起，知行知止，用之有紀，診道乃具，萬世不殆，起所有餘，知所不足。度事上下，脈事因格，是以形弱氣虛死。形氣有餘，脈氣不足死。脈氣有餘，形氣不足生。

是以診有大方，坐起有常，出入有行，以轉神明，必清必靜，上觀下觀，司八正邪，別五中部，按脈動靜，循尺滑濇寒溫之意，視其大小合之，病能逆從以得，復知病名，診可十全，不失人情。故診之或視息視意，故不失條理，道甚明察，故能長久不知，此道失經絕理，亡言妄期，此謂失道。

「診有三常，必問貴賤，封君敗傷及欲王侯，故貴脫勢，雖不中邪，精神內傷，身必敗亡，始富後貧，雖不傷邪，皮焦筋屈，痿躄爲攣，醫不能嚴，不能動神，外爲柔弱，亂志失常，病不能移，則醫事不行，此治之四過也。」

「凡診者必知終始，有知餘緒，切脈問名，當合男女，離絕菀結，憂恐喜怒，五臟空虛，血氣離守，工不能知，何術之語？嘗富大傷，斬筋絕脈，身體復行，令澤不息，故傷敗結，留薄歸陽，膿積寒炁，粗工治之，亟刺陰陽，身體解散，四支轉筋，死日有期，醫不能明，不問所發，唯言死日，亦爲粗工，此治之五過也。」

「凡此五者，皆受術不通，人事不明也。故曰：聖人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陰陽，四時經紀，五臟六腑，雖雄表裏，刺灸砭石，毒藥所主，從容人事，以明經道，貴賤貧富，各異品理，問年少長，勇怯之理，審於分部，知病本始，八正九候，診必副矣。」

「治病之道，氣內爲寶，循求其理，求之不得，過在表裏，守數據治，無失俞理，能行此術，終身不殆。不知俞理，五臟菀熱，癰發六腑，診病不審，是謂失常。謹守此治，與經相明，上經下經，揆度陰陽，奇恆五中，決以明堂，察於終始，可以橫行。」

⑤ 徵四失論篇

黃帝在明堂，雷公侍坐，黃帝曰：「夫子所通書受事衆多矣，試言得失之意，所以得之，所以失之。」雷公對曰：「循經受業，皆言十全，其時有過失者，請聞其事解也。」帝曰：「子年少，智未及耶？將言以雜合耶？夫經脈十二，絡脈三百六十五，此皆人之所明知，工之所循用也。所以不十全者，精神不專，志意不理，外內相失，故時疑殆。」

「診不知陰陽逆從之理，此治之一失也。」

「受師不卒，妄作雜術，謬言爲道，更名自功，妄用砭石，後遺身咎，此治之二失也。」

「不適貧富貴賤之居，坐之薄厚，形之寒溫，不適飲食之宜，不別人之勇怯，不知比類，足以自亂，不足以自明，此治

之常也。

⑤順氣一日分爲四時

黃帝曰：「其時有反者，何也？」岐伯曰：「是不應四時之氣，臟獨主其痛者，是必以臟氣之所不勝時者甚，以其所勝時者起也。」黃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順天之時，而病可與期，順者爲工，逆者爲粗。」

⑥賊風

黃帝曰：「其祝而已者，其故何也？」岐伯曰：「先巫者，因知百病之勝，先知其病之所從生者，可祝而已也。」

扁鵲難經

①十二難

經言五臟脈已絕於內，用鍼者反實其外，五臟脈已絕於外，用鍼者反實其內，內外之絕，何以別之？然五臟脈已絕於內者，其腎肝氣已絕於內也，而醫反補其心肺。五臟脈已絕於外者，其心肺脈已絕於外也，而醫反補其腎肝。陽絕補陰，陰絕補陽，是謂實實虛虛，損不足，益有餘，如此死者，醫殺之耳。

②十三難

經言見其色而不得其脈，反得相勝之脈者，卽死。得相生之脈者，病卽自己。色之與脈，當參相應，爲之奈何？然五臟有五色，皆見於面，亦當與寸口尺內相應。假令色青，其脈當弦而急，色赤，其脈浮大而散，色黃，其脈中緩而大，色白，其脈浮濇而短，色黑，其脈沉濡而滑，此所謂五色之與五脈，當參相應也。脈數，尺之皮膚亦數，脈急，尺之皮膚亦急，脈緩，尺之皮膚亦緩，脈濇，尺之皮膚亦濇，脈滑，尺之皮膚亦滑。五臟各有聲色臭味，當與寸口尺內相應，其不應者，病也。假令色青，其脈浮濇而短，若大而緩爲相勝，浮大而散，若小而滑爲相生也。經言知一爲下工，知二爲中工，知

① 解精微論篇

黃帝在明堂，雷公請曰：『臣受業傳之行，教以經論從容形法陰陽刺灸湯藥所資，行治有賢不肖，未必能十全，若先言悲哀喜怒燥濕寒暑陰陽婦女，請問其所以然者。卑賤富貴人之形體所從，羣下通使臨事以適道術，謹聞命矣。請問有幾恐仆漏之間不在經者，欲問其狀。』帝曰：『大矣！』

靈樞經

② 邪氣臟腑病形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之見其色，知其病，名曰明；按其脈，知其病，命曰神；問其病，知其處，命曰工。余願聞見而知之，按而得之，問而極之，爲之奈何？』岐伯答曰：『夫色脈與尺之相應也，如桴鼓影響之相應也，不得相失也，此亦本末根葉之出候也。故根死則葉枯矣。色脈形肉，不得相失也。故知一則爲工，知二則爲神，知三則神且明矣。』故善調尺者，不待於寸；善調脈者，不待於色。能參合而行之者，可以爲上工。上工十全九，行二者爲中工，中工十全七，行一者爲下工，下工十全六。』

③ 根結

用鍼之要在於知調陰與陽，調陰與陽，精氣乃光，合神與氣，使神內藏。故曰：上工平氣，中工亂脈，下工絕氣危生。故曰：下工不可不慎也。必審五臟變化之病，五脈之應經絡之實虛，皮之柔脆，而後取之也。

④ 官鍼

用鍼者不知年之所加，氣之盛衰，虛實之所起，不可以爲工也。

⑤ 逆順肥瘦

除疾之道，極其候證，詢其嗜好，察致疾之由來，觀時人之所患，則窮其病之始終矣。窮其病矣，外病療內，上病救下，辨病臟之虛實，通病臟之母子，相其老壯，酌其淺深，以制其劑而十全，上功至焉。制劑獨味爲上，二味次之，多品爲下。酸通骨，甘解毒，苦去熱，鹹導下，辛發滯，當驗之藥未驗，切戒急投，大勢既去，餘勢不宜再藥。修而肥者，餘劑豐，羸而弱者，受藥減，用藥如用兵，用醫如用將，善用兵者，徒有車之功，善用藥者，蓋有桂之效。知其才智以軍付之，用將之道也。知其方伎以生付之，用醫之道也。世無難治之病，有不善治之醫，藥無難代之品，有不善代之人，民中絕命，斷可識矣。

○審微

疾有誤涼而得冷，證有似是而實非，差之毫釐，損其壽命。浮栗經二氣篇曰：「諸瀉皆爲熱，諸冷皆爲節。熱則先涼，臟冷則先溫血。」腹疾篇曰：「乾痛有時當爲蟲產，餘刺痛皆變腫。」傷寒篇曰：「傷風時疫，濕暑宿痰，作瘧作疹，俱類傷寒，時人多瘧，宜防爲瘧，時人多疹，宜防作疹。春瘟夏疫，內證先出，中濕中暑，試之蒼朮投之，發散劑吐汗下俱至此，證號宿痰，失導必肢廢。嗟乎！病有微而殺人，勢有重而易治，精微區別，天下之良工哉！」

○辨書

尹彥成問曰：「居今之世，爲古之工，亦有道乎？」曰：「師友良醫，因言而識變，觀省舊典，假筌以求魚，博涉知病，多診識脈，屢用遠藥，則何愧于古人！」

梁陽泉物理論

○論醫

夫醫者，非仁愛之士，不可託也，非聰明理達，不可任也，非廉潔淳良，不可信也。是以古之用醫，必選名姓之後，其德

三爲上工。上工者十全九，中工者十全八，下工者十全六，此之謂也。

⑥六十一難

經言望而知之謂之神，聞而知之謂之聖，問而知之謂之工，切脈而知之謂之巧，何謂也？然望而知之者，望見其五色以知其病也。聞而知之者，聞其五音以別其病也。問而知之者，問其所欲五味以知其病所起所在也。切脈而知之者，診其寸口，視其虛實，以知其病在何臟腑也。經言以外知之曰聖，以內知之曰神，此之謂也。

④七十七難

經言上工治未病，中工治已病者，何謂也？然所謂治未病者，見肝之病，則知肝當傳之於脾，故先實其脾氣，無令得受肝之邪，故曰治未病焉。中工者，見肝之病，不曉相傳，但一心治肝，故曰治已病也。

⑤八十一難

經言無實實虛虛，損不足而益有餘，是寸口脈耶？將病自有虛實也。其損益奈何？然非謂寸口脈也，謂病自有虛實也。假令肝實而肺虛，肝者木也，肺者金也，金木當更相平，當知金平木。假令肺實而肝虛，微少氣，用針不補其肝，而反重實其肺，故曰實實虛虛，損不足而益有餘，此者中工之所害也。

漢張機金匱要略

①臟腑經絡先後病脈證

問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師曰：「夫治未病者，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四季脾王不受邪，即勿補之，中工不曉相傳，見肝之病，不解實脾，惟治肝也。」

南齊褚氏遺書

若能具而學之，則於醫道無所滯礙，而盡善盡美者矣。

①論大醫精誠

張湛曰：夫經方之難精，由來尚矣。今病有內同而外異，亦有內異而外同，故五臟六腑之盈虛，血脈榮衛之通塞，固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診候以審之。而寸口關尺，有浮沉弦緊之亂，俞穴流注有高下淺深之差，肌膚筋骨有厚薄剛柔之異，唯用心精微者，始可與言於茲矣。今以至精至微之事，求之於至麤至淺之思，豈不殆哉！若盈而益之，虛而損之，通而徹之，塞而壅之，寒而冷之，熱而溫之，是重加其疾，而望其生，吾見其死矣。故醫方卜筮，藝能之難精者也，既非神授，何以得其幽微？世有愚者，讀方二年，便謂天下無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無方可用。故學者必須博極醫源，精勤不倦，不得道聽塗說，而言醫道已了，深自悞哉！凡大醫治病，必當安神定志，無欲無求，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願普救含靈之苦。若有疾厄來求救者，不得問其貴賤貧富，長幼妍媸，怨親善友，華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亦不得瞻前顧後，自慮吉凶，護惜身命，見彼苦惱，若己有之，深心悽愴，勿避嶮巖，晝夜寒暑，饑渴疲勞，一心赴救，無作工夫形迹之心，如此可爲蒼生大醫。反此則是含靈巨賊。自古名賢治病，多用生命以濟厄急，雖曰賤畜貴人，至於愛命，人畜一也。損彼益己，物情同患，况於人乎？夫殺生求生，去生更遠，吾今此方，所以不用生命爲藥者，良由此也。其蟲蟲水蛭之屬，市有先死者，則市而用之，不在此例。只如雞卵一物，以其混沌未分，必有大段要急之處，不得已隱忍而用之，能不用者，斯爲大哲，亦所不及也。其有患瘡癩下痢，臭穢不可瞻視，人所惡見者，但發慚愧悽憐憂恤之意，不得起一念蒂芥之心，是吾之志也。夫大醫之體，欲得澄神內視，望之儼然，寬裕汪汪，不皎不昧，省病診疾，至意深心，詳察形候，絲毫勿失，處判鍼藥，無得參差。雖曰病宜速救，要須臨事不惑，唯當審諦覃思，不得於性命之上，率爾自逞俊快，邀射名譽，甚不仁矣。又到病家，縱綺羅滿目，勿左右顧盼，絲竹湊耳，無得似有所娛。珍羞迭薦，食如無味，醢醢兼陳，看若有若無，所以爾者，夫一人向隅，滿堂不樂，而况病人苦楚，不離斯須，而醫者安然

能仁恕博愛，其智能宣暢曲解，能知天地神祇之次，能明性命吉凶之數，處虛實之分，定逆順之節，原疾疹之輕重，而量藥劑之多少，貫徹達幽，不失細小，如此乃謂良醫。且道家則尚冷，以草木用冷生，醫家則尚溫，以血脈以煖通。徒知其大趣，不達其細理，不知剛柔有輕重，節氣有多少，進退盈縮有節却也。名醫達脈者，求之寸口三候之間，則得之矣。度節氣而候溫冷，參脈理而合重輕，量藥石皆相應，此可謂名醫。有名而不良者，有無名而良者，人主之用醫，必參知而隱括之。

隋書

○經籍志

醫方者，所以除疾保性命之術者也。天有陰陽風雨晦明之氣，人有喜怒哀樂愛惡之情，節而行之，則和平調理，專壹其情，則溺而生疾。是以聖人原血脈之本，因鍼石之用，假藥物之滋，調中養氣，通滯解結，而反之於素，其善者則原脈以知政，推疾以及國，周官醫師之職，掌聚諸藥物，凡有疾者治之，是其事也。鄙者爲之，則反本傷性，故曰有疾不治，恆得中醫。

唐孫思邈千金方

○論大醫習業

凡欲爲大醫，必須諳素問甲乙黃帝鍼經明堂流注十二經脈三部九候五臟六腑表裏孔穴本草藥對張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東陽張苗靳邵等諸部經方，又須妙解陰陽祿命諸家相法，及灼龜五兆周易六壬，竝須精熟如此，乃得爲大醫。若不爾者，如無目夜遊，動致顛殞，次須熟讀此方，尋思妙理，留意鑽研，始可與言於醫道者矣。又須涉

之病中醫醫欲病之病下醫醫已病之病。若不加心用意於事混淆卽病者難以救矣。愚醫不通三部九候及四時之經，或用湯藥倒錯，鍼灸失度，順方治病，更增他疾，遂致滅亡，哀哉！烝民枉死者半，可謂世無良醫，爲其解釋經說，地水火風和合成人，然愚醫不思脈道，反治其病，使臟中五行，共相剋切，如火熾燃，重加其油，不可不慎。凡四氣合德，四神安和，一氣不調，百病一生，四神動作，四百四病，同時俱發。又云：「一百一病，不治自愈，一百一病，須治而愈，一百一病，雖治難愈，一百一病，真死不治。」

宋東坡雜記

○求醫診脈

脈之難明，古今所病也。至虛有實候，而大實有羸狀，差之毫釐，疑似之間，便有死生禍福之異，此古今所病也。病不可不謁醫，而醫之明脈者，天下蓋一二數，騏驥不時有，天下未嘗徒行，和扁不世出，病者未嘗徒死，亦因其長而護其短耳。士大夫多祕所患，而求診以驗醫之能否，使索病於冥漠之中，辨虛實冷熱於疑似之間，醫不幸而失，終不肯自謂失也，則巧飾遂非以全其名，至於不救，則曰：是固難治也。間有謹愿者，雖或因主人之言，亦復參以所見，兩存而難治，以故藥不效，此世之通患而莫之悟也。吾平生求醫，蓋於平時默驗其工拙，至於有疾而求療，必先盡告以所患，而後求診，使醫者了然知患之所在也，然後求之診，虛實冷熱先定於中，則脈之疑似不能惑也。故雖中醫治吾疾常愈，吾求疾愈而已，豈以困醫爲事哉？

○醫者以意用藥

歐陽文忠公嘗言有患疾者，醫問其得疾之由，曰：「乘船遇風驚而得之。」醫取多年施牙爲施工手汗所漬處，割末雜丹砂茯苓之流，飲之而愈。今本草注引藥性論云：「止汗用麻黃根節，及古竹扇爲末服之。」文忠因言醫以意用藥多此比，初似兒戲，然或有驗，殆未易致詰也。予因謂：「公以筆墨燒灰飲學，當治昏惰耶？推此而廣之，則

權娛，傲然自得，茲乃人神之所共恥，至人之所不爲，斯蓋醫之本意也。夫爲醫之法，不得多語調笑，談諛誼譁，道說是非，議論人物，銜耀聲名，訾毀諸醫，自矜己德，偶然治瘥一病，則昂頭戴面，而有自許之貌，謂天下無雙，此醫人之膏肓也。老君曰：『人行陰德，天自報之；人行陰惡，鬼神害之。』尋此二途，陰陽報施，豈誣也哉？所以醫人不得恃己所長，專心經略財物，但作救苦之心，於冥冥道中，自感多福者耳。又不得以彼富貴處，以珍貴之藥，令彼難求，自銜功能，諒非忠恕之道，志存救濟，故亦曲碎論之，學者不可恥余言之鄙俚也。

③論治病略例

夫天布五行以植萬類，人稟五常以爲五臟，經絡腑膈，陰陽會通，元冥幽微，變化難極。易曰：『非天下之至賾，其孰能與於此？』觀今之醫，不念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伎，始終循舊，省病問疾，務在口給，相對斯須，便處湯藥，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跌陽三部不參，動數發息不滿五十，短期未知決診，九候曾無髣髴，明堂闕庭，蓋不見察，所謂窺管而已。夫欲視死別生，固亦難矣。此皆醫之深戒，病者可不謹以察之而自防慮也。古來醫人皆相嫉，害扁鵲爲秦，大醫令李諡所害，卽其事也。一醫處方，不得使別醫和合，脫或私加毒藥，令人增疾，漸以致困，如此者非一特須慎之，甯可不服其藥，以任天真，不得使愚醫相嫉，賊人性命，甚可哀傷。

凡醫診候，固是不易，又問而知之，別病深淺，名曰巧醫。仲景曰：『凡欲和湯合藥針灸之法，宜應精思，必通十二經脈，辨三百六十五孔穴，榮衛氣行，知病所在，宜治之法，不可不通。』古者上醫相色，色脈與形，不得相失，黑乘赤者死，赤乘青者生。中醫聽聲，聲合五音，火聞水聲，煩悶善驚，木聞金聲，恐畏相刑，脾者土也，生育萬物，迴助四傍，善者不見，死則歸之，太過則四肢不舉，不及則九竅不通，六識閉塞，猶如醉人四季運轉，終而復始。下醫診脈，知病源由，流轉移動，四時逆順，相害相生，審知臟腑之微，此乃爲妙也。

④論診候

上醫察色，中醫察色，下醫診脈。又曰：『上醫聽聲，中醫察色，下醫診脈。』又曰：『上醫醫未病

歲以私錢百千行之于一鄉，患無人主其事，余力不能自爲，每求僧或淨人中一二成，余志未能也。今年余家婢多疾，視藥囊常試有驗者，審其證，用之十人而十愈。終幸推此以及鄰里乎？陸宣公在忠州，集古方書五十篇，史云：「避諱不著書，故事爾避諱不著書可也。何用集方書哉？」或曰：「忠州近邊裔多瘴癘，宣公多疾，蓋將以自治。」尤非也。宣公豈以一己爲休戚者乎？是殆援人於疾苦死亡而不得者，猶欲以是見之在他人不可知。若宣公此志必矣。古之名醫扁鵲和緩之術，世不得知，自張仲景、華佗、胡洽、深師、徐彥伯有名一世者，其方術皆醫之六經，其傳有至於今，皆後之好事者纂集之力也。孫真人爲千金方，兩部說者謂凡修道養生者，必以陰功協濟而後可得成仙。思邈爲千金前方時，已百餘歲，固已妙盡古今方書之要，獨傷寒末之盡，似未盡通仲景之言，故不敢深論。後三十年作千金翼論，傷寒者居半，蓋始得之，其用志精審不苟如此。今通天下言醫者，皆以二書爲司命也。思邈之爲神仙，固無可疑，然唐人尤記中間有用蠱蟲水蛭之類，諸生物命不得升舉，天之惡殺物者如是，則欲活人者豈不知之？况宣公之志乎？

古方施之富貴人多驗，貧下人多不驗，俗方施之貧下人多驗，富貴人多不驗，吾始疑之，乃卒然而悟曰：「富貴人平日自護持甚謹，其疾致之必有漸，發於中而見於外，非以古方術求之，不能盡得。貧下人驟得於寒暑燥濕饑飽勞逸之間者，未必皆真疾，不待深求其故，苟一物相對，皆可爲也。而古方節度，或與之不相契。今小人無知，所疾苟無大故，但意所習熟，知某疾服某藥，得百錢鬻之市人，無不愈者，設與之以非其所知，蓋有疑而不肯服者矣。况古方分劑湯液，與今多不同，四方藥物所產，及人之稟賦亦異，素問有爲異法方宜立論者，言一病治各不同而皆愈，卽此理推之，以俗方治庸俗人，亦不可盡廢也。」

玉澗雜書

飲伯夷之盥水可以療貧，食比干之餽餘可以已佞，舐樊噲之盾可以治怯，馱西子之珥可以療惡矣。公遂大笑。元祐三年閏八月十七日，舟行入潁州界，坐念二十年前，見文忠公於此，偶記一時談笑之語，聊復識之。

避暑錄話

○士大夫不可輕信醫

士大夫於天下事，苟聰明自信，無不可爲，惟醫不可強。本朝公卿能醫者，高文莊一人而已。尤長於傷寒，其所從得者不可知矣。而孫兆杜王之徒，始聞其緒餘，尤足名一世。文莊鄆州人，至今鄆多醫，尤工傷寒，皆本高氏。余崇甯大觀間在京師，見董汲劉寅輩皆精曉張仲景方術，試之數驗，非江淮以來俗工可比也。子瞻在黃州，蘄州醫龐安常亦善醫，傷寒得仲景意。蜀人巢谷出聖散子方，初不見於前世醫書，自言得之於异人，凡傷寒不問證候如何，一以是治之，無不愈。子瞻奇之，爲作序比之孫思邈。三建散，雖安常不敢非也。乃附其所著傷寒論中，天下信以爲然，疾之毫釐不可差，無甚於傷寒，用藥一失其度，則立死者皆是。安有不問證候而可用者乎？宣和後，此藥盛行於京師，太學諸生信之尤篤，殺人無數。今醫者悟始廢不用。巢谷本任俠好奇，從陝西將韓存寶出入兵間，不得志，客黃州。子瞻以故與之游，子瞻以谷奇俠而取其方，天下以子瞻文章而信其言，事本不相因而趨名者，又至於忘性命而試其藥，人之惑蓋有至是也。

○集方書

士大夫固不可輕言醫，然人疾苟無大故，貧不可得藥，能各隨其證而施之，亦不無小補。蓋疾雖未必死，無藥不能速愈，呻吟無聊者，固可憫其不幸遲延，苟變而生他證，因以致死者多矣。方其急時，有以濟之，雖謂之起死可也。今列郡每夏歲支係省錢二百千合藥散軍民，韓魏公爲諫官時所請也。爲郡者類不經意，多爲庸醫盜其直，或有藥而不及實下人，或在并昌歲多，吏更有同參故事，而前五歲皆忘不及舉，可以知其怠也。遂併出千緡市藥材京

子一族子舊服芎藭醫鄭叔熊見之云：「芎藭不可久服多令人暴死。」後族子果無疾而卒。又子姻家朝十張子通之妻因病腦風服芎藭甚久亦一旦暴亡皆子目見者。又子嘗苦腰重久坐則弛距十餘步然後能行有一將佐見子曰：「得無用苦參潔齒否？」子時以病齒用苦參數年矣。曰：「此病由也。苦參入齒其氣傷腎能使人腰重。」後有太常少卿舒昭亮用苦參措齒歲久亦病腰自後悉不用苦參腰疾皆愈。此皆方書舊不載者。

林逋省心錄

○論醫

無恆德者不可以作醫人命死生之繫庸人假醫以自誣其初則要厚利虛實補瀉未必適當幸而不死則呼需百出病者甘心以足其欲不幸而斃則曰飲食不知禁嗜欲有所違非藥之過也厚載而出死者何辜焉！世無扁鵲望而知死生無華佗滌腸以愈疾輕以性命托庸醫何如謹致疾之因固養生之本以全天年耶嗚呼悲夫！

陳自明外科精要

○論醫者更易良方

李氏云：嘗見世間醫者每有妙方秘而不傳或更改以惑人誠可惡也。余思西華麥飯石膏守死不傳其立心私刻君子責之矣。昔趙公宣教字季修來宰龍泉兼程而進患鼻衄日出數升時家兄教以服藕汁地黃膏趙叩諸醫云：「此爲戒服之劑。」乃數易醫無效。家兄陰餽前汁服三日而疾愈。兄曰：「此卽前所獻之方。」趙驚嘆曰：「向非醫者譎計以惑我早信此方豈久受此困耶？」今以屢試屢驗不可易者如因熱毒衝心而嘔用內托散一名萬金散因脾胃虛弱而嘔嘉朮散熱毒腫痛麥飯石膏陰虛作渴加減八味丸此四方屢爲醫人眩惑使人勿用深憫患

○醫不能起死人

華佗固神醫也，然范曄陳壽記其治疾，皆言若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先令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刳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裂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此決無之理。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形而形之所以生者，以氣也。佗之藥能使人醉無所覺，可以受其刳割，與能完養使毀者復合，則吾所不能知。然腹背腸胃，既已破裂斷壞，則氣何由舍安？有如是而復生者乎？審佗能此，則凡受支解之刑者，皆可使生，王者之刑，亦無所復施矣。太史公扁鵲傳，記虢庶子之論，以爲治病不以湯液醴酒，酒鑿石，搗引而割皮解肌，抉脈結筋，湔洗腸胃，漱滌五臟者，言古俞跗有是術耳，非謂扁鵲能之也。而世遂以附會於佗。凡人壽夭，死生，豈一醫工所能增損？不幸疾未必死，而爲庸醫所殺者，或有之矣。未有不可爲之疾，而醫可活也。方書之設，本以備可治之疾，使無至於傷人而已。扁鵲亦自言，越人非能生死人也，彼當生者，越人能起之耳。故人與其因循疾病，而受欺於庸醫，好奇無驗之害，不若稍知治身，攝生於安樂無事之時，以自養其天年也。

夢溪筆談

○用藥不可不慎

醫之爲術，苟非得之於心，而恃書以爲用者，未見能臻其妙。如朮能動鍾乳，按乳石論曰：「服鍾乳當終身忌朮五石諸散。」用鍾乳爲主，復用朮，理極相反，不知何謂。予以問老醫，皆莫能言其義。按乳石論云：「石性雖溫而體本沉重，必待其相蒸薄然後發。」如此則服石多者，勢自能相蒸，若更以藥觸之，其發必甚。五石散雜以衆藥，用石殊少，勢不能蒸，須藉外物激之令發耳。如火少必因風氣所鼓而後發，火盛則鼓之反爲害，此自然之理也。故孫思邈云：「五石散大猛毒，甯食野葛，不服五石，遇此方卽須焚之，勿爲含生之害。」又曰：「人不服石，庶事不佳，石在身

醫部總論二

元李杲珍珠囊指掌

○用藥法

夫用藥之法，貴乎明變，如風會有古今之異，地氣有南北之分，天時有寒暑之更，稟賦有厚薄之別，受病有新舊之差，年壽有老少之殊，居養有貴賤之辨，用藥之際，勿好奇，勿執一，勿輕妄，勿迅速，須慎重精詳，圓融活變，不妨沉會，以期必妥，藥於是乎功成。惜先賢未有發明，後學因而弗講，其悞世也不既多乎！

夫病有宜補，以瀉之之道補之，病有宜瀉，以補之之道瀉之，病有宜寒劑者，以熱劑爲嚮導之兵，病有宜熱劑者，以寒劑爲類從之引，病在上者治下，病在下者治上，病同也，而藥異，病異也，而藥同，其義至微，學者最宜深究。

用藥之忌，在乎欲速，欲速則寒熱溫涼行散補瀉，未免過當，功未獲奏，害已隨之。夫藥無次序，如兵無紀律，雖有勇將，適以勇而僨事。又如理絲，緩則可清其緒，急則愈堅其結矣。

此事難知集

○醫之可法

自伏羲神農黃帝而下，名醫雖多，所可學者有幾人哉？至於華氏之剖腹，王氏之灸鍼，術非不神也，後人安得而倣

者之受苦，故舉趙公之事以例之。

薛己曰：愚竊以爲方者傲也，傲病因以立方，非謂內經無方也。若執古方以治今疾，猶拆舊宇以對新宇，其長短大小，豈有舍匠氏之手而能合者乎？設或有合，以爲亘古不易之方，此又先王普濟之神術，奚必祕而私之耶？余嘗觀太無先生治滇南一僧，遠遊江浙，思親成疾，先生惠之以飲食藥餌，復贈金一鎰，以資其歸。此固我醫道之當然也。今之醫者，或泥古，或吝祕，或嗜利以惑人，其得罪於名教多矣。

遇遇而變，病家遂委命於庸人之手，豈不痛哉！噫！醫者之福，福於渠者也。渠之福，安能消病者之患焉？世人不明此理，而委命於福醫，至於傷生喪命，終不能悟，此惑之甚者也，悲夫！

朱震亨心法

○不治已病治未病論

與其救療於有疾之後，不若攝養於無疾之先，蓋疾成而後藥者，徒勞而已。是故已病而後治，所以爲醫家之法，未病而先治，所以明攝生之理。夫如是，則思患而預防之者，何患之有哉？此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之意也。嘗謂備土以防水也，苟不以閉塞其涓涓之流，則滔天之勢不能遏。備水以防火也，若不以撲滅其熒熒之光，則燎原之焰不能止。其水火既盛，尙不能止遏，况病之已成，豈能治歟？故宜夜臥早起於發陳之春，早起夜臥於蕃秀之夏，以之緩形無怒而遂其志，以之食涼食寒而養其陽，聖人春夏治未病者如此。與鷄俱興於平明之秋，必待日光於閉藏之冬，以之斂神匿志而私其意，以之食溫食熱而養其陰，聖人秋冬治未病者如此。或曰：「見肝之病，先實其脾之虛，則木邪不能傳見右頰之赤，先瀉其肺經之熱，則金邪不能盛，此乃治未病之法。今以順四時調養神志而爲治未病者，是何意耶？」蓋保身長全者，所以爲聖人之道，治病十全者，所以爲上工術，不治已病治未病之說，著於四時調神大論，厥有旨哉！昔黃帝與天師難疑答問之書，未嘗不以攝養爲先，始論乎天真，次論乎調神，既以法於陰陽而繼之以調於四時，既曰飲食有節，而又繼之以起居有常，諄諄然以養生爲急務者，意欲治未然之病，無使至於已病難圖也。厥後秦繆達乎此見，晉侯病在膏肓，語之曰：「不可爲也。」扁鵲明乎此，視齊侯病至骨髓，斷之曰：「不可救也。」噫！惜齊晉之侯，不知治未病之理。

○九則害承迺制論

之非若岐伯之聖，經雷公之炮炙，伊贄之湯液，箕子之洪範，越人之問難，仲景之傷寒，叔和之脈訣，士安之甲乙，啓元子之傳註，錢仲陽之論議，皆其活法所可學者，豈千方萬論印定後人眼目者所能比哉？其間德高行遠，奇才異士，與夫居縉紳隱草莽者，雖有一法一節之可觀，非百代可行之活法，皆所不取也。豈子好辨哉？欲使學者觀此數聖賢，而知所向慕而已。或有人焉，徒能廣覽泛涉，自以爲多學，而用之無益者，豈爲知本？

羅天益衛生寶鑑

○福醫治病

丙辰秋，楚丘縣賈君次子二十七歲，病四肢困倦，躁熱自汗，氣短，飲食減少，咳嗽痰涎，胃脘不利，大便秘，形容羸削，一歲間更數醫不愈。或曰：「明醫不如福醫，某處某醫雖不精方書，不明脈候，看證極多，治無不效，人目之曰福醫。」諺云：「饒你讀得王叔和，不如我見病證多。」頗有可信。試命治之，醫至診其脈曰：「此病予飽諳矣，治之必效。」於肺膈各灸三七壯，以蠲飲枳實丸消痰導滯，不數服，大便溇泄無度，加腹痛，食不進，愈添困篤，其子謂父曰：「病久瘦弱，不任其藥。」病劇遂卒。冬予從軍回，其父以告予，予曰：「思內經云：『形氣不足，病氣不足，此陰陽俱不足，瀉之則重不足，此陰陽俱竭，血氣皆盡，五臟空虛，筋骨髓枯，老者絕滅，壯者不復矣。』故曰不足補之，此其理也。令嗣久病羸瘦，乃形不足，氣短促，乃氣不足，躁作時嗜臥，四肢困倦，懶言語，乃氣血皆不足也，補之惟恐不及，反以小毒之劑瀉之，虛之愈虛，損之又損，不死何待？」賈君嘆息而去。予感其事，略陳其理。夫高醫愈疾，先審歲時太過不及之運，察人之血氣，衣食勇怯之殊，病有虛實淺深，在經在臟之別，藥有君臣佐使大小奇偶之制，治有緩急因用引用反正之別。孫真人云：「凡爲太醫，必須諳甲乙素問黃帝鍼經明堂流注十二經三部九候五臟六腑表裏孔穴本草藥性仲景叔和諸部經方，又須妙解五行陰陽精熱周易，如此方可爲太醫，不爾則無日夜遊動致顛隕。」

④能合色脈可以萬全論

欲知其內者，當以觀乎外，診於外者，斯以知其內。蓋有諸內者，形諸外，苟不以相參，而斷其病邪之逆順，不可得也。爲工者，深燭厥理，故望其五色，以青黃赤白黑，以合五臟之脈，窮其應與不應，切其五脈，急大緩濇沉，以合其五臟之色，順與不順，誠能察其精微之色，診其微妙之脈，內外相參而治之，則萬舉萬全之功，可坐而致矣。素問曰：『能合色脈，可以萬全。』其意如此。原夫道之一氣，判而爲陰陽，散而爲五行，而人之所稟，皆備焉。夫五脈者，人之真行血氣，通陰陽以榮於身，五色者，氣之華，應五行，合四時以彰於面，惟其察色按脈而不偏廢，然後察病之機，斷之以寒熱，歸之以臟腑，隨證而療之，而獲全濟之效者，本於能合色脈而已。假令肝色如翠羽之青，其脈當微弦而急，所以爲生，若浮濇而短，色見如草滋者，豈能生乎？心色如雞冠之赤，其脈當浮大而散，所以爲順，若沉濡而滑，色見如衄血者，豈能順乎？脾色如蟹腹之黃，其脈當中緩而大，所以爲從，若微弦而急，色見如枳實者，豈能從乎？肺色如豕膏之白，其脈當浮濇而短，所以爲吉，若浮大而散，色見如枯骨者，豈能吉乎？以至腎色見如烏羽之黑，其脈沉濡而滑，所以爲生，或脈來緩而大，色見如煤者，死，死生之理，夫惟診視相參，既以如此，則藥證相對，厥疾弗瘳者，未之有也。抑嘗論之：容色所見，左右上下各有其部，脈息所動，寸關尺中皆有其位，左頰者，肝之部，以合左手關位，肝膽之分，應於風木，爲初之氣，額爲心之部，以合於左手寸口，心與小腸之分，應於君火，爲二之氣，鼻爲脾之部，合於右手關脈，脾胃之分，應於濕土，爲四之氣，右頰肺之部，合於右手寸口，肺與大腸之分，應於燥金，爲五之氣，頤爲腎之部，以合於左手尺中，腎與膀胱之分，應於寒水，爲終之氣，至於相火，爲三之氣，應於右手命門三焦之分也。若夫陰陽五行相生相勝之理，當以合之於色脈而推之也。是故脈要精微論曰：『色合五行，脈合陰陽。』十三難曰：『色之與脈，當參相應。』然而治病萬全之功，苟非合於色脈者，莫之能也。五臟生成篇云：『心之合脈也，其榮色也。』夫脈之大小滑濇沉浮，可以指別，五色微診，可以目察，繼之以能合色脈，可以萬全。謂夫赤脈之至也，喘而豎白脈之

通天地人曰儒，醫家者流，豈止治疾而已？當思其不明天地之理，不足以爲醫工之語。

③審察病機無失氣宜論

邪氣各有所屬也，常窮其要於前，治法各有所歸也，當防其差於後。蓋治病之要，以窮其所屬爲先，苟不知法之所歸，未免於無差爾。是故疾病之生，不勝其衆，要其所屬，不出乎五運六氣而已。誠能於此審察而得其機要，然後爲之治，又必使之各應於運氣之宜，而不致有一毫差悞之失。若然，則治病求屬之道，庶乎其無愧矣。至真要大論曰：『審察病機，無失氣宜。』意蘊諸此。嘗謂醫道有一言而可以盡其要者，運氣是也。天爲陽，地爲陰，陰陽二氣，各分三品，謂之三陰三陽，然天非純陽，而亦有三陰，地非純陰，而亦有三陽，故天地上下，各有風熱火濕燥寒之六氣，其幹旋運動乎兩間者，而又有木火金水之五運，人生其中，臟腑氣穴，亦與天地相爲流通，是知衆疾之作，而所屬之機，無出乎是也。然而醫之爲治，當何如哉？惟當察乎此，使無失其宜而後可。若夫諸風掉眩，皆屬肝木，諸痛瘡痒，皆屬心火，諸濕腫滿，皆屬脾土，諸氣膈鬱，皆屬肺金，諸寒收引，皆屬胃水，此病機屬於五運者也。諸暴強直，皆屬於風，諸嘔吐酸，皆屬於熱，諸躁越狂擾，皆屬於火，諸瘧強直，皆屬於濕，諸澀枯涸，皆屬於燥，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屬於寒，此病機屬於六氣者也。夫惟病機之察，雖曰既審，而治病之施，亦不可不詳，故必別陰陽於疑似之間，辨標本於隱微之際，有無之殊者，求其有無之所以殊，虛實之異者，責其虛實之所以異，爲汗吐下投其所當投，寒熱溫涼，用其所當用，或逆之以制其微，或從之以導其甚，上焉以遠司氣之犯，中焉以辨歲運之化，下焉以審南北之宜，使大小適中，先後合度，以是爲治，又豈有差殊乖亂之失邪？又考之內經曰：『治病必求其本。』本草曰：『欲療病者，先察病機。』此審病機之意也。六元正紀大論曰：『無失天信，無逆氣宜。』五常大論曰：『必先歲氣，無伐天和。』此皆無失氣宜之意也。故素問靈樞之經，未嘗不以氣運爲言，既曰：『先立其年以明其氣，』復有以戒之曰：『治病者必明天道地理陰陽更勝。』既曰：『不知年之所加，氣之盛衰，虛實之所起，不可以爲工矣。』諄諄然若有不能

星澤澤王不相備訓記失之於迂疎引援或至於未切至宋林億高若訥等正其誤文而增其缺義頗於冰爲有功。今於各篇之內，註意與經相類者，仍斷章摘句，而釋以己意，冀與同志商榷，非敢妄議前修也。內經靈樞漢隋唐藝文志皆不錄，隋有鍼經九卷，唐有靈寶註及黃帝九靈經十二卷而已。或謂王冰以九靈更名爲靈樞，又謂九靈尤詳於鍼，故皇甫謐名之爲鍼經，卽隋志鍼經九卷，苟一書而二名，不應唐別出鍼經十二卷也。所謂靈寶註者，乃扁鵲太元君所箋，世所罕傳，宋季有靈樞略一卷，今亦湮沒。紹興初，史崧并是書爲十二卷，而復其舊，較之他本頗善。學者當與素問並觀，蓋其旨意互相發明故也。本草三卷，舊稱神農本草經，漢藝文志未詳，至梁陶隱居始尊信而表章之，謂此書應與素問同類，但後人多更修飾之耳。秦皇所焚，醫方卜術不與，故猶得全錄，及遭漢獻之遷徙，晉懷之奔迸，文籍焚燹，千不遺一，今之所存，有此三卷，是其本經，然所出郡縣，乃多後漢時制，疑張仲景華元化所記，舊經之藥，止三百六十五種，因而註釋，分爲七卷，唐李英公世勣與蘇恭參考得失，又增一百一十四種，分爲二十卷，世謂之唐本草，宋劉翰等又附益醫家當用者一百二十種，僞蜀孟昶亦命其臣韓保昇等，以唐本圖經參考增廣，世謂之蜀本草，至宋掌禹錫等補註，新舊藥合一千八十二種，定以白字爲神農所說，黑字爲名醫所傳，草石之品，可謂大備也。若雷公以下，蔡邕徐大山秦承祖王季璞鄭虔諸公所撰名本草者，凡三十九部，三百五十卷，雖顯晦不齊，無非輔翼舊經焉耳。近代陳衍作本草折衷，王好古作湯液本草，亦刪繁之遺意也。竊意舊記郡縣，古今沿革不同，及一物而根苗異名，或同名異質，而主療互見者，尚須考定，俾歸於一可也。難經十三卷，乃秦越人祖述黃帝內經，設爲問答之辭，以示學者所引經言，多非靈素本文，蓋古有其書而今亡之耳。隋時有呂博望註本，不傳，宋王惟一集五家之說，而醇疵或有相亂，惟虞氏粗爲可觀，紀齊卿註稍密，乃附辨楊元操呂廣王宗正三子之非，周仲立頗加訂異，而考證未明，李子野亦爲句註解，而無所啓發，近代張潔古註後附藥，殊非經意，王少卿演繹其說，目曰重元，亦未足以發前人之蘊。余嘗輯諸家之長，先訓詁而後辭意，竊附鄙說其間，以便後學，未敢以爲是也。傷寒

至也，喘而浮，青脈之至也，長而左右彈，黃脈之至也，大而虛，黑脈之至也，上堅而大，此先言五色，次言五脈，欲後之學者，望而切之以相合也。厥後扁鵲明乎此，述之曰：『望而知之謂之神，切而知之謂之巧。』得內經之理也。下逮後世，有立方者，目之曰神巧萬全，厥有旨哉！

王好古湯液本草

○察病輕重

凡欲療病，先察其源，先候其機，五臟未虛，六腑未竭，血脈未亂，精神未散，服藥必效。若病已成，可得半愈，病勢已過，命將難存，自非明醫，聽聲察色，至於診脈，孰能知未病之病乎？

○醫之可法

錢氏活人王朝奉王德孚所論皆宋人易老守真皆金人所用之劑，寒熱之不同者，蓋本諸此。讀此數書而用之，亦當以地方世代所宜責之。然莫若取法於潔古，折衷於仲景湯液，則萬世不易之大法也。

明呂復醫門羣經辨論

○古方論

內經素問世稱黃帝岐伯問答之書，及觀其旨意，殆非一時之言，其所撰述，亦非一人之手。劉向指爲諸韓公子所著，程子謂出於戰國之末，而其大略正如禮記之萃於漢儒，而與孔子子思之言並傳也。蓋靈蘭秘典五常政六元正紀等篇，無非闡明陰陽五行生制之理，配象合德，實切於人身，其諸色脈病名鍼砭治要，皆推是理以廣之。而皇甫謐之乙湯上善之太素，亦皆本之於此，而微有異同。醫家之大綱要法，無越是書矣。然按西漢藝文志有內經

元珠密語乃元珠子密而口授之言也。及考王氏素問序乃云辭理秘密難相論述者別謾元珠以陳其道二序政自相類。意者元珠之名取諸蒙莊子所謂黃帝遺元珠使象罔得之之語則師事元珠子而號啓元者皆妄也。宋高保衡等較正內經乃云詳王氏元珠世無傳者今元珠乃後人附託之文耳。雖非王氏之書亦於素問九卷二十四卷頗有發明。余嘗合素問觀之而密語所述乃六氣之說與高氏所指諸卷全不相侔。疑必刊傳者有所誤也。原其所從蓋攬撫內經六微旨及至真要等五篇洎天元玉册要言而附會雜說其諸紀運休祥之應未必可徵實僞書也。苟啓元別謾果見於世又豈止述氣運一端而已覽者取其長而去其短可也。中藏經八卷少室山鄧處中云「華先生佗游公宜山古洞值二老人授以療病之法得石牀上書一函用以施試甚驗。余乃先生外孫因弔先生寢室夢有所授獲是書於石函中」其託爲荒誕如此。竟不考傳獄吏焚書之實其僞不攻自破。按唐志有吳普集華氏藥方別無中藏之名普其弟子宜有所集竊意諸論非普輩不能作鄧氏時附別方而更今名耳。蓋其方所用太平錢并山藥者蓋太平乃宋熙陵初年號。冀積以避後陵偏諱而始名山藥其餘可以類推。然脈要及察聲色形證等說必出元化遺意覽者細爲審諦當自知之。聖濟經十卷宋徽宗所作大要祖述內素而引援六經旁及老氏之言以闡軒岐遺旨政和間頒是經於兩學辟雍生吳提爲之講義若達道正紀等篇皆足以裨益政道啓迪衆工餘如孕元立本制字命物二三章釋諸字義失於穿鑿良由不攷六書之過瑕瑜具存固無害於美玉也。其論諸醫有曰「扁鵲醫如秦鑑燭物妍媸不隱又如奕秋遇敵著著可法觀者不能察其神機倉公醫如輪扁斲輪得心應手自不能以巧思語人張長沙如湯武之師無非王道其攻守奇正不以敵之大小皆可制勝華元化醫如庖丁解牛揮刃而肯綮無礙其造詣自當有神雖欲師之而不可得孫思邈醫如康成註書詳於訓詁其自得之妙未易以示人味其膏腴可以無饑矣龐安常醫能啓扁鵲之所秘法元化之可法使天假之年其所就當不在古人下錢仲陽醫如李靖用兵度越縱舍卒與法會其始以顛顛方著名於時蓋因扁鵲之因時所重而爲之變爾陳無擇醫如老

論十卷，乃後漢張機仲景用素問熱論之說，廣伊尹湯液而爲之。至晉王叔和始因舊說，重爲譌次，而未成無己復爲之註釋，其後龐安常朱肱許叔微韓祗和王實之流，固亦互有開發，而大綱大要，無越乎吐汗下溫四法而已。蓋一證一藥，萬選萬中，千載之下，如合符節。前修指爲羣方之祖，信矣。所可憾者，審脈時汨王氏之言三陰，率多斷簡，况張經王傳亦往往反復，後先亥豕相雜，自非字字句句，熟玩而精思之，未有能造其闢奧者。陳無擇嘗補三陰證藥於三因論，其意蓋可見矣。近人徐止善作傷寒補亡，恐與先哲之意不合。余因竊舉大要，以補成氏之未備，知醫君子，或有所取也。脈經十卷，乃西晉太醫令王叔和本諸內經素問九靈及扁鵲仲景元化之說，哀次而成，實醫門之龜鏡，診切之指的，自與近代做託鈐決者不同。歷歲既深，傳授不一，各祕所藏，互有得失。至宋祕閣林億等始考證謬妄，頗加改易，意其新撰四時經之類，皆林氏所增入。陳孔固何大任毛升王宗卿輩，皆嘗審訂刊傳，今不多見。近人謝堅白以其所藏善本，刻於豫章，傳者始廣。余嘗撫其精語，并引內經之辭作診切樞要二卷，非敢翦其冗複，間亦補其缺漏，且附私語各條之下，以與同志研究爾。脈訣一卷，乃六朝高陽生所撰，託以叔和之名，謬以七表八裏九道之目，以惑學者。通真子劉元賓爲之註，且續歌括附其後，辭既鄙俚，意亦滋晦。今代王光國刪其舊辭，而益以新語，既不出其畦逕，安能得乎原本。餘如青溪徐裔甄權李上交輩，皆自撰著，凡十餘家，亦每蹈襲前說，在叔和之所不取，讀者止記入式歌，以馴至乎脈經可也。病原論五十卷，乃隋大業太醫博士巢元方等奉勅撰集原諸病候，而附以養生導引諸法，哀成一家之書，醇疵相混，蓋可見矣。宋之監署，乃用爲課試，元復循襲，列醫門之七經，然附會雜揉，非復當時之舊，具眼者當自見之。吳景賢亦作病原一書，近代不傳。天元玉冊元詰十卷，不知何人所作，歷漢至唐，諸藝文志俱不載錄，其文自與內經不類，非戰國時書。其間有天皇真人昔書其文，若道正無爲先天有之太易無名先於道生等語，皆老氏遺意，意必老氏之徒所著。大要推原五運六氣上下臨御主客勝復政化淫正及三元九宮太乙司政之類，殊爲詳明深足，以羽翼內經六微旨五常政等篇。太元君扁鵲爲之註，猶郭象之於南

也。老人鞠問師文。張元宗所製二百九十七方，則欲以一定之方而應無窮之病，識者固知其昧於變通之道矣。金氏之有中原也，張潔古、劉守真、張子和、李明之四人者，作醫道於是乎中興。潔古以古方新病不能相值，治疾一切不以方，故其書不傳。其學則明之深得之。明之推內外三陽，尤先於治脾土，其爲法專於補，其所著脾胃論，誠根本之言也。子和以吐汗下三法，風寒暑濕火燥六門爲醫之關鍵，其劑多峻厲，其爲法主於攻。守真論風火之病，以內經病機氣宜十九條者爲原病式，曲盡精微，其治法則與子和相出入者也。張氏一再傳，其後無聞。李氏弟子多在中州，獨劉氏傳之荆山浮圖師，師至江南，傳之宋中人羅知悌，而南方之醫皆宗之。爰及近時，天下之言醫者，非劉李之學弗道也。劉李之法雖攻補不同，會而通之，隨證而用之，不存其人乎？

比事摘錄

○醫孝

北齊李元忠母老多病，元忠專心醫道，研習積年，遂善此技，族弟亦因母病，醫爲治療，不愈，遂自精究針藥，母病乃除。隋許道幼亦因其母疾患，徧覽經方，得以究極，世號名醫，誠諸子曰：「人子當視膳藥，不知方術，豈爲孝乎？」由是世相傳授。唐王勃嘗謂：「人子不可不知醫。」時長安曹元有祕術，勃從之遊，盡得其要，勃之所見實同道。幼唐有王叢亦因母病學醫，因以所學作書行世。宋高若訥亦因母病，遂兼通醫書，雖國醫皆屈伏。張仲景傷寒論訣，孫思邈方書及外臺祕要久不傳，悉考校訛謬行之世。始知有是名醫，多出衛州，皆本高氏學焉。此以醫爲孝者也。宋李虛己母喪，虛己旦日舐睛不懈，二年母目復明。李行簡父患癰極痛，行簡吮其敗膏，不唾於地，疾尋平。此又以孝爲醫者也。

吏斷案，深於鞠讞，未免移情就法，自當其任則有餘，使之代治則繁劇；許叔微醫如顧愷，寫神神氣有餘，特不出形似之外，可模而不可及；張易水醫如濂溪之圖太極，分陰分陽，而包括理氣，其要以古方新病，自爲家法，或者失察欲指圖爲極，則近乎畫蛇添足矣；劉河間醫如橐駝種樹，所在全活，但假冰雪以爲春，利於松柏而不利於蒲柳；張子和醫如老將對敵，或陳兵背水，或濟河焚舟，置之死地而後生，不善效之，非潰則北矣；其六門三法，蓋長沙之緒餘也；李東垣醫如絲絃新絙，一鼓而竽籟並熄，膠柱和之，七絃由是而不諧矣；無他，希聲之妙，非開指所能知也；嚴子禮醫如歐陽詢寫字，善守法度而不尚飄逸，學者易於摹倣，終乏漢晉風度；張公度醫專法仲景，如簡齋賦詩，并有少陵氣韻；王德庸醫如虞人張羅，廣絡原野，而脫免殊多，詭遇獲禽，無足算者耳。

王禕青巖叢錄

論醫

醫家之書，自內經以下，藏於有司者，一百七十九家，二百九部，一千二百五十九卷，而後出雜著者不與焉。內經謂爲黃帝之書，雖先秦之士，依倣而託之，其言質奧而義宏深，實醫家之宗旨，殆猶吾儒之六經乎？秦越人八十一難經，繼作，蓋舉黃帝岐伯之要旨而推明之，亞於內經者也。漢張仲景本內經難經之旨，著金匱玉函經及傷寒諸論，其論六氣之所傷，最爲詳備。晉王叔和纂岐伯華佗等書爲脈經，敘陰陽內外辨三部九候，分人迎氣口，條陳十二經洎三焦五臟六腑之病，尤爲精密。二氏之書，誠千古不刊之典也。厥後巢元方著病源候論，王冰譌天元玉策，要皆有所祖述。然元方言風寒二濕，而不著濕熱之說，冰推五運六氣之變，而患在滯而不通，此其失也。至唐孫思邈出，以絕人之識，篤濟物之仁，其列千金方翼，所以發前言啓後學，有功於醫道深矣。當時王叢有外臺祕要，所言方證符證，均灸甚詳，然謂針能殺生人而不能起死人，則一偏之論也。及宋錢乙龐安時許叔微迭興，龐則囿於準繩

思邈以絕人之識，操慈仁惻隱之心，其敍千金方翼及粗工害人之禍，至爲憤切。後人稍闕其藩垣，亦足以術鳴，但不制傷寒之書，或不能無遺憾也。竊雖闡明外臺祕要，所言方證符禁灼灸之詳，頗有所祖述，然謂鍼能殺生人而不能起死人者，則一偏之見也。又下此則錢乙龐安時許叔微叔微在準繩尺寸之中，而無所發明，安時雖能出奇應變，而終未離於範圍，二人皆得張機之粗者也。惟乙深造機之闡奧，而攝其精華，建爲五臟之方，各隨所宜，謂肝有相火，則有瀉而無補，腎爲真水，則有補而無瀉，皆啓內經之祕，尤知者之所取法也。世槩以嬰孺醫目之，何其知乙之淺哉。其遺書散亡，出於閩孝忠所集者，多孝忠之意，初非乙之本真也。又下此則上谷張元素河間劉完素，唯水張從政，元素之與完素，雖設爲奇夢異人，以神其授受，實聞乙之風而興起焉者。若從政則又宗乎完素者也。元素以古方今病，決不能相值，治病一切不以方，故其書亦不傳。其有存於今者，皆後來之所附會。其學則東垣李杲深得之，杲推明內外二傷，而多注意於補脾土之說，蓋以土爲一身之主，土平則諸臟平矣。從政以吐汗下三法風寒暑濕燥火六門爲醫之關鍵，其治多攻利，不善學者殺人。完素論風火之病，以內經病機氣宜一十九條著爲原病式，闡奧粹微，有非大觀官局諸醫所可髣髴。究其設施，則亦不越攻補二者之間也。近代名醫若吳中羅益滄洲呂復，皆承東垣之餘緒。武林羅知悌丹溪朱彥修各挹完素之流風，又若台之朱佐，越之滑壽，咸有著述，未易枚舉。嗟乎！自有內經以來，醫書之藏有司者，凡一百七十九家，二百有九部，一千二百五十九卷，亦不爲不多矣。若夫歷代名醫出處，舉其最者言之耳，豈能悉具於斯乎？

或問醫學授受之源，旣得聞命矣，未審吾子之學，何所適從？傳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或謂：「祖父相承謂之三世。」或謂：「善讀三世之書，則爲三世之醫。」子讀三世之書，歟？爲祖父相承之家學，歟？請明言其故可乎？曰：「草莽之學，其可云乎？然醫不止於三世，而其書又奚止於三代哉？當取其可法者言之耳。予同邑丹溪朱彥修先生，上承劉張李三家之學，而得羅太無爲之依歸，以醫道大鳴於當世，遐邇咸取法焉。予故曾叔祖誠齋府君，幸與丹

王文祿醫先

○論醫

醫者，意也，度時致病者意起之，立方醫之，若天時聖教不同也。羅太無見元世風俗奢靡，豐於滋味濕熱痰火，致病常多，故授朱丹溪以清金降火之法，乃辟和濟局方溫補之非矯之過也。夫局方熱藥固不可，丹溪專用涼藥亦不可，况今元氣日耗也，用丹溪法治者多壞脾胃。蓋痰生脾濕，熱生脾虛，必用東垣補脾法爲上。是以醫貴審氣運察人情及致病之原。

虞搏醫學正傳

○或問

或問：「醫學源流自軒岐以來，以醫術鳴世，與夫著書立言，俾後人之可法者，幾何人哉？請明以告我！」曰：「予嘗閱故學士宋公景濂之文而得其說矣，請陳如左！夫黃帝內經雖疑先秦之士依倣而作之，其言深而要，其旨邃以宏，其攷辯信而有徵，是當爲醫家之宗。下此則秦越人和緩，和緩無書可傳，越人所著八十一難經，則皆舉內經之要而推明者也。又下此則淳于意、華佗、佗之熊經、鵠顧固亦導引家之一術，至於剝腹背、滿腸胃而去疾，則涉於神怪矣。意之醫狀司馬遷備誌之，其所謂迴風沓風者，今人絕不知爲何病也，况復求其治療之深旨乎？又下此則張機之金匱玉函經及傷寒諸論，誠千古不刊之妙典，第詳於六氣所傷，而於嗜慾食飲罷勞之所致者，略而不議。兼之文字錯簡，亦未易以序次求之也。又下此則王叔和叔和纂岐伯華佗等書爲脈經，絃陰陽內外辨三部九候，分人迎氣口條陳十二經絡，洎夫三焦五臟六腑之病，最爲著明，惜乎爲妄男子，括以膚陋之脈歌，遂使其本書不盛

猶儒道之六經無所不備，四子之說則猶學庸語孟爲六經之階梯，不可缺一者也。四子之書初無優劣，但各發明一義耳。仲景見內經載傷寒，而其變遷反覆之未備也，故著論立方以盡其變，後人宗之，傳用既久，漸失其真，用以通治溫暑內傷諸證，遂致誤人。故河間出而始發明治溫暑之法，東垣出而始發明治內傷之法，河間之論卽內經五運六氣之旨，東垣之說卽內經飲食勞倦之義，仲景非不知溫暑與內傷也，特其著書未之及。河間東垣之於傷寒，則遵用仲景而莫敢違矣。至於丹溪出而又集諸醫之大成，發明陰虛發熱類乎外感，內傷及濕熱相火爲病甚多，隨證著論，亦不過闡內經之要旨，補前賢之未備耳。故曰：外感法仲景，內傷法東垣，熱病用河間，雜病用丹溪，一以貫之，斯醫道之大全矣。

或問：「仲景處方藥品甚少，及東垣用藥多至二十餘味，丹溪云：『余每治病，效東垣用藥，效仲景處方，庶品味數少則藥力專。』丹溪何以不法東垣而效仲景耶？」曰：「明察藥性，莫如東垣，蓋所謂聖於醫者也。故在東垣則可多，他人而效其多，斯雜亂矣。東垣如韓信將兵，多多益善，丹溪不過能將十萬，故不敢效其多。」或問：「人言東南氣熱，可服寒藥，西北氣寒，可服溫藥，然今東南之人常服胡椒薑桂，不見生病，而西北之人畏食椒薑辛熱之物，何也？」曰：「東南雖熱，然地卑多濕，辛熱食藥亦能劫濕，西北雖寒，然地高多燥，辛熱食藥却能助燥故耳。治病用藥者，須識此意！」

丹溪先生治病不出乎氣血痰，故用藥之要有三：氣用四君子湯，血用四物湯，痰用二陳湯。又云：久病屬鬱，立治鬱之方，曰越鞠丸。蓋氣血痰三病，多有兼鬱者，或鬱久而生病，或病久而生鬱，或誤藥雜亂而成鬱，故余每用此方治病時，以鬱法參之。氣病兼鬱，則用四君子加開鬱藥，血病痰病皆然。故四法者，治病用藥之大要也。丹溪又云：近世治病，多不知分氣血，但見虛病便用參芪，屬氣虛者固宜矣，若是血虛，豈不助氣而反耗陰血耶？是謂血病治氣，則血愈虛耗，甚而至於氣血俱虛。故治病用藥，須要分別氣血，明白，不可混淆。

溪生同世，居同鄉，於是獲沾親炙之化，亦以其術鳴世，故予祖父相承，家傳之學，有所自來，予惟愧夫才疎質鈍，而不能奉揚箕裘之業，為憾耳。奚足道哉！

或問：『人之壽夭，各有天命存焉，凡人有生，必有死，自古皆然，醫何益乎？』曰：『夫所謂天命者，天地父母之元氣也。父為天母為地，父精母血，盛衰不同，故人之壽夭亦異。其有生之初，受氣之兩盛者，當得上中之壽，受氣之偏盛者，當得中下之壽，受氣之兩衰者，能保養僅得下壽，不然多夭折。雖然，又不可以常理拘泥論也。或風寒暑濕之感於外，饑飽勞役之傷乎內，豈能一一盡乎所稟之元氣耶？故上古神農氏嘗百草，製醫藥，乃欲扶植乎生民，各得盡乎天年也。今野人有不信醫而信巫枉死者，皆不得盡乎正命，而與巖牆桎梏死者何異焉？』或曰：『今之推命者，皆以所生日時之天上星辰推算其生死安危，無不節節應驗，子以父母之元氣為天命，恐非至當之語。』曰：『天人之理，盛衰無不昭合，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取以畫八卦而成易書，凡人之一動一靜，與夫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用之以卜筮，毫髮無差。雖然，聖賢諄諄教誨，必使盡人事以副天意，則凶者化吉，亡者得存，未嘗令人委之於天命也。傳曰：『修身以俟命而已矣。』是故醫者可以通神明而權造化，能使天者壽而壽者仙，醫道其可廢乎？』

或問：『古者醫家有禁呪一科，今何不用？』曰：『禁呪科者，即素問祝由科也。立教於龍樹居士，為移精變氣之術，耳可治小病。或男女入神廟，驚惑成病，或山林溪谷衝著惡氣，其證如醉如癡，此為邪鬼所附，一切心神惶惑之證，可以借呪語以解惑安和而已。古有龍樹呪法之書行於世，今流而為師巫為降童為師婆而為扇惑人民，哄嚇取財之術，噫！邪術為邪人用之，知理者勿用也。』

○治療須法素問

凡治病者，必明天道地理，人之強弱，必問起居飲食，暴樂暴苦，病從內而之外者，先治其內，後治其外，病從外而之內者，先治其外，後治其內。內外不相及，則治主病，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先其所因而後其所主，補上治下，制以緩，補下治上，制以逸，大毒治病十去其六，中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必養必和，俟其來復，此皆素問之文，而醫家之所當知也。不能盡錄，姑撮其要，以示其槩云。

無名氏原機啓微

○序

醫爲儒者之一事，不知何代而兩途之。父母至親者，有疾而委之他人，俾他人之無親者，反操父母之死生，一有誤謬，則終身不復，平日以仁推於人者，獨不能以仁推於父母乎？故於仁缺，朋友以義合，故赴其難，雖水火兵革弗顧，故周其急，急雖金玉粟帛弗吝，或疾則曰素不審，他者曰甲審，遂求甲者，渠曰乙審，又更乙者，紛紛錯擾，竟不能辨，此徒能周赴於瘡痍，而不能攜友於死生也，故於義缺，己身以愛爲主，飲食滋味，必欲美也，衣服玩好，必欲佳也，嗣上續下，不敢輕也，疾至而不識，任之婦人女子也，任之宗戚朋友也，任之狂巫瞽卜也，至危猶不能辨藥誤病焉也，故於知缺。夫五常之中，三缺而不備，故爲儒者不可不兼夫醫也。故曰『醫爲儒者之一事』。

醫說

○醫藥之難

昔人有云：「我但臥病，卽於臂前不時手寫死字，則百般思慮俱息，此心便得安靜，勝於服藥。」此真無上妙方也。蓋病而不慎，則死必至，達此理者，必能清心克己，凡百謹慎而病可獲痊，否則雖有良藥無救也。世人遇病而猶恣情任性，以自戕賊者，是固不知畏死者矣。又有一等明知畏死而怕人知覺，諱而不言，或病已重而猶強作輕淺態度，以欺人者，斯又知畏死而反以取死，尤可笑也。

東垣丹溪治病多自製方，蓋二公深明本草藥性，洞究內經處方要法，故能自製。自宋以來，局方盛行，人皆遵用，不敢輕率自爲。局方論證治病，雖多差謬，丹溪曾辨論之，然方皆名醫所製，其君臣佐使，輕重緩急，大小多寡之法，則不差也。近見東垣丹溪之書大行，世醫見其不用古方也，率皆效顰治病，輒自製方。然藥性不明，處方之法莫究，鹵莽亂雜，反致生變，甚有變證多端，遂難識治耳。且夫藥之氣味不同，如五味子之味厚，故東垣方少者五六粒，多者十數粒，今世醫或用二三錢，石膏味淡薄，故白虎湯用半兩，今世醫不敢多用，補上治上，劑宜輕小，今不論上下，率用大劑丸散湯液，各有攸宜，今不論緩急，率用湯煎，如此類者多矣。今之醫者，若不熟讀本草，深究內經，而輕自製方，鮮不誤人也。

或問：「今人有言東垣之法，宜用於北，丹溪之法，可行於南，如何？」曰：「東垣北醫也，羅謙甫傳其法，以聞於江浙丹溪，南醫也，劉宗厚世其學，以鳴於陝西。果如人言，則本草內經皆神農黃帝岐伯之說，亦止宜施於北方耶？夫五行所生異病，及治之異宜，內經異法，方宜論五常正大論已詳言之矣。又如北方多寒，南方多熱，江湖多濕，嶺南多瘴，謂其得此氣多，故亦多生此病，非謂北病無熱，南病無寒也。至於治寒以熱，治熱以寒，則五方皆同，豈有南北之異耶？但人之臟腑火各居二天，天之六氣熱居三分又半，故天下之病熱多而寒少。觀內經至真大論病機一篇可見。又濕熱相火，致病甚多，自太僕註文湮沒，以致局方偏用濕熱之藥，故丹溪出而闡內經之旨，辨局方之偏，論濕熱相火之病，以補前人之未備耳。後人不識，見其多用芩連梔蘖等苦寒之藥，遂以爲宜於南，淺矣哉！」

慈不孝』自昔卓然名家者如和緩扁鵲淳于意張仲景孫真人等其論醫也莫不以保養爲先藥石爲輔至於察形診脈必致辯於毫芒疑似之末而深痛夫世之醫者苟簡虛憍顧乃以醫之伐病如將之伐敵當用背水陣以決勝是徒見夫華佗之說時出其間至於剖臆續筋之法乃別術所得非神農本草經方條理藥性常道爾今惟仲景一書爲衆方之祖學者當取法云。

續醫說

①處方貴簡

醫者識脈方能識病病與藥對古人惟用一藥治之氣純而功愈速今之人不識病源不辨脈理藥品數多每至十五六味攻補雜施弗能專力故治病難爲功也韓天爵云：『處方正不必多品但看仲景方何等簡便』丹溪云：『東垣用藥如用兵多多益善』者蓋諱之也。

②醫貴權變

王文忠公云：李明之弟子多在中州獨劉守真之學傳之荆山浮屠師師至江南傳之宋中人羅之悌而南方之醫皆宗之矣及國朝天下之言醫者非劉氏之學弗道也劉李之法雖攻補不同會而通之隨證而用之不存其人乎近時吳中稱良醫師則以能持東垣者謂之王道持張劉者謂之伯道噫堯舜以揖讓湯武以干戈苟合道濟世何必曰同余常病世之專於攻伐者邪氣未退而真氣先茶然矣專於補養者或致氣道壅塞爲禍不少正氣未復而邪氣愈熾矣古人有云：『藥貴合宜法當應變』泥其常者人參反以殺人通其變者烏頭可以活命孫真人所謂『隨時增損物無定方』真知言哉！

五經四部，軍國禮服，若講用乖越者，止於事跡非宜耳。至於湯藥一物，少有乖謬，便性命及之。千乘之君，百金之長，可不深思戒慎耶？昔許太子侍藥不嘗，加以弑君之罪。季康子饋藥，仲尼有未達之辭，知其醫藥之不可輕也。晉時才人欲刊正周易，及諸藥方，先與祖訥共論辯釋經典，縱有異同，不足以傷風教。至於湯藥小小不達，便致壽夭所由，則後人受弊不少，何可輕以裁斷祖之？此言可謂仁識，足爲龜鑑矣。

③醫道神明

凡爲醫者，須略通古今，蘊守仁義，絕馳騫利名之心，專博施救援之志，如此則心識自明，神物來相，又何戚戚沽名齷齪求利也？如不然，則曷止姜撫沽譽之慚，逮華佗之矜，能受戮乎？

④醫不貪色

宣和間有一士人抱病纏年，百治不瘥，有何澄者善醫，其妻請到，引入密室，告之曰：「妾以良人抱疾日久，典賣殆盡，無以供醫藥，願以身酬。」澄正色曰：「娘子何爲出此言！但放心當爲調治，取效切毋以此相污。不有人誅，必有鬼神譴責。」未幾，良人疾愈。何澄一夜夢入神祠，判官語之曰：「汝醫藥有功，不於艱急之際，以色欲爲貪，上帝令賜錢五萬貫，官一員。」未幾月，東宮疾，國醫不能治，有詔召草澤醫，澄應詔進劑而愈，朝廷賜官賜錢一如夢。

⑤隱醫

醫之爲道，由來尙矣。原百病之瘵，本乎黃帝，辯百藥之味，本乎神農，湯液則本乎伊尹，此三聖人者，拯黎元之疾苦，贊天地之化育，其有功於萬世大矣。萬世之下，深於此道者，是亦聖人之徒也。賈誼曰：「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隱於醫卜。」孰謂方技之中而無豪傑也哉？

⑥治病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

夫醫之道大矣！自神農黃帝岐伯雷公而下，無非聖哲開其源，賢知導其流，故能拯黎元之疾苦，贊天地之生育。世

醫部總論三

明吳文定公家藏集

○醫僧庸妄治病速死

陳汝中嘗病脾胃鬱火之證，求治於盛用美，診其脈曰：「如此治可生，如彼治即死，如此治可以少生，如彼治則速死。」既而治之，汝中遲其效，或以浮屠善醫薦者，汝中惑其說，遂求治，飲其藥，嘔血一升而死。噫！醫以用藥藥以攻病，病不能去而反以致死，則何以醫藥為哉？彼浮屠者，乃庸妄人也，目不識醫經，口不辨藥性，指不察脈候，人之虛實，病之新久，一切置之不問，而惟毒藥攻擊，其殺人蓋亦多矣。今予答汝中之不善擇醫而致速死，特書此以為世人輕服藥者之戒。

醫學集成

○醫學須會羣書之長

醫之為道，非精不能明其理，非博不能至其約。是故前人立教，必使之先讀儒書，明易理，素難本草脈經，而不少略者，何也？蓋非四書無以通義理之精微，非易無以知陰陽之消長，非素問無以識病，非本草無以識藥，非脈經無以從診候，而知寒熱虛實之證。故前此數者，缺一不可。且人之生命至重，病之變化無窮，年有老幼，稟有厚薄，治分五

○醫有八要

治病有八要，八要不審，病不能去，非病不去，醫無可去之術也。故須辨審八要，庶不有誤。其一曰虛；五虛是也。脈細皮寒，氣少，前後泄瀉，飲食不進，此爲五虛。二曰實；五實是也。脈盛，皮熱，腹脹，前後不通，悶替，此五實也。三曰冷；臟腑受其積冷是也。四曰熱；臟腑受其積熱是也。五曰邪；非臟腑正病也。六曰正；非外邪所中也。七曰內；病不在外也。八曰外；病不在內也。既先審此八要，參之六脈，審度所起之源，繼以望聞問切，何有不可治之疾也！

本草類方

○醫不可用孟浪

夫用藥如用刑，誤即便隔死生。然刑有司鞠成然後議定，議定然後書罪，蓋人命一死不可復生，故須如此詳謹。用藥亦然。今醫者至病家，便以所見用藥，若高醫識病，知脈藥相當，如此即應手奏效，或庸下之流，孟浪亂施湯劑，遂巡便至危殆，如此殺人，何太容易！良由病家不善擇醫，平日未嘗留心於醫術也，可不慎哉！

徐春甫古今醫統

○慎疾慎醫

聖人治未病，不治已病，非謂已病而不治，亦非謂已病而不能治也。蓋謂治未病，在謹厥始，防厥微，以治之，則成功多而受害少也。惟治於始微之際，則不至於已著而後治之，亦自無已病而後治也。今人治已病，不治未病，蓋謂病形未著，不加慎防，直待病勢已著，而後求醫以治之，則其微之不謹，以至於著，斯可見矣。聖人起居動履，罔不攝養

方，令別四時，表裏陰陽，寒熱須辯，臟腑經絡，氣血宜分。六氣之交傷，七情之妄發，運氣變遷不常，製方緩急尤異。更復合其色脈，問其起居，證有相似，治實不同。聖賢示人，略舉其端而已。後學必須會羣書之長，參所見而施治之，然後為可。

九靈山房集

○醫儒同道

金華戴叔明曰：醫以活人為務，與吾儒道最切近。自唐書列之技藝，而吾儒不屑為之。世之習醫者，不過誦一家之成說，守一定之方，以幸病之偶中，不復深為探索。上求聖賢之意，以明夫陰陽造化之會歸，又不能博極羣書，採擇衆議，以資論治之權變。甚者至於屏棄古方，附會臆見，展轉以相迷，而其為患不少矣。是豈聖賢慈惠生民之盛意哉？

大學衍義補

○國設醫學

今世之業醫者，挾技以診療則有之矣，求其從師以講習者，何鮮也？我太祖內設太醫院，外設府州縣學，而以醫學為名。蓋欲聚其人，以數學既成而試之，然後授以一方衛生之任。由是進之為國醫，其嘉惠天下生民也至矣。間嘗考成周，所以謂之醫師，國朝所以立為醫學之故，精擇使判以上官，聚天下習醫者，俾其教之養之，讀軒岐之書，研張李之技，試之通而後授之職，因其長而專其業，稽其事以制其祿，則天下之人，皆無夭關之患，而躋仁壽之域矣。是以醫為王政之一端也。

生失穀者亡」又曰「有胃氣者生無胃氣者死」然則胃氣穀氣得非人身之本歟

③時醫

俗云「明醫不如時醫」蓋謂時醫雖不讀書明理，以其有時運造化，亦能僥效。常自云：趁我十年時，有病早來醫。又云：饒你熟讀王叔和，不如我見病證多。里諺有云：左心小腸肝膽賢，時來每日有千錢。所謂明醫不如時醫，良以此也。衛生寶鑑所謂福醫深足爲戒，今之患者，不達此理，委命於時醫，亦猶自暴自棄，甘於溝壑者，何異哉！

④巫醫

以巫而替醫，故曰巫醫也。

論語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孔子嘆人不可以無恆，而善其言之有理。朱子註云：「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岐而二之，似未當也。夫醫之爲道，始於神農，闡於黃帝，按某病用某藥，著有內經素問，所謂聖人墳典之書，以援民命，安可與巫覡之流同日而語耶？但學醫者，有精粗不同，故名因之有異。精於醫者曰明醫，善於醫者曰良醫，壽君保相曰國醫，粗工昧理曰庸醫，擊鼓舞趨祈禳疾病曰巫醫，是則巫覡之徒，不知醫藥之理者也。故南人謂之巫醫者，此也。今世謂之端公太保，又稱爲夜行卜士，北方名之師婆，雖是一切虛誕之輩，則亦不可以無恆也，矧他乎？

⑤名醫

醫爲司命之寄，不可權飾妄造，所以醫不三世，不服其藥。九折臂者，乃成良醫，蓋謂學功精深故也。今之承藉者，多恃銜名騰價，不能精心研習，京邑諸人皆尙虛譽，不取實學，聞風競獎，其新學該博而名稱未振，以爲始習多不信，用委命虛名，良可惜也。

支本中曰：昔越人因魯公扈，志強氣弱，足於謀而寡於斷，趙齊嬰志弱氣強，少於慮而傷於專，乃飲以藥酒，易置二

有方，間有幾微隱晦之疾，必加意以防之，用藥以治之，聖人之治未病，不治已病，有如此論語曰：「子之所慎，齊戰疾。」釋云：齊所以交神明，誠至而神格，疾爲身之生死所關，戰爲國家存亡所係。然此三慎，誠爲最大，而疾與乎其中，得非以身爲至重耶？康子饋藥，則曰未達，不敢嘗，可見聖人慎疾慎醫之心，至且盡矣。世之人非惟不知治未病，及至已病，尙不知謹，始初微略，恣意無忌，釀成大患，方急而求醫，曾不加擇，惟以其風聞，或憑其吹薦，委之狂愚，卒以自壞，皆其平日慢不究心於醫，至於倉卒不暇擇請，殊不知醫藥人人所必用，雖聖人有所不免，顧在平昔講求，稔知某爲明醫，偶有微疾，則速求之以藥，治如反掌，譬能曲突徙薪，豈有焦頭爛額之謂？丹溪論之固亦詳矣。甫之膚見，尤有未悉之意焉。續貂之訝，誠所不免。有志養生者，擴而充之，亦未必無小補云。

○古醫十四科

古醫十四科中，有脾胃科而今亡之矣。道藏經中頗有是說，自宋元以來，止用十三科考醫政，其一爲風科，次傷寒科，次大方脈科，次小方脈科，次婦人胎產科，次鍼灸科，次眼科，次咽喉口齒科，次瘡瘍科，次正骨科，次金鏃科，次養生科，次祝由科，國朝亦惟取十三科而已，其脾胃一科，終莫之續。元李杲著脾胃論，極其精詳，但不言十四科之闕，此不知其得舊本而加以己意歟？抑盡爲創著而得上古之同然歟？是誠醫道之大幸也。甫觀今世醫者，多不工於脾胃，祇用反治之法，攻擊疾病，以治其標，惟知以寒治熱，以熱治寒，以通治塞，以塞治通而已。用寒因寒，用熱因熱，用通因通，用塞因塞，用必後其所主，而先其所因，所謂從治之法，則漠然無所知也。及致脾胃損傷，猶不加察，元氣一壞，變證多端，如脾虛而氣短，不能以續變，而似喘促，醫尙用降氣定喘之藥，如脾虛衛氣不行，變而爲浮腫，醫尙用耗氣利水之藥，如脾虛鬱滯，變而作寒熱，醫尙謂外感，用發散之藥，大段類此，虛而益虛，直以氣盡身亡，始用人參湯附子湯灌之於殞絕之後，豈有能生之理乎？自今觀之，不足者十常八九，况其時勢競馳驅於名利之塗，勞思傷脾，而致病者居其大半，若體實而偶爲風寒暑濕之邪襲，則惟攻之而卽愈者，亦不多見矣。此則中醫治之易成

而一槩施之譬猶羅雀於江晉魚於林萬一或幸而得之豈理也哉此其難二也歲氣各有不同攻治亦異其宜曰升降曰浮沉吾則順而承之曰寒熱曰溫涼吾則逆而反之庶幾能全其天和不致顛倒錯謬。蓋工則倭倭然當順則反逆當逆則反順如盲人適野不辯乎東西此其難三也病有寒熱熱者當投涼寒者宜劑之以溫此恆理也然寒熱之勢方劇而遽欲反之必扞格而難入熱因熱用寒因寒用其始則同其終則異庶幾能成其功。竊工則不察而混治之此其難四也藥性有陰陽而不專於陰陽有所謂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竊工則不嚴重輕而妄投之此其難五也。

⑧ 醫喻政

宋呂誨上神宗疏云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脈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治療有標本用藥有先後妄投湯劑率意任情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寢危心腹雖以身疾喻朝政深切醫之弊也業醫者可不爲之戒哉

⑨ 論醫

郁離子曰：「治天下其猶醫乎？」醫切脈以知證，審證以爲方，證有陰陽虛實，脈有浮沉細大，而方有補瀉鍼灼湯劑之宜，參苓薑桂硝黃之藥，隨其人之病而施焉，當則生，不當則死矣。是故知證知脈而不善爲方，非醫也。雖有扁鵲之識，徒嘵嘵而無用，不知證，不知脈，道聽途說以爲方，語人曰：「我能醫。」是賊天下者也。故治亂證也，紀綱脈也，道德刑政，方與法也，人才藥也。夏之政尚忠，殷乘其弊而救之以質，殷之政尚質，周乘其弊而救之以文，秦用酷刑苛法以箝天下，天下苦之，而漢乘之以寬大，守之以甯壹，其方與證對，其用藥也無舛，天下之病有不瘳者鮮矣。又曰：「一指之寒弗煖，則及於手足，一手足之寒弗煖，則困於四體，氣脈之相貫也，忽於微而至大，故疾病之中人也，始於一腠理之不知，或知而惑之也，遂至於大而不可救以死，不亦悲夫！」噫，若郁離子者，可謂深得醫之情矣。

⑩ 哀方書

人之心，使俱爲名士。予觀今之求醫者，率以有時名者爲重，初不計其書之讀不讀，脈之明不明，謂之時醫福醫，名醫一承，權貴所舉，輒憑治療，雖殺其身，委命無怨。故爲醫者，往往奔走權門，諂容卑態，以求薦，網利沽名，知者笑議，仁心仁聞，毫蔑有也，安得飲以藥酒而俱易其心乎？

⑥儒醫

趙從古曰：慶歷中有進士沈常，爲人廉潔方直，性寡合，後進多有推服，未嘗省薦，每自嘆曰：「吾潦倒場屋，尙未免窮困，豈非天命也耶？」乃入京師，別謀生計，因遊至東華門，偶見數朝士，躍馬揮鞭，從者雄盛，詢之市人，何官位也？人曰：「翰林醫官也。」常又嘆曰：「吾窮孔聖之道，焉得不及知甘草大黃輩也？」始有意學醫。次見市廛貨藥者，巧言艱苦，復又恥爲疑貳不決，與同人共議曰：「吾輩學則窮達方書，師必趨事名公，自非常流比也。」是時余爲太醫醫師，常輒以長書請見，急迎候之，無敢輕怠。常曰：「此來窮蹇之人，因同人相勉，令某學醫，聞君名公也，故來師問。」余曰：「醫術比之儒術，固其次也。」然動關性命，非謂等閒，學者若非性好專志，難臻其妙。足下旣言窮蹇，是志未得遂，復卻學醫，深恐鬱滯之性，未能精研。常慍色曰：「吾雖窮蹇，乃自服儒讀孔孟之書，粗識歷代君臣治國之道，今徒志學技術，豈爲高藝？」余曰：「恐非淺嘗能也。君未諭上古三皇醫教，姑且勿論，卽如漢之張仲景，晉之葛洪，齊之褚澄，梁之陶隱君，非不服儒，有才有行。吾聞儒識禮義，醫知損益，禮義之不修，昧孔孟之教，損益之不分，害生民之命，儒與醫豈可輕哉？儒與醫豈可分哉？」

⑦五難

宋濂曰：嗚呼！醫其難言矣乎！人之生也，與天地之氣相爲流通，養之得其道，則百順集，百邪去，苟失其養，內傷於七情，外感於六氣，而疾生焉。醫者從而治之，必察其根本枝末其實也，從而損之，其虛也從而益之，陰平陽秘，自適厥中，蠱工或昧乎此，實實虛虛，損不足而益有餘，病之能起者鮮矣，此其難一也。氣血之運，必有以疏載之，左右手足

莫識真庸醫不蚤死誤盡世間人。豈非天道惡之耶。故甫嘗戒諸子弟醫惟大道之奧性命有焉。凡業者必求精心研究以抵於極。毋謂易以欺人。惟圖僥倖。道藝自精。必有知者。總不謀利於人。自有正誼在己。易曰「積善積惡殃慶各以其類至。」安得謂不利乎？

④醫業不精反爲夭折

相彼天下之人所重者生也，生之所繫者醫也，醫之所原者理也。上古有黃帝岐伯扁鵲華佗蘇死更生醒魂奪命之術，以至三代而降，學是者疏莽聊略，不致精元，時時有賊夫人者何也。蓋於陰也而體之以陽，陽也而擬之以陰，虛也而推之以實，實也而度之以虛，外也而揣之以內，內也而像之以外，急也而料之以緩，緩也而僨之以急，進也而窺之以退，退也而探之以進，孟浪以診其脈，浮淺以察其證，蒼黃以稽其聲，恍惚以徵其色，所以顛倒用贖贖之工，舛差施聾盲之藥，斬綿綿未艾之年，絕婉婉方增之齒，俾含枉而下世，抱屈而歸泉，天下之夭折者，誠爲庶哉。嗟！醫本活人，學之不精，反爲夭折。

⑤用藥活法

用藥之法，不可辟執古方，當因證輕重，加減藥味，冷熱元微，務合其理，切勿妄施，誤投丸散，頃刻傷殘性命，天理不容，爲醫者不可不慎。如雄黃牙硝石英礪砂丹砂之類，不可火煎，川烏附子鬱金南星半夏，不可生用，務須精細依法修製，斯藥無弗效矣。

王肯堂證治準繩

①通論

羅謙甫曰：一小兒五月間，因食傷冷粉，腹中作痛，遂於市藥鋪中，贖得神芎丸服之，臍腹漸加冷痛，時發時止，踰七

陸宣公在忠州哀方書以度日，非特假此以避禍，蓋君子之存心，無所不用其至也。前輩名士，往往能醫，非止衛生，亦可及物，而今人反恥言之。近時士大夫家藏方，或集驗方，流布甚廣，皆仁人之心。本事單方，近已刻於四明本朝諸公文集雜說中，名方尚多，未有見類而傳之者，予屢爲之，恨藏書不廣，倘有能因予言集以傳於人，亦濟物之一端也。

①一理貫通

傷寒內傷婦女小兒，皆醫者通習也，不知何代而各科之。今世指某曰專某科，復指某曰兼某科，又指某曰非某科，殊不知古有扁鵲者，過邯鄲，貴婦女，卽爲女醫，過睢陽，聞周人愛老人，卽爲耳目痹醫，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卽爲小兒醫，隨俗爲變，曾不分異而爲治也。旣曰醫藥，則皆一理貫通，又云此長彼短，亦不善於窮理者也。

②鍼灸藥三者備爲醫之良

扁鵲有言，疾在腠理，熨焮之所及，疾在血脈，鍼石之所及，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是鍼灸藥三者得兼，而後可與言醫，可與言醫者，斯周官之十全者也。曩甫謬以活人之術，止於藥，故棄鍼與灸而莫之講，每遇傷寒，熱入血室，閃挫諸疾，非藥餌所能愈，而必俟夫刺者，則束手無策，自愧技窮，因悟治病猶對壘，攻守奇正，量敵而應者，將之良，鍼灸藥因病而施治者，醫之良也。

③庸醫速報

醫學貴精，不精則害人匪細，間有無知輩，竊世醫之名，抄檢成方，略記難經脈訣，不過三者盡之，自信醫學無難矣。此外惟修邊幅，飾以衣騎，習以口給，諂媚豪門，巧彰虛譽，搖搖自滿，適以駭俗，一遇識者，洞見肺肝，掣肘莫能施其巧，猶面諛而背誹之，又譏同列看書訪學，徒自勞苦，凡有治療，率爾狂誕，妄投藥劑，偶爾僥效，需索百端，凡有誤傷，則曰盡命，俗多習此爲套，而曰醫學無難，豈其然乎。於戲醫而日相流於弊矣，無怪乎縉紳先生之鄙淺也。欲其有

下合轍然後可以應人之求及其行持尤不可無定規每五鼓清心靜坐及早起仍玩儒書一二以雪心源
時時不失平旦之氣爲妙

及其爲人診視先問證起何日從頭至足照依傷寒初證雜證及內外傷辨法逐一詳問證雖重而門類明白者不
須診脈亦可議方證雖輕而題目未定者必須仔細察脈。

男必先左後右女必先右後左所以順陰陽升降也。

先單看以知各經隱曲次總看以決虛實死生既診後對病家言必以實或虛或實可治易治難治說出幾分證候
以驗自己精神如有察未及者直令說明不可牽強文飾務宜從容擬議不可急迫激切以至恐嚇如診婦女須託
其至親先問證色與舌及所飲食然後隨其所便或證重而就牀隔帳診之或證輕而就門隔帷診之亦必以薄紗
罩手。

貧家不便醫者自袖薄紗。

寡婦室女愈加敬謹此非小節及其論病須明白開論辨析斷其爲內傷外感或屬雜病或屬陰虛或內傷而兼外
感幾分或外感而兼內傷幾分論方據脈指下所定不可少有隱秘依古成法參酌時宜年紀與所處順逆及曾服
某藥否。

女人經水胎產男子房室勞逸。

雖本於古而不泥於古真如見其臟腑然後此心無疑於人亦不枉誤用藥之際尤宜仔細。

某經病以某藥爲君某爲監制某爲引使。

凡劑料本當出自醫家庶乎新陳炮炙一一合則况緊急丸散豈病家所卒辦但有病家必欲自製者聽其意向須
依本草註下古法脩合不可逞巧以傷藥力病機稍有疑滯而藥不甚效者姑待五鼓靜坐潛心推究其源再爲診

八年不已。因思古人云：寒者熱之，治寒以熱，良醫不能廢其繩墨而更其道也。據所傷之物寒也，所攻之藥亦寒也。重寒傷胃，其爲冷痛可知矣。凡人之脾胃，喜溫而惡冷，况小兒氣血尙弱，不能任其寒，故陽氣潛伏，寒毒留連，久而不除也。治病必先其本，當用和中養氣之藥，以救前失，服之月餘方愈。嗚呼！康子饋藥，孔子拜而受之，以未達不敢嘗，此保生之重者也。奈何常人拱默而令切脈，以謂能知病否？且脈者人之血氣，附行經絡之間，熱勝則脈疾寒勝則脈遲，實則有力，虛則無力，至於所傷何物，豈能別其形象乎？醫者不可不審其病源，而主家亦不可不說其病源。且此子之父，不以病源告醫，而求藥於市鋪中，發藥者亦不審其病，而以藥付之，以致七八年之病，皆昧此理也。孫真人云：『未診先問，最爲有準。』東坡云：『只圖愈疾，不欲困醫。』二公之語，其有功於世也大矣。

李樾醫學入門

習醫規格

醫司人命，非質實而無僞，性靜而有恆，真知陰功之趣者，未可輕易以習醫。志既立矣，却可商量用工，每早對先天圖靜坐，玩讀孝經論語小學，大有資力者，次及全部四書古易白文及書經洪範無逸堯典。

理會大意不必強記。

蓋醫出於儒，非讀書明理，終是庸俗昏昧，不能疏通變化，每午將入門大字，從頭至尾，逐段誦讀，必一字不遺，若出諸口。

如欲專小科，則亦不可不讀大科，欲專外科，亦不可不讀內科，蓋因此識彼則有之，未有通於彼而塞於此者。惟經涉淺深生熟，故有分科不同。

熟讀後，潛思默想，究竟其間意義，稍有疑難，檢閱古今名家方書，以廣聞見，或就有德高明之士，委曲請問，陶節菴

十勿重利當存仁義貧富雖殊藥施無二

①病家十要

一擇明醫，於病有裨，不可不慎，生死相隨。
二肯服藥，諸病可却，有等愚人，自家擔閣。
三宜早治，始則容易，履霜不謹，堅冰卽至。
四絕空房，自然無疾，倘若犯之，神醫無術。
五戒惱怒，必須省悟，怒則火起，難以救護。
六息妄想，須當靜養，念慮一除，精神自爽。
七節飲食，調理有則，過則傷神，太飽難克。
八慎起居，交際當社，稍若勞役，元氣愈虛。
九莫信邪，信之則差，異端誑誘，惑亂人家。
十勿惜費，惜之何謂！請問君家，命財孰貴？

②醫家病家通病

一南方人有患病者，每延醫至家診視後，止索一方，命人購藥於市，不論藥之真偽，有無炮製，輒用服之，不效，不責己之非，惟責醫之庸，明日遂易一醫，如是者數日，致使病證愈增，而醫人亦惑亂，莫知其所由，悞也。吁！此由病家之過歟？亦醫家之不明歟？

一北方人有患病者，每延醫至家，不論病之輕重，乃授一二金而索一方劑，刻時奏效，否則卽復他求，朝秦暮楚，殊不知人稟有虛實，病感有淺深。且夫感冒腠理之疾，一二劑可愈，至於內傷勞瘵之證，豈投一二劑可愈哉？此習俗

察改方，必無不愈。治病既愈，亦醫家分內事也。縱守清素，藉此治生，亦不可過取重索，但當聽其所酬，如病家亦貧，一毫不取，尤見其仁且廉也。蓋人不能報，天必報之，如是而立心，而術有不明不行者哉！

或問一言爲約，曰不欺而已矣。讀入門書而不從頭至尾，零星熟得一方一論，而便謂醫者欺也，熟讀而不思悟，融會貫通者，欺也；悟後而不早起，靜坐調息，以爲診視之地者，欺也；診脈而不以實告者，欺也；論方用藥，潦草而不精詳者，欺也；病愈後而希望貪求，不脫市井風味者，欺也。

蓋不患醫之無利，特患醫之不明耳。

屢用屢驗而心有所得，不纂集以補報天地公於人，人者亦欺也。欺則天良日以蔽塞，而醫道終失，不欺則良知日益發揚，而醫道愈昌，欺不欺之間，非人之所能與也。

龔廷賢萬病回春

○醫家十要

- 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濟衆，惠澤斯深。
- 二通儒道，儒醫世寶，道理貴明，羣書當考。
- 三精脈理，宜分表裏，指下旣明，沉疴可起。
- 四識病原，生死敢言，醫家至此，始稱專門。
- 五知氣運，以明歲序，補瀉溫涼，按時處治。
- 六明經絡，認病不錯，臟腑洞然，今之扁鵲。
- 七識藥性，立方應病，不辨溫涼，恐傷性命。

二戒：凡戚屬女及婦孺尼僧人等，必候侍者在傍，然後入房診視，倘無件不可自看，倘有不便之患，更宜稟謝，親視雖對內人不可談，此因閨闈故也。

三戒：不得出脫病家珠珀珍貴等送家合藥，以虛存假換，如果該用，令彼自製入之。倘服不效，自無疑謗，亦不得稱讚彼家物色之好，凡此等非君子也。

四戒：凡救世者，不可行樂登山攜酒遊玩，又不可非時離去家中。凡有抱病至者，必當親視，用意發藥，又要依經寫出藥帖，必不可杜撰藥方，受人駁問。

五戒：凡娼妓及私夥家請看，亦當正己視如良家子女，不可他意見戲，以取不正，視畢便回。貧窮者藥金可璧，看回只可與藥，不可再去，以希邪淫之報。

一要：先知儒理，然後方知醫理，或內或外，勤讀先古明醫確論之書，須旦夕手不釋卷，一一參明融化機變，印之在心，慧之於目，凡臨證時自無差謬矣。

二要：選買藥品，必遵雷公炮炙，藥有依方脩合者，又有因病隨時加減者，湯散宜近備，丸丹須預製，常藥愈久愈靈，線藥越陳越異，藥不吝珍，終久必濟。

三要：凡鄉井同道之士，不可生輕侮傲慢之心，切要謙和謹慎，年尊者恭敬之，有學者師事之，驕傲者遜讓之，不及者薦拔之，如此自無謗怨，信和爲貴也。

四要：治家與治病同，人之不惜元氣，斲喪太過，百病生焉，輕則支離身體，重則喪命，治家若不固根本而奢華，費用太過，輕則無積，重則貧窘。

五要：人之受命於天，不可負天之命，凡欲進取，當知彼心順否，體認天道順逆，凡順取，人緣相慶，逆取，子孫不吉，爲人何不輕利遠害，以防還報之業也。

之弊，悞於人者多矣，惟智者辨之！

一醫道，古稱仙道也，原爲活人，今世之醫，多不知此義，每於富者用心，貧者忽略，此固醫者之恆情，殆非仁術也。以余論之，醫乃生死所寄，責任匪輕，豈可因其貧富而我爲厚薄哉？告我同志者，當以太上好生之德爲心，慎勿論貧富均是活人，是亦陰功也。

一凡病家延醫，乃寄之以生死，理當敬重，慎勿輕藐，貧富不在論財，自盡其誠，稍褻之則非重命者耳。更有一等背義之徒，本得醫人之力，病愈思財，假言昨作何福，易某人藥，所爲吝財之計，不歸功于一人，吁！使不得其利，又不得其名，此輩之心，亦不仁之甚。

一常見今時之人，每求醫治，令患者臥于暗室帷帳之中，並不告以所患，止令切脈，至於婦人多不之見，豈能察其聲色，更以錦帕之類護其手，而醫者又不便褻於問，縱使問之亦不說，此非欲求愈病，將以難醫。殊不知古之神醫，尚且以望聞問切，四者缺一不可，况今之醫未必如古之神，安得以一切脈而洞知臟腑也？耶余書此奉告世之患者，延醫至家，警告所患，令醫者對證切脈，了然無疑，則用藥無不效矣。昔東坡云：『吾求愈疾而已，豈以困醫爲事哉？』

一吾道中有等無行之徒，專一誇己之長，形人之短，每至病家，不問疾疴，惟毀前醫之過以駭患者，設使前醫用藥盡是何復他求，蓋爲一時或有所偏，未能奏效，豈可概將前藥爲庸耶？夫醫乃仁道，况授受相傳，原係一體，同道雖有毫末之差，彼此亦當護庇，慎勿訾毀，斯不失忠厚之心也。戒之戒之！

陳實功外科正宗

李中梓醫宗必讀

○不失人情論

嘗讀內經至方盛衰論而殿之曰：「不失人情。」未嘗不瞿然起，喟然嘆軒岐之入人深也。夫不失人情，醫家所甚急，然戛戛乎難之矣。大約人情之類有三：一曰病人之情，二曰傍人之情，三曰醫人之情。

所謂病人之情者，五臟各有所偏，七情各有所勝，陽臟者宜涼，陰臟者宜熱，耐毒者緩劑無功，不耐毒者峻劑有害，此臟氣之不同也。動靜各有欣厭，飲食各有愛憎，性好吉者危言見非，意多憂者慰安云僞，未信者忠告難行，善疑者深言則忌，此好惡之不同也。富者多任性而禁戒勿遵，貴者多自尊而驕恣悖理，此交際之不同也。貧者衣食不周，况乎藥餌賤者焦勞不適，懷抱可知，此調治之不同也。有良言甫信，謬說更新，多岐亡羊，終成畫餅，此無主之爲害也。有最畏出奇，惟求穩當，車薪杯水，難免敗亡，此過慎之爲害也。有境緣不偶，營求未遂，深情牽掛，良藥難醫，此得失之爲害也。有性急者遭遲病，更醫而致雜投，有性緩者遭急病，滯滯而成難挽，此緩急之爲害也。有參朮沾唇懼補，心先痞塞，硝黃入口畏攻，神卽飄揚，此成心之爲害也。有諱疾不言，有隱情難告，甚而故隱病狀，試醫以脈，不知自古神聖，未有舍望聞問而獨憑一脈者。且如氣口脈盛則知傷食，至於何日受傷，所傷何物，豈能以脈知哉？此皆病人之情，不可不察者也。

所謂傍人之情者，或執有據之論，而病情未必相符，或與無本之言，而醫理何曾夢見，或操是非之柄，同我者是之，異己者非之，而真是真非莫辨，或執膚淺之見，頭痛者救頭，脚痛者救脚，而孰標孰本誰知？或尊貴執言難抗，或密戚偏見難回，又若薦醫動關生死，有意氣之私厚而薦者，有庸淺之偶效而薦者，有信其利口而薦者，有貪其酬報

六要：凡里中親友人情，除婚喪疾病慶賀外，其餘家務，至於饋送來往之禮，不可求奇好勝。凡殮只可一魚一菜，一則省費，二則惜祿，謂廣求不如儉用。

七要：貧窮之家，及遊食僧道衙門差役人等，凡來看病，不可要他藥錢，只當奉藥。再遇貧難者，當量力微贈，方爲仁術。不然有藥而無火食者，命亦難保也。

八要：凡有所蓄，隨其大小，便當置買產業以爲根本，不可收買玩器，及不緊物件，浪費錢財。又不可做銀會酒會，有妨生意，必當一例禁之，自絕謗怨。

九要：凡室中所用各樣物具，俱要精備齊整，不得臨時缺少。又古今前賢書籍，及近時明公新刊醫理詞說，必尋叅看以資學問，此誠爲醫家之本務也。

十要：凡奉官衙所請，必要速去，無得怠緩，要誠意恭敬，告明病源，開具方藥，病愈之後，不得圖求扁禮，亦不得言說民情，至生罪戾。閒不近公，自當守法。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

○醫工論

凡爲醫之道，必先正己，然後正物。正己者，謂能明理以盡術也。正物者，謂能用藥以對病也。如此然後事必濟而功必著矣。若不能正己，豈能正物？不能正物，豈能愈疾？今冠於篇首，以勸學者。

凡爲醫者，性存溫雅，志必謙恭，動須禮節，舉乃和柔，無自妄尊，不可矯飾。廣收方論，博通義理，明運氣，曉陰陽，善診切，精察視，辨真僞，分寒熱，審標本，識輕重，疾小不可言大，事易不可云難，貧富用心皆一，貴賤使藥無別，苟能如此，

於道幾希，反是者，爲生靈之巨寇。

方也。世皆疑方則有礙乎圓，小則有妨乎大，故表而出之。

繆希雍本草經疏

○祝醫五則

凡人疾病，皆由不惜衆生身命，竭用人財，好殺禽獸昆蟲，好筮楚下賤，甚則枉用毒刑，加諸無罪，種種業因，感此苦報，業作醫師，爲人司命，見諸苦惱，當興悲憫，詳檢方書，精求醫道，諦察深思，務期協中，常自思惟，樂不對病，病不對機，二旨或乖，則下咽不返，人命至重，冥報難逃，勿爲一時衣食，自貽莫懺之罪於千百劫，戒之哉！宜懼不宜喜也。

凡爲醫師，當先讀書，凡欲讀書，當先識字。字者，文之治也，不識字義，甯解文理，文理不通，動成窒礙，雖詩書滿目，於神不染，觸途成滯，何由省入，譬諸面牆，亦同木偶，望其拯生民之疾苦，顧不難哉？故昔稱太醫，今日儒醫，太醫者讀書窮理，本之身心，驗之事物，戰戰兢兢，求中於道，造次之際，罔敢或肆者也。外此則俗工耳，不可以言醫矣。

凡爲醫師，先當識藥，藥之所產，方隅不同，則精粗頓異，收采不時，則力用全乖。又或市肆飾僞，足以混真，苟非確認形質，精嘗氣味，鮮有不爲其誤者。譬諸將不知兵，立功何自？醫之於藥，亦猶是耳。旣識藥矣，宜習修事。雷公炮炙固爲大法，或有未盡，可以意通，必期躬親，勿圖苟且。譬諸飲食，烹調失度，尙不益人，反能增害，何況藥物關於軀命者，也可不慎諸！

凡作醫師，宜先虛懷，靈知空洞，本無一物，苟執我見，便與物對，我見堅固，勢必輕人，我是人非，與境角立，一靈空窳，動爲所塞，雖日親至人，終不獲益，白首故吾，良可悲已。執而不化，害加於人，清夜深思，宜生媿恥。况人之才識，自非

而薦者，甚至薰蕕不辨，妄肆品評，譽之則跖可爲舜，毀之則鳳可作鴞，致懷奇之士，拂衣而去，使深危之病，坐而待亡，此皆傍人之情，不可不察者也。

所謂醫人之情者，或巧語誑人，或甘言悅聽，或強辨相欺，或危言相恐，此便佞之流也。或結納親知，或修好僮僕，或營求卜薦，或不邀自赴，此阿諂之流也。有腹無藏墨，詭言神授，目不識丁，假託祕傳，此欺詐之流也。有望聞問切漫不關心，枳朴歸苓，到手便撮，妄謂人愚，我明，人生我熟，此孟浪之流也。有嫉妒性成，排擠爲事，陽若同心，陰爲浸潤，是非顛倒，朱紫混淆，此讒妒之流也。有貪得無知，輕忽人命，如病在危疑，良醫難必，極其詳慎，猶冀回春，若輩貪功妄輕投劑，至於敗壞，嫁謗自文，此貪倖之流也。有意見各持，異同不決，曲高者和寡，道高者謗多，一齊之傳，幾何衆楚之咻，易亂，此庸淺之流也。有素所相知，苟且圖功，有素不相識，偶延辨證，病家既不識醫，則條趙條錢，醫家莫肯任怨，則惟苓惟梗，或延醫衆多，互相觀望，或利害攸係，彼此避嫌，惟求免怨，誠然得矣，坐失機宜，誰之咎乎？此由知醫不真而任醫不專也。

凡若此者，孰非人情，而人情之詳，尙多難盡，聖人以不失人情爲戒，欲令學者思之慎之，勿爲陋習所中耳。雖然，必期不失，未免遷就，但遷就既礙於病情，不遷就又礙於人情，有必不可遷就之病情，而復有不得不遷就之人情，且奈之何哉！故曰：夏夏乎難之矣。

○行方智圓心小膽大論

孫思邈之祝醫者曰：「行欲方而智欲圓，心欲小而膽欲大。」嗟乎！醫之神良，盡乎此矣。宅心醇謹，舉動安和，言無輕吐，目無亂觀，忌心勿起，貪念罔生，毋忽貧賤，毋憚疲勞，檢醫典而精求，對疾苦而悲憫，如是者謂之行方。稟賦有厚薄，年歲有老少，身形有肥瘦，性情有緩急，境地有貴賤，風氣有柔強，天時有寒熱，晝夜有輕重，氣色有吉凶，聲音有高下，受病有久新，運氣有太過不及，知常知變，能神能明，如是者謂之智圓。望聞問切宜詳，補瀉寒熱須辨，嘗思

自散走此種情態，今時尤甚。是須好人及好名醫識病深淺，探蹟方書博覽古今，方可倚任，不爾大誤人事。

寓意草

○先議病後議藥

從上古以至今時，一代有一代之醫，雖神聖賢明，分量不同，然必不能舍規矩準繩以爲方圓平直也。故治病必先識病，識病然後講藥。藥者所以勝病者也。識病則千百藥中任舉一二種用之，且通神。不識病則岐多而用眩，凡藥皆可傷人，况於性最偏駁者乎。邇來習醫者衆，醫學愈荒，遂成一議藥不識病之世界，其天枉不可勝悼。或以爲殺運使然，不知天道豈好殺惡生耶？每見仕宦家診畢，卽令定方以示慎重，初不論病從何起，藥以何應，致醫師以模稜迎合之術，妄爲議論，迨藥之不效，諉於無藥，非無藥也，可以勝病之藥，以不識病情而未敢用議也。厄哉！靈樞素問難經甲乙無方之書，全不考究，而後來一切有方之書，奉爲靈寶，如朱丹溪一家之言，其脈因證治一書，先論脈次，因次證，後迺論治，其書反不行而心法一書，羣方錯雜，則共宗之。又本草止述藥性之功能，人不加嗜，及繆氏經疏，兼述藥性之過劣，則必懸之肘後。不知草木之性，亦取其偏以適人之用，其過劣不必言也。言之而棄置者衆矣。曷不將本草諸藥盡行刪抹，獨留無過之藥五七十種而用之乎？其於周禮令醫人採毒藥以供醫事之旨，及歷代帝王恐本草爲未備而博採增益之意，不大刺謬乎？欲破此惑，無如議病精詳，病經議明，則有是病卽有是藥，病千變藥亦千變，且勿論造化生心之妙，卽某病之以某藥爲良，某藥爲劫者，至是始有定名，若不論病，則藥之良毒善惡，何從定之哉？可見藥性所謂良毒善惡，與病體所謂良毒善惡不同也。而不知者，必欲執藥性爲去取，何其陋耶？故昌之議病，非得已也。昔人登壇指顧後效，不爽前言，聚米如山，先事已饒，碩畫醫雖小道，何獨不然？昌卽不能變

生知必假問學，問學之益，廣博難量，脫不虛懷，何由納受？不恥無學而恥下問，師心自聖，於道何益？苟非至愚，能不傲省乎？

醫師不患道術不精，而患取金不多，舍其本業，專事旁求，假寵貴人，冀其口脛，以希世重，縱得多金，無拔苦力，念當來世，豈不酬償？作是思惟，是苦非樂，故當勤求道術，以濟物命，縱有功效，任其自酬，勿責厚報，等心施治，勿輕貧賤，如此則德植厥躬，鬼神幽贊矣。

上來所祝五條，皆關切醫師，才品道術，利濟功過，仰願來學，俯從吾祝，則進乎道而不囿於技矣，詎非生人之至幸，斯道之大光也哉！

喻昌醫門法律

○治病

昌按春秋時左氏譚醫理甚悉，漢儒已不習醫，太史公作倉公等列傳，鮮所發明，况其他乎？其後如華元化傳，寢涉妖妄，醫脈之斷，實儒者先斷之也。有唐列方技無足怪矣。九靈山房集所論醫者，當博極羣書，求聖賢之意旨，明造化之會歸，其屬望顧不大歟！

醫之爲道，非精不能明其理，非博不能至其約，是故前人立教，必使之先讀儒書，明易理，素問雖本草脈經而不少略者何？蓋非四書無以通義理之精微，非易無以知陰陽之消長，非素問無以識病，非本草無以識藥，非脈經無從診候，而知寒熱虛實之證，聖賢示人，略舉其端而已。後學必須會羣書之長，參所見而施治之，然後爲可。

病有六大失，失於不審，失於不信，失於過時，失於不擇醫，失於不知病，失於不知藥。又史記云：「驕恣不倫於理，一不治；輕身重財，二不治；衣食不能適，三不治；陰陽并臧氣不定，四不治；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信巫不信醫，六不治。」

而均停既見之不明而又治之不勇病所以不能愈也而世但以不殺人爲賢豈知古之上醫不能無死是醫而歲終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是十失三四古人猶用之而淳于意之對孝文尚謂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易曰：『裕父之蠱往見吝。』奈何獨取夫裕蠱者以爲其人雖死而不出於我之爲。嗚呼！此張禹之所以亡漢，李林甫之所以亡唐也。

唐書許引宗言古之上醫惟是別脈，脈既精別然後識病。夫病之與藥有正相當者，惟須單用一味，直攻彼病，藥力既純，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別脈，莫識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藥味，譬之於獵，未知兔所，多發人馬，空地遮圍，冀有一人獲之，術亦疎矣。假令一藥，偶然當病，他味相制，氣勢不行，所以難差，諒由於此。後漢書華佗精於方藥，處劑不過數種。夫師之六五，任九二則吉，參以三四則凶。是故官多則亂，將多則敗，天下之事亦猶此矣。

俗，實欲借此榜樣，闡發病機，其能用不能用何計焉？

○議病式

某年某月某地某人，年紀若干，形之肥瘦長短若何？色之黑白枯潤若何？聲之清濁長短若何？人之形志苦樂若何？病始何日？初服何藥？次後再服何藥？某藥稍效，某藥不效。時下晝夜孰重？寒熱孰多？飲食喜惡多寡？二便滑澀有無？脈之三部九候，何候獨異？二十四脈中何脈獨見？何脈兼見？其證或內傷，或外感，或兼內外，或不內外，依經斷爲何病？其標本先後何在？汗吐下和寒瀉溫補何施？其藥宜用何方？十劑中何劑？五氣中何氣？五味中何味？以何湯名爲加減和合？其效驗定於何時？一一詳明，務令纖毫不爽，起衆信從，允爲醫門矜式，不必演文可也。

某年者，年上之干支，治病先明運氣也。某月者，治病必本四時也。某地者，辨高卑燥濕，五方異宜也。某齡某形某聲某氣者，用之合脈圖萬全也。形志苦樂者，驗七情勞逸也。始於何日者，察久近傳變也。歷問病證藥物驗否者，以之斟酌已見也。晝夜寒熱者，辨氣分血分也。飲食二便者，察腸胃乖和也。三部九候何候獨異者，推十二經脈受病之所也。二十四脈見何脈者，審陰陽表裏無差忒也。依經斷爲何病者，名正則言順，事成如律度也。標本先後何在者，識輕重次第也。汗吐下和寒溫補瀉何施者，求一定不差之法也。七方大小緩急奇耦複乃藥之制，不敢濫也。十劑宣通補泄輕重滑澀燥濕，乃藥之宜，不敢泛也。五氣中何氣，五味中何味者，用藥最上之法，寒熱溫涼平，合之酸辛甘苦鹹也。引湯名爲加減者，循古不自用也。刻效於何時者，逐段辨之不差，以病之新久五行定痊期也。若是則醫案之在人者，工拙自定，積之數十年，治千萬人而不爽也。

日知錄

○論醫

在死不治之間，其病日深而卒至於死。夫藥有君臣，人

醫部醫術名流列傳一

上古

僦貸季

按素問岐伯曰：色脈者，上帝之所貴也，先師之所傳也。上古使僦貸季理色脈而通神明，合之金木水火土，四時八風六合，不離其常，變化相移，以觀其妙，以知其要。欲知其要，則色脈是矣。色以應日，脈以應月，常求其要，則其要也。夫色之變化，以應四時之脈，此上帝之所貴以合於神明也。所以遠死而近生，生道以長，命曰聖王。

按路史神農命僦貸季理色脈，對察和齊摩踵，誦告以利天下而人得以繕其生。註：僦貸季，岐伯祖之師也。天師岐伯對黃帝云：『我於僦貸季理色脈已二世矣。』

按古今醫統：僦貸季，黃帝時人，岐伯師也。岐伯相為問答，著為內經云。

岐伯

按古三墳，皇曰：岐伯天師，爾司日月星辰，陰陽歷數，爾正爾考，無有差貸。疑作忒。先時者殺，不及時者殺，爾惟戒哉！按靈樞經，黃帝問於岐伯曰：『余子萬民，養百姓，而收其租稅，余哀其不給，而屬有疾病，余欲勿使被毒藥，無用砭。』

通神農著至教疑於二皇。帝曰：「善無失之。此皆陰陽表裏上下雌雄相輸應也。而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常久，以教衆庶，亦不疑殆。醫道論篇，可傳後世，可以爲寶。」雷公曰：「請受道諷誦用解。」帝曰：「汝受術誦書，若能覽觀雜學，及於比類，通合道理，子務明之，可以十全。卽不能知爲世所怨。」雷公曰：「臣請誦脈經上下篇，甚衆多矣，則無比類，猶未能以十全。又安足以明之？」黃帝曰：「嗚呼遠哉！閔閔乎若視深淵，若迎浮雲，視深淵尙可測，迎浮雲莫知其際。聖人之術，爲萬民式，論裁志意，必有法則，循經守數，按循醫事，爲萬民副，故事有五過四德，汝知之乎？」雷公避席再拜曰：「臣年幼小，蒙愚以惑，不聞五過與四德，比類形名，虛引其經，心無以對。」黃帝在明堂，雷公請曰：「臣受業傳之，行教以經論從容，形法陰陽，刺灸湯藥，所資行治，有賢不肖，未必能十全。若先言悲哀喜怒，燥濕寒暑，陰陽婦女，請問其所以然者，卑賤富貴，人之形體所從，羣下通使，臨事以適道術，謹聞命矣。請問有竅愚仆漏之問，不在經者，欲問其狀。」帝曰：「大矣。」

按靈樞經雷公問於黃帝曰：「細子得受業通於九鍼六十篇，且暮勤服之，近者編絕，久者簡垢，然尙諷誦弗置，未盡解於意矣。外揣言渾束爲一，未知所謂也。夫大則無外，小則無內，大小無極，高下無度，束之奈何？士之才力，或有厚薄，智慮褊淺，不能博大深奧，自強於學，若細子。細子恐其散於後世，絕於子孫，敢問約之奈何？」黃帝曰：「善乎哉！問也。此先師之所禁坐，私傳之也。割臂歃血之盟也。子若欲得之，何不齋乎？」雷公再拜而起曰：「請問命於是矣。」乃齋宿三日而請曰：「敢問今日正陽，細子願以受盟。」黃帝乃與俱入齋堂，割臂歃血。黃帝親祝曰：「今日正陽，歃血傳方，敢有背此言者，反受其殃。」雷公再拜曰：「細子受之。」黃帝乃左握其手，右授之書，曰：「慎之慎之。吾爲子言之。凡刺之理，經脈爲始，營其所行，知其度量，內刺五臟，外刺六腑，審察衛氣爲百病母，調其虛實，虛實乃止，寫其血絡，血盡不殆矣。」雷公曰：「此皆細子之所以通，未知其所約也。」黃帝曰：「夫約方者，猶約囊也。囊滿而弗約，則輸泄；方成弗約，則神與弗俱。」雷公曰：「願爲下材者，弗滿而約之。」黃帝曰：「未滿而知約之，以爲

石，欲以微鍼通其經脈，調其血氣，榮其逆順，出入之會，令可傳於後世，必明爲之法，令終而不滅，久而不絕，易用難忘，爲之經紀，異其章別，其表裏爲之終始，令各有形，先立鍼經，願聞其情。」岐伯答曰：「臣請推而次之，令有綱紀，始於一終於九焉。」

按皇甫謚甲乙經序黃帝咨訪岐伯伯高少俞之徒，內考五臟六腑，外綜經絡血氣色候，參之天地，驗之人物，本之性命，窮神極變而鍼道生焉。

按帝王世紀，岐伯黃帝臣也，帝使伯嘗味草木，典主醫病經方，本草素問之書咸出焉。

按通志三皇紀，帝察五運六氣，乃著岐伯之問，是爲內經。或言內經後人所作，而本於黃帝。

按外紀，帝以人之生也，負陰而抱陽，食味而被色，寒暑盪之於外，喜怒攻之於內，天昏凶札，君民代有，乃上窮下際，察五氣，立五運，洞性命，紀陰陽，咨於岐伯而作內經，復命俞跗岐伯雷公，察明堂，究息脈，巫彭桐君處方，餌而人得以盡年。釋義：五氣謂五行之氣，卽所謂濕涼寒燥溫也。五運謂甲己土乙庚金丙辛水丁壬木戊癸火也。

按路史黃帝極咨於岐雷而內經作，謹候其時，著之玉版，以藏靈蘭之室，演倉穀，推賊曹，命俞跗岐伯雷公，察明堂，究息脈，謹候其時，則可萬全。註道基經云：倉穀者，名之穀仙，行之不休，可長久。王莽篡位，種五梁禾於殿中，各順色置其方面云：此黃帝穀仙之術。黃帝元辰經云：血忌陰陽精氣之辰，天上中節之位，亦名天之賊曹，尤忌鍼灸。素問云：「謹候其時，氣乃與期，能合色脈，可以萬全矣。」帝使岐伯嘗味百藥，主典醫病，故家語云：「黃帝嘗味草木。」按內經序岐伯爲黃帝之臣，帝師之問醫，著爲素問靈樞，總爲內經十八卷，唐太僕王冰次註，爲醫之祖書。脈理病機治法鍼經運氣，靡不詳盡，真天生聖人以贊化育之書也。今行世。

伯高氏

按古今醫統，伯高氏，黃帝臣，未詳其姓，佐帝論脈經，窮究義理，附素問中。

馬師皇

按古今醫統，馬師皇，黃帝時醫也，善識馬形氣生死，治之即愈。有龍下向之，垂耳張口，師皇曰：「此龍有病，我能醫之。」乃鍼其脣及口中，以甘草湯飲之而愈。又數有龍出其陂，師造而治之。一旦爲龍負之而去，莫知所之。

鬼臾區

按王冰素問註，鬼臾區，十世祖，當神農之世，說太始天元玉冊，今按文有十二篇。

按古今醫統，鬼臾區，黃帝臣，未詳其姓，佐帝發明五行，詳論脈經，有問對難經，究盡義理，以爲經論，民到於今賴之。

苗父

按說苑，上古之爲醫者曰苗父，苗父之爲醫也，以管爲席，以芻爲狗，北面而祝，發十言耳，諸扶而來者，輿而來者，皆平復如故。按韓詩外傳，苗父作弟父。

按古今醫統，苗父，上古神醫，古祝由科，此其由也。

巫妨

工，不可以為天下師。」

按古今醫統雷公為黃帝臣，姓雷，名敷，善醫，有至教論藥性炮製二冊行世。

俞跗

按史記扁鵲傳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鑿石鑿引，案杭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臟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瀟浣腸胃，漱滌五臟，練精易形。

按說苑中古之為醫者曰俞柎，俞柎之為醫也，搦髓腦，束骨，莫，灸灼九竅，而定經絡，死人復為生人，故曰俞柎。按韓詩外傳，蹠跗之為醫也，搦木為腦，芷草為軀，吹竅定腦，死者復生。

少俞

按古今醫統，少俞，黃帝臣，俞跗弟也。醫術多與其兄同。

巫彭

按路史黃帝命巫彭桐君處方，盪餌瀟澣刺治，而人得以盡年。註胃瘡以下五十九刺，詳素問制瘡及黃帝中誥。

桐君

按陶宏景本草序，桐君有採藥錄，說其花葉形色，藥性四卷，論其佐使相須。

按古今醫統，少師桐君，為黃帝臣，識草木金石性味，定三品藥物，以為君臣佐使，撰藥性四卷，及採藥錄，紀其花葉

按左傳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於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膏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膏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爲殉。

按搜神記：昔晉侯有疾漸重，無能治者。晉與秦國親姻之故，聞秦有良醫，發使往請。秦王乃命緩速赴晉。醫緩將至晉國，晉君夜夢二鬼相謂曰：「秦使醫緩來，我等何逃？若往必當有殺，若去亦獲其死，二途何適？」一鬼答曰：「此事何憂乎？我等二人但居膏之上，膏之下，若我何？」一鬼又問：「何者爲膏，而免此難？」答曰：「心上爲膏，心下爲膏，此處針灸不能及，湯藥不能至。」二鬼相喜，各居其處。旬日醫至，察其容候，其脈良久，歎曰：「此病不可療也！其疾在膏，藥餌不可及，針灸不能至。」晉侯聞之，嗟曰：「此良醫也！今古罕有。」遂與百金，令還本國。晉侯不逾十日而薨矣。

醫和

按左傳：晉侯有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愒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

按千金方，中古有巫妨者，立小兒顛顛經，以占天壽，判疾病死生，世相傳授，始有小兒方焉。按巢氏巫妨作巫方。

陶唐氏

巫咸

按世本巫咸，堯帝時臣，以鴻術為堯之醫，能祝延人之福，愈人之病，祝樹樹枯，祝鳥鳥墜。

商

伊尹

按皇甫謐甲乙經，序伊尹亞聖之才，撰用神農本草以為湯液。

按通鑑伊尹佐湯伐桀，放太甲於桐宮，閔生民之疾苦，作湯液本草，明寒熱溫涼之性，酸苦辛甘鹹淡之味，輕清重濁，陰陽升降，走十二經絡表裏之宜。今醫言藥性，皆祖伊尹，著有湯液本草，今行世。

周

巫彭

按古今醫統，巫彭初作周醫官，謂人惟五般五藥養其病，五聲五色視其生，觀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五臟之動，遂

按古今醫統，范蠡春秋時，越王勾踐之臣，佐越王滅吳，遂退身遨遊五湖，有服餌之法，可以度世，并授孔安國等皆成地仙，數百歲，面如童顏，醫藥濟人不取利，所居處不二年致富，棄其所積，遷徙別居，逾年而富人咸稱為陶朱公。問聚財之法，惟曰：『種五穀，蓄五特而已。』

盧氏 矯氏 俞氏

按列子力命篇，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為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勿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其子弗曉，終謁三醫，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溫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饑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屏之。』俞氏曰：『女始則胎氣不足，乳湏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勿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脫遺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

長桑君

按史記扁鵲傳，扁鵲少時為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

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愒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感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是吾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按國語，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和視之，出曰：「疾不可爲也，是謂遠男而近女，惑以生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不生，天命不祐，若君不死，必失諸侯。」趙文子聞之曰：「武從二三子以佐君，爲諸侯盟主，於今八年矣，內無苛慝，諸侯不二，子胡曰良臣不生，天命不祐？」對曰：「自今之謂和聞之曰：『直不輔曲，明不規闇，搖木不生危，松柏不生埤，吾子不能諫惑，使至於生疾，又不自退而寵其政，八年之謂多矣，何以能久？』」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其次醫人，固醫官也。」文子曰：「子稱蠱何實生之？」對曰：「蠱之慝，穀之飛，實生之物，莫伏於蠱，莫嘉於穀，穀興蠱伏而章明者也。故食穀者，晝選男德，以象穀明，宵靜女德，以伏蠱慝，今君一之，是不饗穀而食蠱也，是不昭穀明而皿蠱也。夫文皿蟲爲蠱，吾是以云。」文子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過是晉之殃也。」是歲，趙文子卒，諸侯叛晉，十年，平公薨。

按通志列傳，或曰緩卽和也，音訛耳。

醫衞

按國語，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和視之，出曰：「疾不可爲也，是謂遠男而近女，惑以生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不生，天命不祐，若君不死，必失諸侯。」趙文子聞之曰：「武從二三子以佐君，爲諸侯盟主，於今八年矣，內無苛慝，諸侯不二，子胡曰良臣不生，天命不祐？」對曰：「自今之謂和聞之曰：『直不輔曲，明不規闇，搖木不生危，松柏不生埤，吾子不能諫惑，使至於生疾，又不自退而寵其政，八年之謂多矣，何以能久？』」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其次醫人，固醫官也。」文子曰：「子稱蠱何實生之？」對曰：「蠱之慝，穀之飛，實生之物，莫伏於蠱，莫嘉於穀，穀興蠱伏而章明者也。故食穀者，晝選男德，以象穀明，宵靜女德，以伏蠱慝，今君一之，是不饗穀而食蠱也，是不昭穀明而皿蠱也。夫文皿蟲爲蠱，吾是以云。」文子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過是晉之殃也。」是歲，趙文子卒，諸侯叛晉，十年，平公薨。

暴厥而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鑄石鑿引，案杭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臟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滌滄腸胃，漱滌五臟，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孩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嘆曰：『夫子之爲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郟視文，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脈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爲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瞋，舌撻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臆，魂精泄橫，流涕長濟，忽忽承眊，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蹶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繯，緣中經維絡，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脈下遂，陰脈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爲，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臟蹶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爲五方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爲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爲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

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特以診脈爲名耳。

扁鵲

按戰國策醫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聽，目不明。」君以告左右，扁鵲怒而投其石曰：「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

按史記本傳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爲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閒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特以診脈爲名耳。爲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當晉昭公時，諸大夫強而公族弱，趙簡子爲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穀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熊來，我又射之，中熊，熊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

不有之則先犬馬填溝壑矣。言未已，涕泣沾襟。扁鵲遂爲診之，先造軒光之竈，八成之湯，砥鍼礪石，取三陽五輸，子容搗藥，子明吹耳，陽儀反神，子越扶形，子游矯摩，太子遂得復生。天下聞之，皆曰：「扁鵲能生死人。」鵲辭曰：「子非能生死人也，特使夫當生者活耳。」夫死者猶不可藥而生也，悲夫亂君之治，不可藥而息也。詩曰：「多將熇熇，不可救藥。」甚之之辭也。

子陽

按古今醫統，子陽，扁鵲弟子，號太子死，扁鵲使子陽用厲鍼砭石，以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遂甦。

子豹

按古今醫統，子豹，扁鵲弟子，號太子疾死，鵲使子豹爲五分之熨，八減之劑，和養之以熨兩脅下，遂能起坐。

子容

子明 陽儀 子越 子游

按說苑，趙太子暴病而死，扁鵲爲診，先造軒光之竈，八成之湯，砥鍼礪石，取三陽五輸，子容搗藥，子明吹耳，陽儀反神，子越反形，子游矯摩，太子遂得復生。

按韓詩外傳，扁鵲過虢，侯世子暴病而死，扁鵲入砥鍼礪石，取三陽五輸，爲先軒之竈，八拭之湯，子容藥，子明灸陽，子游按摩，子儀反神，子越扶形，於是世子復生。

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使聖人預和微，能使良醫得早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治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卽爲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卽爲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卽爲小兒醫。隨俗爲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按列子湯問篇，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腑臟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爲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強，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胷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訟，求辨於扁鵲。扁鵲辨其所由，訟乃已。

按說苑扁鵲過趙，趙太子暴疾而死，鵲造宮門曰：「吾聞國中卒有壞土之事，得無有急乎？」中庶子之好方者，應之曰：「然王太子暴疾而死。」扁鵲曰：「入言鄭醫，秦越人能活太子。」中庶子難之曰：「吾聞上古之爲醫者曰苗父，苗父之爲醫也，以管爲席，以芻爲狗，北面而祝發十言耳，諸扶而來者，輿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能如此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爲醫者曰俞柎，俞柎之爲醫也，搦腦髓束肱莫，炊灼九竅而定經絡，死人復爲生人，故曰俞柎，子之方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子之方如此，譬若以管窺天，以錐刺地，

則曰：「此是神丹，創者不列夫，各一柄，謬傳。」後米肆二村大女翁，一遇翁曰：「可聖，遇人間注百如疾病。如欲上來，書此符懸之竿杪，吾當迎汝。」乃以一符及仙方一首賜教，義奄忽如寐，已在地上也。

秦

安期生

按列仙傳，安期生，瑯邪人，嘗賣藥東海，海濱人皆言千歲。秦始皇東遊，請見，與居凡三日，夜賜金璧萬數，出阜鄉亭，皆置而去，乃留書與玉鳥一雙為報，曰：「後千歲求我於蓬萊山下。」始皇遣使入海求仙藥，未至蓬萊山，風阻而還。

按高士傳，安期生受學河上，丈人老而不仕，時人謂之千歲公。及秦敗，安期生與其友蒯通交往，項羽欲封之，卒不肯受。

崔文子

按列仙傳，崔文子，泰山人，世好黃老，自言三百歲賣藥都市，後作黃散赤丸，民間疫氣死者萬計，凡經文子與散，飲之即活。後至蜀中賣藥，蜀人望之如神仙云。

漢

公孫光

楊中倩

鳳綱

按神仙傳，鳳綱者，戰國時漁陽人，常採百草，花水漬之，瓮盛泥封，自正月始迄九月末，又取瓮埋之百日，煎九火，卒死者以藥納口中皆立活。綱常服此藥，至數百歲不老，後入地肺山中仙去。

文摯

按呂氏春秋齊閔王疾，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診王疾，謂太子曰：「非怒則王疾不可治，怒王則文摯死。」太子曰：「苟已王疾，臣與母以死爭之，願先生勿患也。」文摯曰：「諾。」與太子期而往，不當者三，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解履登牀，履王衣問疾。王怒不與言，文摯因出，陋辭以重怒王。王吐而起，遂乃疾已。王不悅，果以鼎生烹文摯。太子與母合爭之不得。夫忠於平世易，忠於濁世難也。

按古今醫統文摯戰國時宋之良臣，洞明醫道，兼能異術，龍叔子有疾，文摯令背明而立，從後視之曰：「吾見子之心，方寸之地虛矣。」治之遂愈。

沈羲

按神仙傳，沈羲者，吳郡人，學道於蜀中，能消災治病，救濟百姓，功德感天，天神識之。一日，羲與妻賈共載，逢白鹿車，青龍車，白虎車各一乘，從者皆數十騎，朱衣伏劍問羲曰：「君是沈羲否？」羲愕然，騎人曰：「君有功於民心，不忘道，自少小以來，履行無過，壽命不長，年壽將盡，黃老今遣仙官來迎侍，郎薄延之，乘白鹿車是也。度世君司馬生乘青龍車是也，迎使者徐福乘白虎車是也。一須臾，三仙以白玉簡青玉介丹玉字授羲，遂載羲昇天。道間人皆見斯

緹繫傷父之言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意家居詔召問所爲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爲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對曰「自意少時言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一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卽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卽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土下經五色診奇咳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卽驗之有驗然尙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卽嘗已爲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卽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也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癰腫後八日嘔膿死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成卽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切其脈得肝氣肝氣濁而靜此內關之病也脈法曰「一脈長而弦不得代四時者其病主在於肝和卽經主病也代則絡脈有過經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裏其代絕而脈貴者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其後五日而癰腫八日嘔膿死者切其脈時少陽初代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人則去絡脈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故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至界而癰腫盡泄而死熱上則熏陽明爛流絡流絡動則脈結發脈結發則爛解故絡交熱氣已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脈告曰「一氣鬲病病使人煩懣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少憂數忤食飲」臣意卽爲之作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卽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診其脈心氣也濁躁而經也此絡陽病也脈法曰「一脈來數病去難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熱一脈

按史記淳于意傳，菑川唐里公孫光善爲古傳方，意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意悉受書之，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爲愛公所，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毋以教人。」意曰：「得見事侍公前，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居有間，公孫光閒處，意深論方見言百世爲之精也。光喜曰：「公必爲國工，吾有所善者皆疏，同產處臨菑，善爲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中時嘗欲受其方，楊中倩不肯曰：『若非其人，』胥與公往，見之當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慶子男殷來獻馬，因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殷善。光又屬意於殷曰：「意好數，公必謹遇之。」其人聖儒，卽爲書以意屬陽慶，以故知慶，意事慶謹，以故愛意。

陽慶

按史記淳于意傳，意喜醫，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意卽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意卽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慶家富善醫，不肯爲人治病，以故不聞。慶告意曰：「慎毋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也。」慶子男殷意與善。

淳于意

按史記本傳，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

內則三十日死。一後二十餘日。洩血死。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潘滿如病者。臣意切其脈深。小弱。其卒然合。合也是脾氣也。右脈口氣至緊小。見瘕氣也。以次相乘。故三十日死。三陰俱搏者。如法。不俱搏者。決在急期。一搏一代者。近也。故其三陰搏。洩血如前止。陽虛侯相趙章病。召臣意。衆醫皆以爲寒中。臣意診其脈曰。一迴風。一迴風者。飲食下噎。而輒出不留。法曰。一五日死。一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脈來滑。是內風氣也。飲食下噎。而輒出不留者。法五日死。皆爲前分界法。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一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一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脈曰。一風。厥胃滿。一卽爲藥酒盡。三石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病者。臣意切其脈。時風氣也。心脈濁病。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陰氣入。陰氣入。張則寒氣上。而熱氣下。故胃滿。汗出伏地者。切其脈氣陰。陰氣者。病必入中。出及澆水也。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衆醫皆以爲風入中。病主在肺。刺其足少陽脈。臣意診其脈曰。一病氣疝客於膀胱。難於前後。洩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脈大而實。其來難。是蹶陰之動也。脈來難者。疝氣之客於膀胱也。腹之所以腫者。言蹶陰之絡結小腹也。蹶陰有過。則脈結動。動則腹腫。臣意卽灸其足蹶陰之脈。左右各一所。卽不遺溺。而洩清。小腹痛止。卽更爲火齊湯。以飲之。三日而疝氣散。卽愈。故濟北王阿母自言足熱而漣。臣意告曰。一熱蹶也。一則刺其足心。各三所。案之無出血。病旋已。病得之飲酒大醉。濟北王召意。診脈諸女子侍者。至女子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長曰。一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死。一臣意言王曰。一才人女子豎。何能。一王曰。一是好爲方。多技能。一爲所是。案法新往年市之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一王曰。一得毋有病乎。一臣意對曰。一豎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視之。其顏色不變。以爲不然。不賣諸侯所。一至春。豎奉劍從王之廁。王去。豎後。王令人召之。卽仆於廁。嘔血死。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而色澤。脈不衰。此亦關內之病也。齊中大夫病齩齒。臣意灸其左太陽脈。卽爲苦參湯。日嗽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得之風。及臥。開口食而不嗽。菑川三美人懷子。

盛者爲重陽，重陽者湯心主，故煩慙食不下，則絡脈有過，絡脈有過則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也。齊郎中令循病，衆醫皆以爲厥，人中所刺之，臣意診之曰：「湧疝也，令人不得前後洩。」循曰：「不得前後洩三日矣。」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得前洩，再飲大洩，三飲而疾愈，病得之內。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脈時，左口氣急脈無五臟氣，右口脈大而數，數者中下熱而湧，左爲下，右爲上，皆無五臟應，故曰湧疝。中熱故溺赤也。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告曰：「熱病氣也，然暑汗脈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已則熱。」信曰：「唯然。往冬時爲王使於楚，至莒縣陽周水，而莒橋梁頗壞，信則擊車轅，未欲渡也，馬驚即墮，信身入水中，幾死，吏即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間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即爲之液湯，火齊逐熱，一飲汁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即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知信之病者，切其脈時，并陰脈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陰，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間濁在太陰，脈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此知之。失治一時，即轉爲寒熱。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脈曰：「風痺客脬，難於大小洩，溺赤。」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後洩，再飲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汗出，滲滲者去衣而汗晞也。所以知齊王太后病者，臣意診其脈，切其太陰之口，濕然風氣也。脈法曰：「沈之而大堅，浮之而大緊者，病主在腎，腎切之而相反也。脈大而躁大者，膀胱氣也。躁者中有熱而溺赤。」齊章武里曹山醫病，跗意診其脈曰：「肺消痺也。」加以寒熱，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養，此不當醫治。法曰：「後三日而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日死。」即如期死。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內。所以知山跗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肺氣熱也。脈法曰：「不平不鼓形弊，此五藏高之遠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平而代，不平者血不居其處，代者時參擊並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脈絕，故死不治。所以加寒熱者，言其人尸奪，尸奪者形弊，形弊者不當關灸鏡石及飲毒藥也。臣意未往診時，齊太醫先診山跗病，灸其足少陽脈口，而飲之半夏丸，病者即泄注，腹中虛，又灸其少陰脈，是壞肝剛絕深，如是重損病者氣，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日而當狂者，肝一絡

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脈，告曰：「當病迴風迴風之狀，飲食不噍，輒後之病得之飽食而疾走。」淳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即走去，驅疾至舍，即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爲火齊米汁飲之，七八日而當愈。」一時醫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謂左右關都尉曰：「一意以淳于司馬病爲何？」曰：「以爲迴風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馬病法，當後九日死。一即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問之，盡如意診，臣即爲三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診其脈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曰：「肺傷不治，當後十日丁亥溲血死。」一即後十一日溲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墮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脈，得肺陰氣，其來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墮馬者，切之得番陰脈，番陰脈入虛裏，乘肺脈，肺脈散者，固色變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師言曰：「一病者安穀，即過期，不安穀則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肺，故過期。所以溲血者，診脈法曰：病喜養陰處者順死，喜養陽處者逆死。其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齊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一不肖有病，幸診遂也。」一臣意即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爲藥，精悍，公服之不得數溲，亟勿服，色將發癰。」遂曰：「扁鵲治陰石以治陰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即爲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即爲陽石，剛齊治之。」一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脈，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及鑊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而宛氣愈深。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內者，不可以剛藥，剛藥入則動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流行爲重，困於命，忿發爲疽。」一意告之後，百餘日果爲疽，發乳上，入缺盆死。此謂論之大體也，必有經記，拙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齊王故爲陽虛候時，病甚，衆醫皆以爲蹶，臣意診脈以爲痹，根在右脅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意即以火齊粥，且飲六日，氣下，即令更服九藥，出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內，診之時不能識其經解，大識其病所在。臣意常診安陽武都。

而不乳，來召臣意，臣意往，飲以葺藶藥一撮，以酒飲之，旋乳。臣意復診其脈而脈躁，躁者有餘病，即飲以消石，一齊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閨門外，望其色有病氣，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爲脈，學臣意，所臣意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鬲塞不通，不能食飲，法至夏泄血死。」宦者平即往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時入宮，君之舍人奴盡食閨門外，平與倉公立，即示平曰：「病如是者死。」相即召舍人奴而謂之曰：「公奴有病不？」舍人曰：「奴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病，至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臟，傷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然黃，察之如死青之茲，衆醫不知以爲大蠱，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病者胃氣黃，黃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者，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一內關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順，愈順者人尙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灸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菑川王病召臣意診脈曰：「蹶上爲重，頭痛身熱，使人煩懣。」臣意即以寒水拊其頭，刺足陽明脈左右各三所，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臥，診如前，所以蹶，頭熱至肩。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未上食，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要脅痛，不可俛仰，又不得小溲，不亟治病，即入濡腎，及其未舍五藏，急治之，病方今客腎濡，此所謂腎痹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脊痛。一往四五日，天雨，黃氏諸倩見建家，京下方石，即弄之，建亦欲效之，效之不能起，即復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臣意即爲柔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背痛寒熱，衆醫皆以爲寒熱也，臣意診脈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即竄以藥，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韓女之病者，診其脈時，切之腎脈也，膏而不屬，膏而不屬者，其來難堅，故曰月事不下。肝脈弦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臨菑汜里女子薄吾病甚，衆醫皆以爲寒熱篤，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脈曰：「

一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一對曰一臣意不聞師慶爲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女請才事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一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於古傳方臣意卽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臣意悉受書之臣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一吾方盡矣不爲愛公所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毋以教人一臣意曰一得見事侍公前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一居有閒公孫光閒處臣意深論方見言百世爲之精也師光喜曰一公必爲國工吾有所善者皆疏同產處臨菑善爲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中時嘗欲受其方楊中倩不肯曰一若非其人也一胥與公往見之當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一時者未往會慶子男殷來獻馬因師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殷善光又屬意於殷曰一意好數公必謹遇之一其人聖儒卽爲書以意屬陽慶以故知慶臣意事慶謹以故愛意也問臣意曰一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方不何縣里人一對曰一臨菑人宋邑邑學臣意教以五診歲餘濟北王遣太醫高期王禹學臣意教以經脈高下及奇絡結當論俞所居及氣當上下出入邪正逆順以宜鑿石定砭灸處歲餘菑川王時遣太倉馬長馮信學方臣意教以案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高永侯家杜信喜脈來學臣意教以上下經脈五診二歲餘臨菑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上下經脈奇咳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爲齊王侍醫一問臣意一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一臣意對曰一意治病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順者乃治之心不精脈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一

按瑯嬛記倉公夢遊蓬萊山見宮室崔嵬金碧璀璨光輝射目忽一童子以杯水進倉公飲畢五內寒徹仰首見殿榜曰『上池仙館』始知所飲乃上池水也由是神於診脈。

秦信

聖成開方，開方自言以爲不病，臣意謂之病，苦香風，三歲四支不能自用，使人瘡，瘡卽死，今聞其四支不能用，瘡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大風氣，所以知成開方病者，診之，其脈法奇咳言曰：「藏氣相反者死，一切之得腎反肺，法曰：一三歲死也。」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臣意診脈曰：「牡疝，一牡疝在臍下，上連肺，病得之內，臣意謂之慎毋爲勞力事，爲勞力事則必嘔血死。處後蹶踟，要蹶寒汗出多，卽嘔血。臣意復診之曰：「當旦日日夕死。」卽死，病得之內。所以知項處病者，切其脈得番陽，番陽入虛裏處，旦日死。一番一絡者，牡疝也。臣意曰：「他所診期死生，及所治已病衆多，久頗忘之，不能盡識，不敢以對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不死，何也？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爲之脈法，以起度量，立規矩，縣權衡，案繩墨，調陰陽，別人之脈各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病以異之。有數者皆異之，無數者同之。然脈法不可勝驗，診疾人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意所診者，皆有診籍，所以別之者，臣意所受師方適成，師死以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所得者，合脈法，以故至今知之。」問臣意曰：「所期病決死生，或不應期，何故？」對曰：「此皆飲食喜怒不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針灸，以故不中期死也。」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藥用所宜，諸侯王大臣有嘗問意者，不及文王病時，不求意診治，何故？」對曰：「趙王膠西王濟南王吳王，皆使人來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時，臣意家貧，欲爲人治病，誠恐吏以除拘臣意也，故移名數，左右不脩家生，出行游國中，問善爲方數，事之久矣，見事數師，悉受其要事，盡其方書，意及解論之，身居陽虛侯國，因事侯，侯入朝，臣意從之，長安以故得診安陵項處等病也。」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對曰：「不見文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意心論之，以爲非病也，以爲肥而蓄精，身體不得搖，骨肉不相任，故喘，不當醫治。脈法曰：「年二十脈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年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臥，年六十已上氣當大董。」文王年未滿二十，方脈氣之趨也，而徐之，不應天道四時，後開醫灸之，卽篤，此論病之過也。臣意論之，以爲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所能復之也，以故死。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擇晏日，車步

蘇耽

按列仙傳，蘇耽，桂陽人也，漢文帝時得道，人稱蘇仙。公早喪所怙，鄉里以仁孝著聞。宅在郡城東北，距縣治百餘里。公與母共食，母曰：「無鮮。」公卽輟筯起身取錢而去，須臾以鮮至。母曰：「何所得來？」公曰：「縣市。」母曰：「去縣道往返百餘里，頃刻而至，汝欺我也。」公曰：「買鮮時，見舅氏約明日至。」次日舅果至。一日，雲間儀衛降宅，公語母曰：「某受命仙籙，當違色養。」母曰：「我何存活？」公以兩盤留母，需飲食，扣小盤，需錢帛，扣大盤，所需皆立至。又語母曰：「明年天下疾疫，庭中井水橘樹，患疫者與井水一升，橘葉一枚，飲之立愈。」後果然，求水葉者遠至千里，應手而愈。

劉安

按漢書本傳，淮南王安爲人好書鼓琴，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每宴見談說方技賦頌，昏暮然後罷。

按古今醫統，淮南子劉安資性天成，窮格事物之極，博覽羣書，善醫藥，謂神農嘗百草，日遇七十毒，王安道謂：「淮南子多寓言，夫豈不信？」

王遂

按古今醫統，王遂，不知何郡人，習經方，工於治療，學業精博，爲齊王侍御醫。

按古今醫統，秦信，不知何郡人，少敏，有量，好經方本草，及黃帝扁鵲之書，爲當代良醫令。

宋邑

按古今醫統，宋邑，臨淄人，至性愛人，酷尚醫術，就齊太倉公淳于意學五診脈論之術，爲當世良醫。

高期

王禹

按太平御覽，高期，王禹，仕濟北王爲太醫，王遣就倉公淳于意學經脈高下及奇絡結當論俞所居，及氣當上下出入邪正逆順，以宜鑱石，定砭灸之法。歲餘，亦頗通之。

按古今醫統，高期，王禹，仕濟北王，太醫令，王以期禹術未精，令就淳于意學經脈及奇絡結俞穴所在，定鑱石刺灸之法。歲餘盡通，以此知名。

馮信

按太平御覽，馮信，臨淄人，爲淄川王，太倉馬長，好醫，淄川王令就淳于意學方，意教以案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劑湯法，信受之，擅名漢世。

杜信

按太平御覽，杜信，高永侯家丞，自知身病，乃專治學醫。倉公甚憐之，教以上下經脈五診之法。

唐安

按太平御覽，廣漢人郭玉，見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涪水，因號涪翁，乞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鍼石輒應，時而見效，乃著鍼經診脈法，傳於代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高亦隱跡不仕，玉少師事高，學方診六徵之技，陰陽不測之術。

樓護

按漢書本傳樓護字君卿齊人父世醫也護少隨父爲醫長安出入貴戚家護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長者咸愛重之共謂曰「以君卿之材何不宜學乎」由是辭其父學經傳以薦爲廣漢太守。

元俗

按古今醫統元俗河間人餌巴豆賣藥都市河間王病瘵服元俗藥下蛇數十餘頭而愈王見元俗於日中無影以女配之元俗夜逃去隱於常山下。

李少君

按神仙傳李少君與議郎董仲舒相親見仲舒宿有痼疾體枯氣少少君乃與以成藥二劑并有用戊己之草后土胎黃良獸沉肪先義之根百草華釀亥月上旬合煎銅鼎中童男沐浴潔淨調其湯火合成如雞子三劑齒落更生服盡五劑命不復傾。

安丘望之

按高士傳安丘望之者京兆長陵人也少治老子經恬靜不求進宦號曰安丘丈人成帝聞欲見之望之辭不肯見上以其道德深重常宗師焉望之不以見敬爲高愈日損退爲巫醫於民間著老子章句故老氏有安丘之學扶風歐況王汲等皆師事之從受老子終身不仕道家宗焉。

醫部醫術名流列傳二

後漢

郭玉 程高

按後漢書方術傳郭玉者廣漢雒人也。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涪水因號涪翁乞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鍼石輒應時而效乃著鍼經診脈法傳於世。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高亦隱蹟不仕。玉少師事高學方診六微之技陰陽不測之術和帝時爲太醫丞多有效應帝奇之仍試令嬖臣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診一手問所疾苦。玉曰「左陰右陽脈有男女狀若異人臣疑其故。」帝歎息稱善。玉仁愛不矜雖貧賤廝養必盡其心力而醫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鍼卽差。召玉詰問其狀對曰「醫之爲言意也腠理至微隨氣用巧鍼石之間毫芒卽乖神存於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懼以承之其爲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彊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鍼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爲不愈也。」帝善其對年老卒官。

李助

圖書集成醫部全錄 卷五百四 醫術名流列傳一

杜度

按古今醫統，杜度不知何郡人，仲景弟子，識見宏敏，器宇冲深，淡於矯矜，向於救濟，得仲景禁方，名著當時。

衛沈

按古今醫統，衛沈，仲景弟子，好醫術，有才識，疏撰四逆三部厥經婦人胎藏經小兒顛頤經行世，名著當時。

李常在

按神仙傳，李常在者，蜀郡人也，少治道術，百姓累世奉事，計其年已四五百歲而不老，常如五十許人，治病困者三日，微者一日愈，人世世見之如故，故號曰常在。

葛越

按神仙傳，黃盧子，姓葛，名越，甚能治病，千里寄姓名與治之皆愈，不必見病人身也。善氣禁之道，年二百八十歲，一旦與親故別，乘龍而去，遂不復還。

王遙

按神仙傳，王遙者，字伯遼，鄱陽人也，頗能治病，病無不愈者，亦不祭祀，不用符水針藥，其行治病但以八尺布帔，敷

按梓潼士女志李助字翁君涪人也通名方校醫術作經方頌說名齊郭玉

韓康

按後漢書本傳韓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也常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焉何用藥爲」乃遯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乃備元纁之禮以安車聘之康因道逃遯以壽終

張伯祖

按古今醫統張伯祖南陽人性志沈簡篤好方書精明脈證療病十全當時所重張仲景從而師之

張仲景

按何顯別傳同郡張仲景總角造顯謂曰「君用思精而韻不高後將爲名醫」卒如其言顯先識獨覺言無虛發仲景之方術今傳於世

按皇甫謐甲乙經序漢有張仲景奇方異治施世者多不能盡記其本末見侍中王仲宣時年二十餘謂曰「君有病四十當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令服五石湯可免」仲宣嫌其言忤受湯勿服居三日見仲宣謂曰「服湯否」仲宣曰「已服」仲景曰「色候固非服湯之診君何輕命也」仲宣猶不言後二十年果眉落後一百八十七日而死終如其言仲景論廣伊尹爲數十卷用之多驗

以爲仙沛相陳玘舉孝廉太尉黃瑋辟玘皆不赴玘方才藥局不造藥種心語多不傳玘多不造藥局玘去發結於內鍼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剝破腹背抽割聚積若在腸胃則斷截瀟洗除去痰穢既而縫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佗嘗行道見有病咽塞者因語之曰「向來道隅有賣餅人萍蘆甚酸可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卽如佗言立吐一蛇乃懸於車而候佗時佗小兒戲於門中逆見自相謂曰「客車邊有物必是逢我翁也」及客進顧視壁北懸蛇以十數乃知其奇又有一郡守篤病久佗以爲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功無何棄去又留書罵之太守果大怒令人追殺佗不及因瞋恚吐黑血數升而愈又有疾者詣佗求療佗曰「君病根深應當剖破腹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相殺也」病者不堪其苦必欲除之佗遂下療應時愈十年竟死廣陵太守陳登忽患胷中煩懣面赤不食佗脈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欲成內疽腥物所爲也」卽作湯二升再服須臾吐出三升許蟲頭赤而動半身猶是生魚膾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三期當發遇良醫可救」登至期疾動時佗不在遂死曹操聞而召佗常在左右操積苦頭風眩佗鍼隨手而差有李將軍者妻病呼佗視脈佗曰「傷身而胎不去」將軍言「問實傷身胎已去矣」佗曰「案脈胎未去也」將軍以爲不然妻稍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佗曰「脈理如前是兩胎先生者去血多故後兒不得出也胎既已死血脈不復歸必燥著母脊」乃爲下鍼并令進湯婦因欲產而不通佗曰「死胎枯燥勢不自生」使人探之果得死胎人形可識但其色已黑佗之絕技皆此類也爲人性惡難得意且恥以醫見業又去家思歸乃就操求還取方因託妾疾數期不反操累書呼之又勅郡縣發遣佗恃能厭事猶不肯至操大怒使人廉之知妻詐疾乃收付獄訊考驗首服苟噉請曰「佗方術實工人命所懸宜加全宥」操不從竟殺之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敢受佗亦不彊索火燒之初軍吏李成苦效晝夜不寐佗以爲腸癰與散兩錢服之卽吐二升膿血自此漸愈乃戒之曰「後十八歲當疾發動若不得此藥不可差也」復分散與之後五六歲有里人如成先病請藥甚急成慙

坐於地，不飲不食，須臾病愈，便起去。其有邪魅作禍者，遙畫地作獄，因招呼之，皆見其形入在獄中，或狐狸鼯蛇之類，乃斬而燔燒之，病者即愈。

沈建

按神仙傳，沈建，丹陽人也，父爲長史，建獨好道，不肯仕宦，學導引服食之術，還年却老之法。又能治病，病無輕重，治之即愈。奉事之者數百家，如此三百餘年後，不知所之。

壺翁費長房

按後漢書本傳，費長房者，汝南人也，曾爲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惟長房於樓上觀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神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惟見玉堂嚴麗，旨酒甘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後長房欲求道，隨從入山，翁撫之曰：『子可教也。』遂能醫療衆病，鞭笞百鬼，乃驅使社公，後失其符爲衆鬼所殺。

按神仙傳，壺公者，不知其姓名也，今世所有召軍符召鬼神治病玉府符，凡二十餘卷，皆出自公，故總名壺公符。時費長房見公從遠方來，入市賣藥，人莫之識，賣藥口不二價，治病皆愈。每語人曰：『服此藥必吐某物，某日當愈。』言無不效。常懸一空壺於屋上，日入跳入壺中。長房知非常人，乃日掃公座前地，及供饌物，公受不辭。積久，長房不少懈，亦不敢有求。公知長房篤信，謂之曰：『暮更來。』長房如其言，公爲傳封符一卷，付之曰：『帶此可主諸鬼神常稱使者，可以治病消災。』長房乃行符收鬼，治病無不愈者。

期初佗曰：「此近新漢國事，治可延歲月。」佗久還家，思歸，因曰：「當待家書，乃得暫還耳。」到家，嘗以妻病，窮乞期不反。太祖累書呼，又勅郡縣發遣，佗特能厭食，事猶不上道。太祖大怒，使人往檢，若妻信病，賜小豆四十斛，寬假限日，若其虛詐，便收送之。於是傳付許獄，考驗首服。荀彧謂曰：「佗術實工人，命所縣宜宥之。」太祖曰：「不憂天下當無此鼠輩邪？」遂考究佗。佗死後，太祖頭風未除。太祖曰：「佗能愈些，小人養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殺此子，終當不爲吾斷此根原耳。」及後，愛子倉舒病困，太祖歎曰：「吾悔殺華佗，令此兒殤死也。」

按佗別傳，人有見山陽太守廣陵劉景宗說，數見華佗，見其療病平脈之候，其驗若神。琅邪劉勳爲河內太守，有女年幾二十，左脚膝裏上有瘡，癢而不痛，瘡發數十日愈，愈已復發，如此七八年，迎佗使視。佗曰：「易療之。」當得稻糠色犬一頭，好馬三匹，以繩繫犬頸，使走馬牽犬，馬極輒易，計馬走犬三十餘里，犬不能行，復令步人拖曳，計向五十餘里，乃以藥飲女，女即安臥，不知人，因取犬斷腹，近後腳之前，所斷之處，向瘡口，令去三二寸，停之。須臾，有若蛇者，從瘡中出，便以鐵錐貫蛇頭，蛇在皮中搖動良久，須臾不動，牽出長三尺許，純是蛇，但有眼處而無瞳子，又逆鱗耳。以膏散著瘡中，七日愈。又有人苦頭眩，頭不得舉，目不得視，積年，佗使悉解衣倒懸，令頭去地一二寸，濡布拭身體，令周匝，候視諸脈盡出五色。佗令弟子數人，以鉞刀決脈五色血盡，視赤血出，乃下，以膏摩被覆，汗出周匝，吹以葶藶犬血散，立愈。又有婦人長病經年，世謂寒熱注病者也，冬十一月，中佗令坐石槽中，且用寒水汲灌，云當滿百始七八灌，戰欲死，灌者懼欲止。佗令滿數，至將八十灌，熱氣乃蒸出，鬢鬢高二三尺，滿百灌，佗乃燃火溫牀，厚覆良久，汗洽出，著粉汗糝便愈。又有人病腹中半切痛，十餘日，中鬚眉墮落。佗曰：「是脾半腐，可剝腹養療也。」佗便飲藥令臥，破腹視脾半腐壞，刮去惡肉，以膏傅創，飲之藥，百日平復也。又有人病脚臂不能行，佗切脈，便使解衣，點背數十處，相去一寸或五寸，從邪不相當，言灸此各七壯，灸創愈，即行也。後灸愈，灸處夾脊一寸上下行，端直均調，如引繩也。吳普從佗學，微得其方，魏明帝呼之，使爲禽戲。普以年老手足不能相及，粗以其法語諸醫，普今年將九十，

而與之，乃故往譙，更從佗求，適值見收，意不忍言。後十八年，成病發，無藥而死。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療，多所全濟。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銷，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戶樞，終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爲導引之事，熊經鴟顧，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我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兼利蹠足，以當導引，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阿善鍼術，凡醫咸言背及胷臟之間，不可妄鍼，鍼之不可過四分，而阿鍼背入一二寸，巨闕胷臟乃五六寸，而病皆瘳。阿從佗求方，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漆葉青黏散、漆葉屑一斗，青黏十四兩，以走爲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臟，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而有青黏，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間。漢世異術之士甚衆，雖云不經，而亦有不可誣，故簡其美者，列於傳末。冷壽光、唐虞魯、女生三人者，皆與華佗同時。壽光年可百五六十歲，行容成公御婦人法，常屈頸鵝息，鬚髮盡白，而色理如三四十時死於江陵。唐虞道亦眉張步家居里落，若與相及，死於鄉里，不其縣。魯女生數說顯宗時事，甚明了，議者疑其時人也。董卓亂後，莫知所在。

按三國志本傳，鹽漬嚴昕與數人共候，佗適至，佗謂昕曰：「君身中佳否？」昕曰：「自如常。」佗曰：「君有急疾見於面，莫多飲酒。」坐畢，歸行數里，昕卒頭眩墮，車人扶將還，載歸家中宿死。故督郵頓子獻得病已差，詣佗視脈，曰：「尙虛未得復，勿爲勞事，御內即死。」臨死當吐舌數寸。其妻聞其病除，從百餘里來省之，止宿交接，中間三日發病一如佗言。督郵徐毅得病，佗往省之，毅謂佗曰：「昨使醫曹吏劉租鍼胃管訖，便苦欬嗽，欲臥不安。」佗曰：「刺不得胃管，誤中肝也。食當日減，五日不救。」遂如佗言。東陽陳叔山小男二歲得疾，下利常先啼，日以羸困，問佗，佗曰：「其母懷軀，陽氣內養，乳中虛冷，兒得母寒，故令不時愈。」佗與四物女宛丸，十日即除。彭城夫人夜之廁，蠶蟄其手，呻呼無賴，佗令溫湯近熱，漬手其中，卒可得寐，但旁人數爲易湯，湯令煖之，其旦即愈。軍吏梅平得病，除名還。

當極怒嘔血，即能去疾，不爾無生矣。子宜盡言，使君之依我而活之。其子曰：「未幾，病愈，作詩云：『父從來所爲乖誤者，盡示佗，佗留書責罵之。父大怒，發吏捕佗，佗不至，遂嘔黑血升餘，其疾乃平。又有女子極美麗，過時不嫁，以右膝常患一瘡，膿水不絕，華佗過其父，問之，佗曰：『使人乘馬牽一栗色狗走三十里，歸而熱截右足，注瘡上。』俄有一赤蛇從瘡出，而入犬足中，其疾遂平。」

按：志怪。後漢末，有得心腹痼病，晝夜切痛，臨終，勸其子曰：「我氣絕後，可剖視之。」其子不忍違言，剖之，得一銅鎗，容數合許。後華佗聞其病而解之，因出巾箱中藥，以投鎗，鎗卽成酒焉。

按：襄陽府志。華佗洞曉醫方，年百餘歲，貌有壯容，關羽鎮襄陽，與曹仁相拒，中流矢，矢鏃入骨，佗爲之刮骨去毒，後爲曹操所殺。

李當之

按：古今醫統。李當之，華佗弟子，少通醫經，得佗之傳，尤爲精工。

吳普

按：後漢書。華佗傳。廣陵吳普從佗學，依準佗療，多所全濟。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消，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戶樞，終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爲導引之事，熊經鴟顧，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兼利蹏足，以當導引，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

按：佗別傳。吳普從佗學，微得其方，魏明帝呼之，使爲禽戲。普以年老，手足不能相及，粗以其法語諸醫。普年將九十，

耳不聾，目不冥，牙齒完堅，飲食無損。青黏者一名地節，一名黃芝，主理五臟，益精氣，本出於迷入山者，見仙人服之，以告佗。佗以爲佳，語阿，阿又祕之。近者人見阿之壽，而氣力強盛，怪之，遂責所服食。因醉亂誤道之法一施，人多服者，皆有大驗。本字書無黏字，相傳音女廉反，然今人無識此者，甚可恨惜。

按魏志故甘陵相夫人有身六月，腹痛不安。佗視脈曰：「胎已死。」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左則男，在右則女。人云在左，於是爲湯下之，果下男形，卽愈。縣吏尹世苦四肢煩，口中乾，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佗曰：「試作熱食，得汗卽愈，不汗後三日死。」卽作熱食，而汗不出。佗曰：「臟氣已絕於內，當啼泣而絕。」果如佗言。府吏倪尋李延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佗曰：「尋當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異，佗曰：「尋外實，延內實，故療之宜殊。」卽各與藥，明旦並起。按鄧處中藏經序，華先生諱佗字元化，性好恬淡，喜味方書，多遊名山幽洞，往往有所遇。一日因酒息於公宜山古洞前，忽聞人論療病之法。先生訝其異，潛逼洞竊聽。須臾有人云：「華生在邇，術可付焉。」復有一人曰：「此生性貪，不憚生靈，安得付也。」先生不覺愈駭，躍入洞，見二老人，衣木皮，頂草冠。先生躬趨左右而拜曰：「適聞賢者論方術，遂乃忘歸。况濟人之道，素所好爲，所恨者未遇一法可以施驗，徒自不足耳。願賢者少察愚誠，乞與開悟終身不負恩。」首坐先生云：「術亦不惜，恐異日與子爲累。若無高下，無貧富，無貴賤，不務財賄，不憚勞苦，矜老恤幼爲急，然後可脫子禍。」先生再拜謝曰：「賢聖之語，一一不敢忘，俱能從之。」二老笑指東洞云：「石牀上有書一函，子自取之，速出吾居，勿示俗流，宜祕密之。」先生時得書，回首已不見老人。先生懼怯，離洞，忽然不見，雲奔雨瀉，石洞摧塌。旣覽其方，論多奇怪，從茲施試無不神效。先生未六旬，果爲魏所戮。老人之言，預有斯驗。余迺先生外孫也，因弔先生寢室，夢先生引余坐，語中藏經眞活人法也。子可取之，勿傳非人。余覺驚怖不定，遂討先生舊物，獲石函一具，開之得書一帙，迺中藏經也。子性拙於用，復授次子思，因以志其實。甲寅秋九月序。

按皇甫謐甲乙經序，漢有華佗，奇方異治，施世者多不能盡記其本末。若知直祭酒劉季琰病發於畏惡，治之而瘥，

董奉

按三國志，士燮傳，注燮嘗病死已三日，仙人董奉以丸藥與服，以水含之，捧其頤搖消之，食頃，卽開目動手，顏色漸復，半日能起坐，四日復能語，遂復常。奉字君異，候官人也。

按神仙傳，董奉者，字君異，候官人也。吳先主時，有少年爲奉本縣長，見奉年四十餘，不知其道，能官去。後五十餘年，復爲他職，行經候官，諸故吏人皆老而奉顏貌一如往日，問言：「君得道邪？吾昔見君如此，吾今已皓首而君轉少，何也？」奉曰：「偶然耳。」又士燮爲交州刺史，得毒病死，死已三日，奉時在彼，乃往與藥三丸，內在口中，以水灌之，使人捧舉其頭，搖而消之。須臾，手足似動，顏色漸還，半日乃能起坐，後四日乃能語，云：「死時奄忽如夢，見有十數烏衣人來收燮上車去，入大赤門，徑以付獄，獄各一戶，戶纔容一人，以燮內一戶中，乃以土從外封塞之，不復見外光，恍忽聞戶外人言云：太乙遣使來召士燮，又聞除其戶，土良久引出，見有車馬赤蓋三人共坐車上，一人持節呼燮上車，將還至門而覺。燮遂活。」因起謝曰：「某蒙大恩，何以報效？」乃爲奉起樓於庭中，奉不食他物，唯啖脯棗飲少酒。燮一日三度設之，奉每來飲食，或如飛鳥騰空來坐，食了飛去，人每不覺，如是一年餘，辭燮去。燮涕泣留之不住。燮問：「欲何所之？莫要大船否？」奉曰：「不用船，唯要一棺器耳。」燮卽爲具之。至明日日中時，奉死，燮以其棺殯埋之。七日後，有人從容昌來奉，見囑云：「爲謝燮加自愛理。」燮聞之，乃起殯，發棺視之，唯存一帛，一面畫作人形，一面丹書作符。後還豫章，廬山下居，有一人中有痼疾垂死，載以詣奉，叩頭求哀之。奉使病人坐一房中，以五重布巾蓋之，使勿動。病者云：「初聞一物來舐身，痛不可忍，無處不唾，量此舌廣一尺許，氣息如伴，不知何物也。」良久物去，奉乃使往池中，以水浴之，遣去，告云：「不久當愈，勿當風。」十數日，病者身赤無皮，甚痛，得水浴痛卽止。

耳不聾，目不冥，牙齒完堅，飲食無損。

樊阿

按後漢書華佗傳，彭城樊阿從佗學，善鍼術，凡醫咸言背及胃臟之間不可妄鍼，鍼之不可過四分，而阿鍼背入一二寸，巨闕胃臟乃五六寸，而病皆瘳。阿從佗求方，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漆葉青黏散，漆葉屑一斗，青黏十四兩，以是爲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臟，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而有青黏，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間。

魏

句驪客

按酉陽雜俎，魏時有句驪客，善用鍼，取寸髮斬爲十餘段，以鍼貫取之，言髮中虛也。其妙如此。

封君達

按神仙傳，封君達年百餘歲，往來鄉里，視之年三十許人，常騎青牛行，聞有疾病死者，識與不識，遇便以藥治之，應手皆愈，不以姓字語人，能乘青牛，故號青牛道士。

按古今醫統，封君達隴西人，號青牛道士，服黃連五十餘年，又入烏鼠山服汞，百歲如童，常騎青牛，有病治死者，藥之卽活，以術授魏武，入陣不傷，後入丘山仙去云。

按玉匱經序，呂博少以醫術知名，善診脈論疾，多所著述。吳赤烏二年，爲太醫令，撰玉匱針經及註八十一難經，大行於代。

按櫻甯集，呂廣，吳太醫令，著難經註解。

葛仙公

鄭隱 鮑元

按晉書，葛洪傳，洪從祖元，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煉丹祕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以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元，元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洪傳元業，兼綜練醫術。

晉

王叔和

按皇甫謐甲乙經序，漢張仲景論廣伊尹湯液爲數十卷，用之多驗。近代太醫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選論甚精，指事施用。按七略藝文志，黃帝內經十八卷，今有鍼經九卷，素問九卷，二九十八卷，卽內經也。亦有所亡先其論遐遠，然稱述多而切事少，有不編次。此按倉公傳，其學皆出於素問論病微九卷，是原本經脈，其義深奧，不易覺也。又有明堂孔穴鍼灸治要，皆黃帝岐伯選事也。

按高湛養生論，王叔和性沉靜，好著述，考覈遺文，採摭羣論，撰成脈經十卷，編次張仲景方論，編爲三十六卷，大行於世。

二十日皮生卽愈，身如凝脂。後忽大旱，縣令丁士彥議曰：「聞董君有道，當能致雨。」乃自齋酒脯見奉，陳大旱之意，奉曰：「雨易得耳。」因視屋曰：「貧道屋皆見天，恐雨至何堪？」令解其意，曰：「先生但致雨，當爲立架好屋。」明日，士彥自將人吏百餘輩，運竹木起屋立成，方聚土作泥擬數里取水，奉曰：「不須爾，暮當大雨。」乃止。至暮卽大雨，高下皆平，方民大悅。奉居山不種田，日爲人治病，亦不取錢。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得十萬餘株，鬱然成林。乃使山中百禽羣獸遊戲其下，卒不生草，常如芸治也。後杏子大熟於林中，作一草倉，示時人曰：「欲買杏者，不須報奉，但將穀一器置倉中，卽自往取一器杏去。」常有人置穀來少而取杏去多者，林中羣虎出吼逐之，大怖，急挈杏走路傍，傾覆，至家量杏，一如穀多少。或有人偷杏者，虎逐之，到家嚙至死，家人知其偷杏，乃送還奉，叩頭謝過，乃却使活。奉每年貨杏得穀，旋以賑救貧乏，供給行旅，不逮者歲三萬餘人。解縣令有女爲精邪所魅，醫療不效，乃投奉治之，若得女愈，當以待巾櫛奉。然之，卽召得一白鬮，長數丈，陸行詣病者門，奉使侍者斬之，女病卽愈。奉遂納女爲妻。久無兒息，奉每出行，妻不能獨住，乃乞一女養之，年十餘歲，奉一日聳身入雲中去，妻與女猶存其宅，賣杏取給，有欺之者，虎還逐之。奉在人間三百餘年，乃去，顏狀如三十時人也。

按南康府志，董奉字君異，候官人，有道術，隱廬山爲人治病，不受謝，惟令種杏一株，數年成林，杏熟易穀，以濟貧民。永嘉中仙去，今廬山杏林，乃其遺蹟。

負局先生

按列仙傳，負局先生者，莫知姓名，負磨鏡局，循吳中磨鏡，遇人輒問得無有疾苦乎？有卽出紫丸赤丸與之，病無不差。如此數年後，吳有大疫，先生家至戶到，與藥，活數萬人。後上吳山絕頂，與人語曰：「吾還蓬萊山，爲汝曹下神水愈病。」旣去，一日崖頭有水色白，從石間流下，病者服之，果驗。

與服。須臾腹中雷鳴疏轉大利數行，遂愈。今八毒赤丸是也。

程據

按古今醫統，程據，不知何郡人，志性沉毅，雅有度量，少以醫術知名，為太醫令。

張華

按古今醫統，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學業優博，辭藻溫麗，精於經方，本草診論，工奇理療，多效。

裴頠

按晉書裴頠傳，頠，字逸民，宏雅有遠識，博學稽古，兼明醫術。荀勗之修律度也，檢得古尺，短世所用四分有餘，頠上言宜改諸度量，若未能悉革，可先改太醫權衡，此若差違，遂失神農岐伯之正藥物輕重，分兩乖互，所可傷天，為害尤深。古壽考而今短折者，未必不由此也。卒不能用。

按古今醫統，裴頠，河東人，多學術，善醫經診處，通明方藥，精富於時，名臣碩學，咸敬服之。官至尚書僕射。

支法存

按千金方序，支法存，嶺表僧人，少以聰慧入道，長以醫術擅名。自永嘉南渡，晉朝士夫，不習水土，所患皆軟脚之疾，染者無不斃踏，惟法存能拯濟之，天下知名。

按甘伯宗名醫傳，晉王叔和，高平人，爲太醫令，性度沉靜，通經史，窮研方脈，精意診切，洞識修養之道，撰脈經十卷，脈訣四卷，脈賦一卷，仲景作傷寒論，錯簡，迨叔和撰次成序，得成全書。

皇甫謐

按晉書本傳，皇甫謐，字士安，幼名靜，安定朝那人，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沉靜寡欲，始有高尙之志，以著述爲務，自號元晏先生，著禮樂聖真之論。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究賓主之論以解難者，名曰釋勸。曰：「若黃帝創制於九經，岐伯剖腹以蠲腸，扁鵲造號而屍起，文摯徇命於齊王，醫和顯術於秦，晉倉公發祕於漢，皇華佗存精於獨識，仲景垂妙於定方，徒恨生不逢乎若人，故乞命訴乎明王。」武帝頻下詔，敦逼不已，並不應。太康三年卒，時年六十八，所著詩賦誄頌論難甚多。又撰帝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列女等傳，元晏春秋，並重於世。按謐自序甲乙經，近代王叔和按黃帝內經十八卷，今鍼經九卷，素問九卷，其義深奧。又有明堂孔穴鍼灸治要三部同歸，文多重複，錯互非一。甘露中吾病風加苦，醫百日方治，要皆淺近，乃撰三部，使事類相從，刪其浮辭，去其重複，論其精要，至爲十二卷。易曰：「觀其所聚而天地之情事見矣。」况物理乎。事類相從，聚之義也。夫受先人之體，有八尺之軀，而不知醫事，此所謂遊魂耳。若不精通於醫道，雖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塗地，無以濟之。此固聖賢所以精思極論，盡其理也。由此言之，焉可忽乎。其本論其文有理，雖不切於近事，不甚刪也。若必精要，俟某閒暇，當撰覈以爲教經云爾。

按古今醫統，皇甫謐得風痺疾，因而學醫，集覽經方，手不釋卷，遂盡其妙。所著甲乙經及鍼經行世。

李子豫

按古今醫統，范汪，字元平，潁陽人，少孤，依外家新野庾氏，廬於園中，布衣蔬食，燃薪寫書，寫畢，誦讀亦遍，遂博通百家之言。性仁愛，善醫術，嘗以診恤爲事，凡有疾，不以貴賤皆治之。所活十愈八九。撰方書百餘卷。

宮泰

按古今醫統，宮泰，不知何郡人，好醫術，有一藝長於己者，必千里求之。善診諸病，療上氣尤奇。異製三物散方，治喘咳氣逆最效，世所貴云。

劉德

按古今醫統，劉德，彭城人，少以醫方自達，長以才術知名，切治衆疾，隨手而愈。官至太醫院校尉。

史脫

按古今醫統，史脫，不知何郡人，氣性沉毅，志行敦簡，善診候，明消息，多辨論，治痘證爲最高。官拜太醫院校尉。

鄞邵

按古今醫統，鄞邵，不知何郡人，性聰明有才術，本草經方，誦覽無不通究，裁方治療，有出衆見。制五石散、礬石散等方，晉朝士大夫無不敬服。

阮侃

按古今醫統，阮侃，字德如，陳留尉氏人，以秀才爲郎，博學方技，無不通會，於本草經方治療之法，尤所耽，尙官至河內太守。

張苗

按古今醫統，張苗，不知何郡人，雅好醫術，善消息診脈，爲時所重。陳廩丘得疾，連服藥，特發汗不出，或曰汗不出者，死，苗教以燒地加桃葉於上，蒸之，卽得大汗而愈。

于法開

按紹興府志，于法開，好仙釋，從避支遁居剡，更學醫，醫術明解，嘗旅行，暮投主人，其家妻臨產而兒積日不墮，法開曰：「此易治耳。」殺一肥羊，食十餘樹而鍼之，須臾兒下，羊膈裏兒出。

蔡謨

按古今醫統，蔡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也。以儒道自達，吏治知名，有道風，性尙醫學，常覽本草方書，手不釋卷，授揚州刺史。

殷浩

按古今醫統許遜字敬之爲旌陽縣令時郡民患疫十死八九敬之以神方拯濟符呪所及皆登時愈至於沉痾亦無不愈者傳聞於他郡有疾者連路而求療日以千計敬之於是標竹於郭外十里之江置符於中令飲皆愈老稚羸憊之不能至者汲水歸以飲之皆獲痊愈積功成道白日飛昇

宋

徐熙

按南史張邵傳東海徐熙濮陽太守好黃老隱於秦望山有道士過求飲留一瓠瓢與之曰「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開之乃扁鵲鏡經一卷因精心學之遂名震海內

蘇家

按千金方中古巫妨小兒顛顛經小兒方逮於晉宋江左推諸蘇家傳習有驗流於人間

徐秋夫

按南史張邵傳徐熙生子秋夫彌工其術仕至射陽令嘗夜有鬼呻聲甚悽愴秋夫問何須答言「姓某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爲鬼痛猶難忍請療之」秋夫曰「云何厝法」鬼請爲蜀人按孔穴鍼之秋夫如言爲灸四處又鍼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謝恩忽然不見當世服其通靈

殷仲堪

按晉書本傳，殷仲堪，陳郡人也，父師驃騎諮議參軍晉陵太守沙陽男。仲堪能清言善屬文，每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間強。」其談理與韓伯康齊名，士咸愛慕之。父病積年，仲堪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執藥揮淚，遂眇一目，居喪哀毀，以孝聞服闋。孝武帝召爲太子中庶子，甚相親愛。仲堪父嘗患耳聰，聞牀下蟻動，謂之牛鬪，帝素聞之，而不知其人，至是從容問仲堪曰：「患此者爲誰？」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維谷。」帝有愧焉，授仲堪都督荆益甯三州軍事，振威將軍荊州刺史，假節鎮江陵。後爲桓元兵所逼，令自殺。仲堪少奉天師道，又精心事神，不吝財賄，而怠行仁義，嗇於周急，及元來攻，猶勤請禱，然善取人情，病者自爲診脈分藥，而用計倚伏，頗密，少於鑒略，以至於敗。

葛洪

按晉書本傳，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元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煉丹祕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以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元，元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洪傳元業，兼綜練醫術。凡所著撰，皆精覈是非，而才章富贍。洪見天下已亂，禮辟皆不赴，以年老欲煉丹以祈遐壽，聞交阯出丹，求爲句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爲榮，以有丹耳。」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乃止羅浮山煉丹，著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

按古今醫統，葛洪，字稚川，丹陽人，自號抱朴子，廣覽羣書，諸子百家之言，下至雜文誦記萬卷。好神仙導引之法，煉丹以期遐年。所著有神仙傳、史集、五經、諸史、百家之言，金匱方、肘後方、百卷、年八十餘，人言屍解仙去。

秦承祖

按古今醫統，秦承祖，不知何郡人，性耿介而精於方藥，不分貴賤，咸治療之如一。

劉涓子

按古今醫統，劉涓子，不知何郡人，晉末於丹陽郊外射獵，忽有物高二丈許，因射而中之，走如電激，聲如風雨，夜不敢追。明日，率弟子數十人尋其蹤跡。至山下，見一小兒云：「主人昨夜爲劉涓子所射，取水以洗瘡。」因問小兒主人爲誰，答曰：「是黃老鬼。」乃窺小兒還，將至，聞搗藥聲，遙見三人，一人臥，一人閱書，一人搗藥，即齊聲呼突而前。三人並走，止遺一帙癰疽方，並一白藥，涓子得之，從宋武帝北征，有被金瘡者，以藥塗之，隨手而愈。論者謂聖人作事，天必助之，天以此方授武帝也。演爲十卷，號曰鬼遺方云。

南齊

褚澄

按南齊書，褚淵傳，淵弟澄，字彥道，初，湛之尚始安公主，薨，納側室郭氏，生淵，後尚吳郡公主，生澄。淵事主孝謹，主愛之。湛之亡，主表淵爲嫡，澄尚宋文帝女廬江公主，拜駙馬都尉，歷官清顯。善醫術，建元中爲吳郡太守。豫章王感疾，太祖召澄爲治，立愈。尋遷左民尚書。淵薨，澄以錢萬一千，就招提寺贖太祖所賜淵白貂坐褥，壞作裘及纓，又贖淵介幘犀帶及淵常所乘黃牛。永明元年，爲御史中丞，袁象所奏，免官禁錮，見原遷侍中領右軍將軍，以勤謹見知其

按江南通志，徐秋夫，工醫善鍼，鹽城人，為射陽令，夜聞鬼聲呻吟甚苦，叱問之曰：「身是斛律斯，雖死，患腰痛，聞君善醫，求拯拔。」徐曰：「汝鬼也，術何從施？」曰：「以草束形，呼我名治之。」如其言，下二鍼，里人夜聞鬼來謝云：「疾已愈。」時謂其術能通神。

徐道度 徐叔靈

按南史，張邵傳，徐秋夫，生道度，叔嚮，皆能精其業。道度有脚疾不能行，宋文帝令乘小輿入殿，為諸皇子療疾，無不絕驗。位蘭陵太守。宋文帝云：「天下有五絕而皆出錢唐。」謂杜道翰、彈棊、范悅、詩褚欣、遠模、書褚引、圍棊、徐道度、療疾也。

羊欣

按宋書本傳，羊欣，字敬元，素好黃老，嘗自書章有病不服藥，飲符水而已。兼善醫術，撰藥方十卷。按古今醫統，羊昕，字敬元，好文藝，敦方藥，蒞事詳審，治疾尤精，能以拯濟奇功，累遷中散大夫，義興太守。

薛伯宗

按南史，張邵傳，時薛伯宗善徙癰疽，公孫泰患背，伯宗為氣封之，徙置齋前柳樹上，明旦癰消，樹邊便起一瘤如拳大，稍稍長二十餘日，瘤大膿爛，出黃赤汁斗餘，樹為之痿損。

僧深

按南史，張邵傳，時薛伯宗善徙癰疽，公孫泰患背，伯宗為氣封之，徙置齋前柳樹上，明旦癰消，樹邊便起一瘤如拳大，稍稍長二十餘日，瘤大膿爛，出黃赤汁斗餘，樹為之痿損。

按南齊書褚淵傳時東陽徐嗣妙醫術有一僮父冷病積年重茵累褥牀下設爐火猶不差嗣爲作治盛冬月令僮父裸身坐石上以百瓶水從頭自灌初與數十瓶寒戰垂死其子弟相守垂泣嗣令滿數得七八十瓶後舉體出氣如雲蒸嗣令徹牀去被明日立能起行云此大熱病也又春月出南籬門戲聞簷屋中有呻吟聲嗣曰「此病甚重更二日不治必死」乃往視一姥稱舉體痛而處處有黧黑無數嗣還煮升餘湯送令服之姥服竟痛愈甚跳投牀者無數須臾所黧處皆拔出長寸許乃以膏塗諸瘡口三日而復云此名釘疽也事驗甚多過於澄矣

按南史張邵傳徐嗣伯字叔紹有孝行善清言位正員郎諸府佐彌爲臨川王映所重時直閣將軍房伯玉服五石散十許劑無益更患冷夏日常複衣嗣伯爲診之曰「卿伏熱應須以水發之非冬月不可」至十一月冰雪大盛令二人夾捉伯玉解衣坐石取冷水從頭澆之盡二十斛伯玉口噤氣絕家人啼哭請止嗣伯遣人執杖防閣敢有諫者搗之又盡水百斛伯玉始能動而見背上彭彭有氣俄而起坐曰「熱不可忍」乞冷飲嗣伯以水與之一飲一升病都差自爾恆發熱冬月猶單禪衫體更肥壯常有嫗人患滯冷積年不差嗣伯爲診之曰「此尸注也當取死人枕煮服之乃愈」於是往古冢中取枕枕已一邊腐缺服之卽差後秣陵人張景年十五腹脹面黃衆醫不能療以問嗣伯嗣伯曰「此石蛭耳極難療當死人枕煮服之」依語煮枕以湯投之得大利并蛭蟲頭堅如石五升病卽差後沈僧翼患眼痛又多見鬼物以問嗣伯嗣伯曰「邪氣入肝可覓死人枕煮服之竟可埋枕於故處」如其言又愈王晏問之曰「三病不同而皆用死人枕而俱差何也」答曰「尸注者鬼氣伏而未起故令人沈滯得死人枕投之魂氣飛越不得附體故尸注可差石蛭者久蛭也醫療旣僻蛭中轉堅世間藥不能遣所以須鬼物驅之然後可散故令煮死人枕也夫邪氣入肝故使眼痛而見魍魎須邪物以鉤之故用死人枕也氣因枕去故令埋於冢間也」又春月出南籬間戲聞簷屋中有呻聲嗣伯曰「此病甚重更二日不療必死」乃往視見一老姥稱

年卒。澄女爲東昏皇后，永元元年，追贈金紫光祿大夫。

按南史本傳，褚澄爲吳郡太守，百姓李道念以公事到，澄見謂曰：「汝有重疾。」答曰：「舊有冷疾，至今五年，衆醫不差。」澄爲診脈，謂曰：「汝病非冷非熱，當是食白瀉，雞子過多所致。」令取蘇一升，煮服之，始一服，乃吐得一物，如升涎，裹之動，開看是雞，雞羽翅爪距具足，能行走。」澄曰：「此未盡。」更服所餘藥，又吐得如向者，雞十三頭而病都差，當時稱妙。

按河南通志，褚澄，陽翟人，所著醫論十篇，世稱褚氏遺書。

按古今醫統，褚氏遺書，謂女人脈反男子，以心肺候兩尺，此其妄謬，疑後人托名以欺人，學者審之！

徐文伯

按南史張邵傳，徐道度生文伯，叔嚮生嗣伯，文伯亦精其業，兼有學行，倜儻不屈意於公卿，不以醫自業。融謂文伯嗣伯曰：「昔王微嵇叔夜並學而不能殷仲堪之徒，故所不論得之者，由神明洞徹，然後可至，故非吾徒所及。且褚侍中澄當貴，亦能救人疾，卿此更成不達。」答曰：「惟達者知此可崇，不達者多以爲深累，旣鄙之，何能不恥之！」文伯爲效，與嗣伯相埒。宋孝武路太后病，衆醫不識，文伯診之曰：「此石博小腸耳。」乃爲水劑，消石湯，病卽愈。除鄱陽王常侍，遺以千金，旬日恩意隆重。宋明帝宮人患腰痛，牽心，每至輒氣欲絕，衆醫以爲肉癥，文伯曰：「此髮癥，以一油投之，卽吐得物如髮，稍引之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挂門上，適盡一髮而已，病都差。」宋後廢帝出樂遊苑門，逢一婦人有娠，帝亦善診之曰：「此腹是女也。」問文伯曰：「腹有兩子，一男一女，男左邊青黑，形小子女。」帝性急，便欲使剖，文伯惻然曰：「若刀斧忍其變異，請針之立落。」便瀉足太陰，補手陽明，胎便應針而落，兩兒相續出，如其言。

許道幼

按隋書許智藏傳智藏祖道幼嘗以母疾遂覽醫方因而究極世號名醫戒其諸子曰「爲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由是世相傳授仕梁官至散騎員外侍郎。

體痛而處處有黥黑無數。嗣伯還煮斗餘湯，送令服之，服訖，痛勢愈甚，跳投牀者無數，須臾，所黥處皆拔出釘長寸許，以膏塗諸瘡口，三日而復，云此名釘疽也。

徐雄

按南史張邵傳，徐文伯，子雄，亦傳家業，尤工診察，位奉朝請，能清言，多爲貴遊所善。事母孝謹，母終，毀瘠幾至自滅。俄而兄亡，扶杖臨喪，撫膺一慟，遂以哀卒。

顧歡

按吳均齊春秋，顧歡，字元平，吳都人也。隱於會稽山陰白石村。歡宿性仁愛，素有道風。其濟人也，或以禳厭而多全護，有病者造之，歡問君家有書乎？答曰：「惟有孝經三篇。」歡曰：「取置病人枕邊，恭敬之，當自瘥。」如言果愈。後問其故，歡曰：「善禳禍，正勝邪故爾。」

脚腫醫

按齊諧錄，有范光祿者，得病兩脚並腫，不能飲食，忽有一人不自通名，徑入齋中，坐於光祿之側。光祿謂曰：「先不識君，那得見詣？」答云：「佛使我來理君病也。」光祿遂發衣示之，因以刀針腫上，倏忽之間，頓針兩脚及膀胱百餘下，出黃膿水三升許而去。至明日，並無針傷而患漸愈。

徐玉

按齊諧錄，有徐玉者，有小兒方三歲，故今之學者，頗得傳授。然徐氏位望隆重，詳其方意，不其深細。

醫部醫術名流列傳三

北魏

徐審

按魏書本傳，徐審，字成伯，丹陽人。家本東莞，與兄文伯等皆善醫藥。審因至青州，慕容白曜平東陽獲之，表送京師。顯祖欲驗其所能，乃置諸病人於幕中，使審隔而脈之，深得病形，兼知色候，遂被寵遇，為中散，稍遷內侍長。文明太后時，問治方，而不及李修之見任用也。審合和藥劑，攻救之驗，精妙於修，而性甚祕忌，承奉不得其意者，雖貴為王公，不為措療也。高祖後知其能，及遷洛，稍加眷幸，體小不平，及所寵馮昭儀有疾，皆令處治。又除中散大夫，轉右軍將軍，侍御師。審欲為高祖合金丹，致延年之法，乃入居崧高，採營其物，歷歲無所成，遂罷。二十二年，高祖幸懸瓠，其疾大漸，乃馳驛召審，令水路赴行所，一日一夜行數百里。至診省下治，果有大驗。高祖體少瘳，內外稱慶。九月，車駕發豫州，次於汝濱，乃大為審設大官珍膳，因集百官，特坐審於上席，遍陳銷觴於前，命左右宣審救攝危篤振濟之功，宜加酬賚。乃下詔曰：「夫神出無方，形稟有礙，憂喜乖適，理必傷生。朕覽萬機，長鍾革運，思芒芒而無怠，身忽忽以興勞，仲秋動痾，心容頓竭，氣體羸瘠，玉几在慮。侍御師右軍將軍徐成伯，馳輪太室，進療汝蕃，方窮丹英，藥盡芝石，誠術兩輸，忠妙俱至，乃令沈痾勝愈，篤療克痊，論勤語效，實宜褒錄。昔晉武暴疾，程知應增封，辛亥數朝，錢儼大

威爲時所疾，朝宰託以待療無效，執之禁中，詔削爵位。臨執呼冤，直閣以刀銀揮其腋下，傷中吐血，至右衛府一宿死。始顯布衣爲諸生，有沙門相顯，後當富貴，誠其勿爲吏官，吏官必敗。由是世宗時或欲令其遂攝吏部，每殷勤避之。及世宗崩，肅宗夜卽位，受璽冊於儀須兼太尉及吏部，倉卒百官不具，以顯兼吏部行事矣。

周澹

按魏書本傳，周澹，京兆鄠人也，爲人多方術，尤善醫藥，爲太醫令。太宗嘗苦風頭眩，澹治得愈，由此見寵，位至特進，賜爵成德侯。神瑞二年，京師饑，朝議將遷都於鄴，澹與博士祭酒崔浩進計論不可之意，太宗大然之，曰：「惟此二人與朕意同也。」詔賜澹浩妾各一人，御衣一襲，絹五十匹，綿五十觔。泰常四年卒，諡曰恭。時有河南人陰真，家世爲醫，與澹同受封爵。清河李潭亦以善鍼見知，子驢駒襲傳術，延興中位至散令。

李亮

李元孫 李修

按魏書本傳，李修，字思祖，本陽平館陶人，父亮，少學醫術，未能精究。世祖時，奔劉義隆於彭城，又就沙門僧坦研習衆方，略盡其術。鍼灸授藥，莫不有效。徐亮之間，多所救恤，四方疾苦，不遠千里，竟往從之。亮大爲廳事，以舍病人，停車輿於下。時有死者，則就而棺殮，親往弔視，其仁厚若此。累遷府參軍督護，本郡士門宿官，咸相交昵。車馬金帛，酬賚無貲。修兄元孫隨畢衆，敬赴平城，亦遵父業而不及。以功賜爵義平子，拜奉朝請。修略與兄同，晚入代京，歷位中散令，以功賜爵下蔡子，遷給事中。太和中，常在禁內，高祖文明太后時，有不豫，修侍鍼藥，治多有效，賞賜累加。車服第宅，號爲鮮麗。集諸學士及工書者百餘人，在東宮撰諸藥方百餘卷，皆行於世。先是咸陽公高允，雖年且百歲，而

墜，況疾深於夔辰，業難於疇日，得不重加陟賞乎？宜順羣望，錫以山河。且其舊逕高秩，中暫解退，比雖銓用，猶未闕二字。準舊量今事，合顯進，可鴻臚卿。金鄉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賜錢一萬貫。又詔曰：「錢府未充，須以雜物絹二千匹，雜物一百匹，四十四匹出御府，穀二千斛，奴婢十口，馬十匹，一匹出驛驢，牛十頭。」所賜雜物，奴婢牛馬皆經內呈。諸親王、咸陽王、禧等各有別資，並至千匹。從行至鄴，高祖猶自發動，嘗日夕左右。明年，從詣馬圈，高祖疾勢遂甚，戚戚不怡。每加切誚，又欲加之鞭捶，幸而獲免。高祖崩，嘗隨梓宮還洛。嘗常有藥餌，及吞服道符，年垂八十，鬢髮不白，力未多衰。正始元年，以老爲光祿大夫，加平北將軍，卒。延昌初，贈安東將軍、齊州刺史，諡曰靖。

王顯

按魏書本傳，王顯，字世榮，陽平樂平人，自言本東海郟人。王朗之後也。祖父延和中南奔，居於魯郊，又居彭城。伯父安上，劉義隆時，板行館陶縣。世祖南討，安上棄縣歸，命與父母俱徙平城。例敍陽都子，除廣甯太守。顯父安道，少與李亮同師，俱學醫業，粗究其術，而不及亮也。安上還家，樂平，頗參士流。顯少歷本州從事，雖以醫術自通，而明敏有決斷才用。初，文昭太后之懷世宗也，夢爲日所逐，化而爲龍，而繞后后寤，而驚悸，遂成心疾。文明太后敕召徐謩及顯等爲后診脈。謩云：「是微風入臆，宜進湯加針。」顯云：「按三部脈，非有心疾，將是懷孕生男之象。」果如顯言。久之，召補侍御師，尚書儀曹郎，號稱幹事。世宗自幼有微疾，久未差愈，顯攝療有效，因是稍蒙盼識。又罷六輔之初，顯爲領軍，千烈間通規策，頗有密功，累遷遊擊將軍，拜廷尉少卿，仍在侍御營，進御藥，出入禁內，乞臨本州。世宗曾許之，積年未授，因是聲聞傳於遠近。顯每與人言時，旨已決必爲刺史，遂除平北將軍、相州刺史。尋詔馳驛還京，復掌藥，又遣還州。元愉作逆，顯討之不利，入除太府卿、御史中尉。顯前後歷職，所在著稱，糾折庶獄，究其姦回，出內惜慎，憂國如家。及領憲臺，多所彈劾，百寮肅然。又以中尉屬官，不悉稱職，諷求更換，詔委改選，務盡才能，而顯所舉或

按古今醫統，祖珽，字孝徵，范陽人，博學善文，尤長於醫，當時稱良。

鄧宣文

按古今醫統，鄧宣文，不知何郡人，少以醫術名。性方直，除太醫尚藥典御。

馬嗣明

按北齊書本傳，馬嗣明，河內人，少明醫術，博綜經方，甲乙素問，明堂本草，莫不咸誦。爲人診候，一年前知其生死，邢邵子大寶患傷寒，嗣明爲之診候，脈退，告楊愔云：「邢公子傷寒不治，自差。然脈候不出一年便死，覺之晚，不可治。」後數日，楊邢並侍讌內殿，顯祖云：「子才兒，我欲乞其隨近一郡，勿以卿子年少未合剖符。」讌罷，奏云：「馬嗣明稱大寶脈惡，一年內恐死，若其出郡，醫藥難求。」遂寢。大寶未期而卒。楊令患背腫，嗣明以煉石塗之，便差。作煉石法，以麤黃色石鵝鴨卵大，猛火燒令赤，內淳醋中，自屑頻燒，至石盡取石屑曝乾，擣下篩和醋，以塗腫上，無不愈。後遷通直散騎常侍，鍼灸孔穴，往往與明堂不同。從駕往晉陽，至遼陽山中數處，見勝云：「有人家女病，若有能治差者，購錢十萬。」諸名醫多尋勝至，問病狀，不敢下手，惟嗣明獨治之。其病由云：「曾以手將一麥穗，即見一赤物長三寸，似蛇，入其手指中，因驚怖倒地，即覺手臂疼痛，漸及半身俱腫，痛不可忍，呻吟晝夜不絕。」嗣明爲處方服湯，比嗣明從駕還，女平復。嗣明隋初卒。

按北史本傳，嘗有一家二奴，俱患身體遍青，漸虛羸不能食，訪諸醫無識者。嗣明爲灸兩足，踏上各三七壯，便愈。嗣明藝術精妙，然性自矜大，輕諸醫人，自徐之才、崔叔鸞以還，俱爲其所輕。

氣力尙康，高祖文明太后時，令修診視之，一旦奏言，允脈竭氣微，大命無遠。未幾果亡。遷洛爲前軍將軍，領太醫令，後數年卒，贈威遠將軍、青州刺史。子天授襲汝陽令，醫術又不逮父。

崔彧崔景哲

按魏書本傳，崔彧，字文若，清河東武城人，父勳之，字甯國，位大司馬外兵郎，贈通直郎。彧與兄相如俱自南入國，相如以才學知名，早卒。彧少嘗詣青州，逢隱逸沙門，教以素問九卷及甲乙，遂善醫術。中山王英子略曾病，王顯等不能療，彧鍼之，抽鍼卽愈。後位冀州別駕，累遷甯遠將軍。性仁恕，見疾苦好與治之。廣教門生，令多救療。其弟子清河趙約、渤海郝文法之徒，咸亦有名。彧子景哲，豪率，亦以醫術知名，爲大中大夫、司徒長史。

張遠遊

按古今醫統，張遠遊，齊人，以醫道知名，尋有詔徵，令與術士同合九轉金丹，丹成，顯祖置之玉匣曰：「貪人間之樂，不能上天，待我臨死方可服。」

北齊

崔季舒

按北齊書本傳，崔季舒，字叔正，博陵安平人。少孤，性明敏，涉獵經史，長於尺牘。武成居藩，曾病，文宣令季舒療病，備盡心力。季舒大好醫術，天保中於徙所無事，更銳意研精，遂爲名手。多所全濟，雖位望轉高，未曾懈怠，縱貧賤，斷養

三軍散走之才退至呂梁橋斷路絕遂爲魏統軍石茂孫所止。綜入魏旬月位至司空。魏聽綜收斂寮屬乃訪知之。才在彭泗啓魏帝云：『之才大善醫術兼有機辯。』詔徵之才。孝昌二年至洛。勅居南館禮遇甚優。從祖審子踐啓求之才還宅之才藥石多效。又闕涉經史發言辯捷朝賢競相要引爲之延譽。武帝時封昌安縣侯。天平中齊神武徵赴晉陽常在內館禮遇頗厚。武定四年自散騎常侍轉祕書監。文宣作相普加黜陟。楊愔以其南土之人不堪典祕書轉授金紫光祿大夫以魏收代領之之才甚快快不平之才少解天文兼圖讖之學共館宗景業參校吉凶知午年必有革易因高德政啓之文宣聞而大悅。時自婁太后及勳貴臣咸云：『關西既是勅敵恐其有挾天子令諸侯之辭不可先行禪代事。』之才獨云：『千人逐兔一人得之諸人咸息須定大業何容翻欲學人。』又援引證據備有條目帝從之登祚後彌見親密之才非慙醫術自進亦爲首唱禪代又戲謔滑稽言無不至於是大被狎昵尋除侍中封池陽縣伯見文宣政令轉嚴求出除趙州刺史竟不獲述職猶爲弄臣。皇建二年除西兗州刺史未之官。武明皇太后不豫之才療之應手便愈孝昭賜采帛千段錦四百匹之才既善醫術雖有外授頃卽徵還。既博識多聞由是於方術尤妙。大甯二年春武明太后又病之才弟之範爲尙藥典御勅令診候內史皆令呼太后爲石婆蓋有俗忌故改名以厭制之之範出告之才曰：『童謠云周里跂求伽豹祠嫁石婆斬冢作媒人惟得一量紫繩靴。』今太后忽改名私所致怪。』之才曰：『跂求伽胡言去已豹祠嫁石婆豈有好事斬冢作媒人但令合葬自斬冢惟得紫繩靴者得至四月何者紫之爲字此下系繩者熟當在四月之中。』之範問：『靴是何義。』之才曰：『靴者革旁化甯是久物。』至四月一日后果崩有人患脚跟腫痛諸醫莫能識之才曰：『蛤精疾也。由乘船入海垂脚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之才爲剖得蛤子二大如榆莢又有以骨爲刀子靶者五色斑爛之才曰：『此人瘡也。』問得處云：『於古冢見鬪體額骨長數寸試剖視有文理故用之。』其明悟多通如此。天統四年累遷尙書左僕射俄

張子信

按北齊書本傳張子信，河內人也。性清淨，頗涉文學。少以醫術知名，恆隱於白鹿山。時遊京邑，甚爲魏收、崔季舒等所禮。有贈答子信詩數篇。後魏以大中大夫徵之，聽其時還山，不常在鄴。又善易卜風角，武衛奚永洛與子信對坐，有鵠鳴於庭樹，鬪而墮焉。子信曰：「鵠言不善，向夕若有風從西南來，歷此樹拂堂角，則有口舌事。今後有人喚，必不得往，雖勅亦以病辭。」子信去後，果有風如其言。是夜，瑯琊王五使切召永洛，且云：「勅喚永洛欲起，其妻苦留之，稱墜馬腰折，詰朝而難作。」子信卒，齊亡。

按北史本傳張子信，大甯中徵爲尙藥典御。

李元忠

李密

按北齊書本傳李元忠，趙郡柏人人也。以母老多患，乃專心醫藥，研習積年，遂善於方技。性仁恕，見有疾者，不問貴賤，皆爲救療。元忠族弟密，字希邕，平棘人也。性方直，有行檢，因母患積年，得名醫治療不愈，乃精習經方，洞曉鍼藥。母疾得除，當世皆服其明解，由是亦以醫術知名。

徐之才

按北齊書本傳徐之才，丹陽人也。父雄事南齊，位蘭陵太守，以醫術爲江左所稱之才。幼而雋發，五歲誦孝經，八歲略通義旨，曾與從兄康造梁太子詹事汝南周捨宅，聽老子捨爲設食，乃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事食乎？」之才答曰：「蓋聞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捨嗟賞之。年十三，召爲太學生，盡通禮易。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

才。子同。弟太子。庶子之才。以其無學。徒每對云。『終忍同。廣陵散矣。』弟之範亦醫術。見知位太常卿。特聽襲之才。爵西陽王。入周。授儀同大將軍。開皇中卒。

徐之範

按古今醫統。徐之範。之才之弟。儀同大將軍。亦以醫名。至襲兄爵爲西陽王。齊滅。入周。

徐敏齊

按古今醫統。徐敏齊。太常卿。之範之子。工醫。博覽多藝。開皇中。贈朝散大夫。

北周

姚僧垣

按周書本傳。姚僧垣。字法衛。吳興武康人。吳太常信之八世孫也。曾祖郢。宋員外散騎常侍。五城侯。父菩提。梁高平令。嘗嬰疾。歷年乃留心醫藥。梁武帝性又好之。每召菩提。討論方術。言多會意。由是頗禮之。僧垣幼通洽。居喪盡禮。年二十四。卽傳家業。梁武帝召入禁中。面加討試。僧垣酬對無滯。梁武帝甚奇之。大通六年。解褐臨川嗣王國左常侍。大同五年。除驃騎廬陵王府田曹參軍。九年。還領殿中醫師。時武陵王所生葛修華。宿患積時。方術莫效。梁武帝乃令僧垣視之。還具說其狀。并記增損時候。梁武帝歎曰。『卿用意綿密。乃至於此。以此候疾。何疾可逃。朕常以前代名人。多好此術。是以每恆留情。頗識治體。今聞卿說。益開人意。』十一年。轉領大醫正。加文德主帥直閣將軍。梁

除兖州刺史，特給饒吹一部。之才醫術最高，偏被命召，武成酒色過度，恍惚不恆，曾病發自云：「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一美婦人，去地數丈，亭亭而立，食頃變爲觀世音。」之才云：「此色欲多大虛所致。」卽處湯方，服一劑便覺稍遠，又服，還變成五色物，數劑湯疾竟愈。帝每發動，遣騎追之，鍼藥所加，應時必效，故頻有端執之舉。入秋，武成小定，更不發動，和士開欲依次轉進，以之才附籍兖州，卽是本屬，遂奏附除刺史，以胡長仁爲右僕射。及十月，帝又病動，語士開云：「良用之才外任，使我辛苦。」其月八日，勅驛追之才。帝以十日崩，之才十一日方到，既無所及，復還赴州，在職無所侵暴，但不甚閑法理，頗亦疎慢，用捨自由。五年冬，後主徵之才，尋左僕射闕，之才曰：「自可復禹之績。」武平九年，重除尙書左僕射。之才於和士開陸令萱母子，曲盡卑狎，二家苦疾，救護百端，由是遷尙書令，封西陽郡王。祖珽執政，除之才侍中、太子太師。之才恨曰：「子野沙汰我！一瞋目疾，故以師曠比之。之才聰辯強識，有兼人之敏，尤好劇談謔語，公私言聚，多相嘲戲。鄭道育常戲之才爲師公，之才曰：「旣爲汝師，又爲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又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註，近大便狂，加頸足而爲馬，施角尾而爲羊。」盧元明因戲之才云：「卿姓是未入人名，是字之誤。」卽答云：「卿姓在亡爲虐，在丘爲虛，生男則爲虜，配馬則爲驢。」又嘗與朝士出遊，遙望羣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卽應聲云：「爲是宋鵠，爲是韓廬，爲逐李斯東走，爲負帝女南徂。」李諧於廣坐，因稱其父名曰：「卿嗜熊白生否？」之才曰：「平平耳。」又曰：「卿此言於理平否？」諧遽出避之，道逢其甥高德正，德正曰：「舅顏色何不悅？」諸告之故。德正逕造坐席，連索熊白之才，謂坐者曰：「簡人諱底衆莫知。」之才曰：「生不爲人所知，死不爲人所諱，此何足問！」唐邕白建方貴，時人言云：「并州赫赫唐與白。」之才蔑之，元日對邕爲諸令史祝曰：「見卿等位當作唐白。」又以小史好嚼筆，故嘗執管就元文遙口曰：「借君齒。」其不遜如此。歷事諸帝，以戲狎得寵。武成生齷牙，問諸醫，尙藥典御鄧宣文以實對，武成怒而撻之。後以問之才，拜賀曰：「此是智牙，生智牙者，聰明長壽。」武成悅而賞之，爲僕射時，語人曰：「我在江東見徐勉作僕射，朝士莫不佞之，今我

列椿苦利積時而不廢朝謁。燕公謹嘗問僧垣曰：「樂平永世俱有痼疾，若如僕意，永世差輕。」妻曰：「夫患有深淺，時有剋殺，樂平雖困，終當保全，永世雖輕，必不免死。」謹曰：「君言必死，當在何時？」對曰：「不出四月。」果如其言，謹歎異之。六年，遷遂伯中大夫。建德三年，文宣太后寢疾，醫巫雜說，各有異同。高祖御內殿，引僧垣同坐曰：「太后患勢不輕，諸醫並云無慮，朕人子之情，可以意得，君臣之義，言在無隱，公爲何如？」對曰：「臣無聽聲視色之妙，特以經事已多，準之常人，竊以憂懼。」帝泣曰：「公既決之矣，知復何言？」尋而太后崩，其後復因召見，帝問僧垣曰：「姚公爲儀同幾年？」對曰：「臣忝朝恩，於茲九載。」帝曰：「勤勞有日，朝命宜隆。」乃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勅曰：「公年過縣車，可停朝謁，若非別勅，不勞入見。」四年，高祖親戎東討，至河陰，遇疾，口不能言，臉垂覆目，不復瞻視，一足短縮，又不得行。僧垣以爲諸藏俱病，不可竝治，軍中之要，莫先於語，乃處方進藥，帝遂得言。次又治目，目疾便愈。末乃治足，足疾亦瘳。比至華州，帝已痊復，卽除華州刺史，仍詔隨入京，不令在鎮。宣政元年，表請致仕，優詔許之。是歲，高祖行幸雲陽，遂寢疾，乃召僧垣赴行在所內。史柳昇私問曰：「至尊貶膳日久，脈候何如？」對曰：「天子上應天心，或當非愚所及，若凡庶如此，萬無一全。」尋而帝崩。宣帝初在東宮，常苦心痛，乃令僧垣治之，其疾卽愈。帝甚悅，及卽位，恩禮彌隆，常從容謂僧垣曰：「常聞先帝呼公爲姚公有之乎？」對曰：「臣曲荷殊私，實如聖旨。」帝曰：「此是尙齒之辭，非爲貴爵之號，朕當爲公建國開家，爲子孫永業。」乃封長壽縣公，邑一千戶。册命之日，又賜以金帶及衣服等。大象二年，除太醫下大夫。帝尋有疾，至於大漸，僧垣宿直侍，帝謂隋公曰：「今日性命，惟委此人。」僧垣知帝證候危殆，必不全濟，乃對曰：「臣荷恩既重，思在効力，但恐庸短不逮，敢不盡心。」帝頷之。及靜帝嗣位，遷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隋開皇初，進爵北絳郡公。三年卒，時年八十五，遺誠衣白帟，入棺，朝服，勿斂，靈上惟置香奩，每日設清水而已。贈本官，加荆湖二州刺史。僧垣醫術高妙，爲當世所推，前後效驗，不可勝記，聲譽旣盛，遠聞邊服。至於諸蕃外域，咸請託之。僧垣乃搜採奇異，參校徵效者，爲集驗方十二卷，又撰行記三卷，行

武帝嘗因發熱，欲服大黃，僧垣曰：『大黃乃是快藥，然至尊年高，不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篤。梁簡文帝在東宮，其禮之，四時伏臘，每有賞賜。太清元年，轉鎮西湘東王府中記室參軍。僧垣少好文史，不留意於章句，時商略今古，則爲學者所稱。及侯景圍建業，僧垣乃棄妻子赴難。梁武帝嘉之，授戎昭將軍。湘東王府記室參軍。及宮城陷，百官逃散，僧垣假道歸至吳興，謁郡守張嶸，嶸見僧垣流涕曰：『吾過荷朝恩，今報之以死，君是此邦大族，又朝廷舊臣，今日得君，吾事辦矣。』俄而景兵大至，攻戰累日，郡城遂陷，僧垣竄避久之，乃被拘執。景將侯子鑒素聞其名，深相器遇，因此獲免。及梁簡文嗣位，僧垣還建業，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子鑒尋鎮廣陵，僧垣又隨至江北。梁元帝平侯景，召僧垣赴荊州，改授曾安王府諮議，其時雖剋平大亂，而任用非才，朝政混淆，無復綱紀，僧垣每深憂之，謂故人曰：『吾觀此形勢，禍敗不久，今時上策，莫若近關。』聞者皆掩口竊笑。梁元帝嘗有心腹疾，乃召諸醫議治療之方，咸謂：『至尊至貴，不可輕脫，宜用平藥，可漸宣通。』僧垣曰：『脈洪而實，此有宿食，非用大黃，必無差理。』梁元帝從之，進湯訖，果下宿食，因而疾愈。梁元帝大喜，時初鑄錢一當十，乃賜十萬，實百萬也。及大軍剋荊州，僧垣猶侍梁元帝不離左右，爲軍人所止，方泣涕而去。尋而中山公護使人求僧垣，僧垣至其營，復爲燕公子謹所召，大相禮接。太祖又遣使馳驛徵僧垣，謹故留不遣，謂使人曰：『吾年時衰暮，疹疾嬰沉，今得此人，望與之偕老。』太祖以謹勳德隆重，乃止焉。明年，隨謹至長安，武成元年，授小畿伯下大夫。金州刺史伊婁穆以疾還京，請僧垣省疾，乃云：『自腰至臍，似有三縛，兩腳緩縱，不復自持。』僧垣爲診脈，處湯三劑，穆初服一劑，卜縛卽解，次服一劑，中縛復解，又服一劑，下縛悉除。而兩腳疼痺，猶自孱弱，更爲合散一劑，稍得屈伸。僧垣曰：『終待霜降，此患當愈。』及至九月，遂能起行。大將軍襄樂公賀蘭隆先有氣疾，加以水腫，喘息奔急，坐臥不安。或有勸其服決命大散者，其家疑未能決，乃問僧垣。僧垣曰：『意謂此患不與大散相當，若欲自服，不煩賜問。』因而委去。其子殷勤拜請曰：『多時抑屈，今日始來，竟不可治，意實未盡。』僧垣知其可差，卽爲處方，勸使急服，卽氣通，更服一劑，諸患悉愈。天和元年，加授車騎

莫君錫

按古今醫統，莫君錫，不知何郡人，大業中爲太醫。煬帝晚年，尤迷於色，方士進大丹，帝服之而陽過盛，日飲水百杯而渴不止，君錫奏爲置冰於帝前，日夕望之而渴遂止。

巢元方

按古今醫統，巢元方，不知何郡人，大業中爲太醫博士，奉詔撰諸病源候論五十卷，罔不該集，今行世爲巢氏病源。

楊上善

按古今醫統，楊上善，不知何郡人，大業中爲太醫侍御，名著當代，稱神，診療出奇，能起沉痾篤疾，不拘局方，述內經爲太素，知休咎，今世之云太素脈，皆宗之，鮮有得其妙者。

全元起

按古今醫統，全元起，以醫鳴晉，其實不在巢楊之下，一時縉紳慕之如神，患者仰之，得則生，捨則死。其醫悉祖內經，所著內經訓解行世。

北山黃公

按中說，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鍼藥。

於世。長子察在江南。

褚該

按周書列傳，褚該字孝通，河南陽翟人也。晉末，遷居江左，祖長樂，齊竟陵王錄事參軍，父義昌，梁鄱陽王中記室。該幼而謹厚，有譽鄉曲，尤善醫術，見稱於時。仕梁，歷武陵王府參軍，隨府西上，後與蕭攜同歸國，授平東將軍左銀青光祿大夫，轉驃騎將軍，右光祿大夫。武成元年，除醫正上士。自許爽死後，該稍為時人所重，賓客迎候，亞於姚僧垣。天和初，遷縣伯下大夫，五年，進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該性淹和，不自矜尚，但有請之者，皆為盡其藝術，時論稱其長者焉。後以疾卒，子士則亦傳其家業。

隋

許智藏 許爽 許澄

按隋書本傳，許智藏，高陽人也，祖道，幼嘗以母疾，遂覽醫方，因而究極，世號名醫，誠其諸子曰：「為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由是世相傳授，仕梁，官至員外散騎侍郎。父景武，陵王諮議參軍。智藏少以醫術自達，仕陳為散騎侍郎，及陳滅，高祖以為員外散騎侍郎，使詣揚州會秦孝王俊有疾，上馳召之，俊夜中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比聞許智藏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為之奈何？」明夜，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為俊診脈曰：「疾已入心，即當發痲，不可救也。」果如言，俊數日而薨。上奇其妙，寶物百段，賜帝即位，智藏時致仕於家，帝每有所苦，輒令中使就詢訪，或以輿迎入殿，扶登御牀，智藏為方奏之用，無不效。年八

子卽誕後至天陰手中有癩

李世勣

按古今醫統，李世勣以醫鳴唐，註本草藥性爲有功。

于志甯

按醫學入門，于志甯，字仲謐，唐太傅，與李世勣修本草並圖，合五十四篇，其書大行。

甘伯宗

按醫學入門，甘伯宗，撰歷代名醫姓氏，自伏羲至唐，凡一百二十人。

甄權

按舊唐書本傳，甄權，許州扶溝人也。嘗以母病，與弟立言專醫方，得其旨趣。隋開皇初爲祕書省正字，後稱疾免。隋魯州刺史庫狄嶽苦風患，手不得引弓，諸醫莫能療。權謂曰：「但將弓箭向塚一鍼，可以射矣。」鍼其肩隅一穴，應時卽射。權之療疾，多此類也。貞觀十七年，權年一百三歲，太宗幸其家，視其飲食，訪以藥性，因授朝散大夫，賜几杖衣服，其年卒。撰脈經、鍼方明堂人形圖各一卷。

甄立言

唐一

許引宗

按舊唐書本傳許引宗，常州義興人也。初事陳爲新蔡王外兵參軍，時柳太后病風不言，名醫治皆不愈，脈益沉而噤，引宗曰：「口不可下藥，宜以湯氣熏之，令藥入腠理，周理卽差。」乃造黃耆防風湯數十斛，置於牀下，氣如煙霧，其夜便得語，由是超拜義興太守。陳亡入隋，歷尚藥奉御、武德初，累授散騎侍郎。時關中多骨蒸病，得之必死，遞相傳染，諸醫無能療者，引宗每療無不愈。或謂曰：「公醫術若神，何不著書以貽將來？」引宗曰：「醫者意也，在人思慮，又脈候幽微，苦其難別，意之所解，口莫能宣。且古之名手，唯是別脈，脈旣精別，然後識病。夫病之於藥，有正相當者，唯須單用一味，直攻彼病，藥力旣純，病卽立愈。今人不能別脈，莫識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藥味，譬之於獵，未知兔所，多發人馬，空地遮圍，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療疾，不亦疎乎？假令一藥偶然當病，復其他味相和，君臣相制，其勢不行，所以難差，諒由於此。脈之深趣，旣不可言，虛設經方，豈加於舊？我思之久矣，故不能著述耳。」年九十餘卒。

宋俠者

按舊唐書本傳，宋俠者，洺州清漳人，北齊東平王文學孝王之子也，亦以醫術著名，官至朝散大夫藥藏監，撰經心錄十卷行於代。

李洞元

李洞元，字子元，號子元，李洞元之子也。洞元以手執母心，所以不產。太宗

方大汗視蜘蛛網等處歷然不殊馬亦大汗急遣人規鳳方果是夜暴死至十七年璞奉勅往療齊王佑疾還至洛州孝義驛忽然見一人問曰：『君是孫迴璞否？我鬼也。』魏太師有文書追君。『璞視之，則鄭公徵署也。』璞驚曰：『鄭公未死，何有此？』鬼曰：『已死矣。今爲太陽都錄太監，故令召君耳。』璞引坐共食，甚愷請曰：『待還京奏事畢，然後應命可也。』鬼許之。於是晝夜相隨，至閩鄉，鬼辭曰：『吾度關待君。』及璞度關，而鬼已先至，復同行至滋水，又與璞別曰：『待君奏事訖相見也，可弗食葷辛。』既奏事畢，出訪鄭公，已薨，校其薨日，則孝義驛之前日也。璞自擬必死，與家人訣別可六七日。夜夢前鬼來召，引璞上高山，山巔有大宮殿，入見衆君子迎謂曰：『此人有修福，不可留也。』卽推璞墮山，乃驚悟。

孫思邈

按唐書本傳，孫思邈，京兆華原人，通百家說，善言老子莊周，周洛州總管獨孤信，見其少，異之，曰：『聖童也，顧器大難爲用耳。』及長，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以國子博士召，不拜，密語人曰：『後五十年有聖人出，吾且助之。』太宗初，召詣京師，年已老而聽聰視瞭。帝嘆曰：『有道者。』欲官之，不受。顯慶中，復召見拜諫議大夫，固辭。上元元年，稱疾還山，高宗賜良馬，假鄱陽公主邑，可以居之。思邈於陰陽推步醫藥無不善，孟詵盧照鄰等師事之。照鄰有惡疾，不可爲，感而問曰：『高醫愈疾奈何？』答曰：『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居，和爲雨，怒爲風，凝爲雪，霜張爲虹霓，天常數也。人之四支五臟，一覺一寐，吐納往來，流爲榮衛，章爲氣色，發爲音聲，人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所同也。失則蒸生熱，否生寒，結爲瘤贅，陷爲癰疽，奔則喘乏，竭則焦槁，發乎面，動乎形，天地亦然。五緯縮贏，字彗飛流，其危診也。寒暑不時，其蒸否也。石立土踊，是其溜贅，山崩土陷，是其癰疽。奔風暴雨，其喘乏，川瀆竭涸，其焦槁。高醫導以藥石，救以砭劑，聖人和以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之災。』照鄰曰：『人事奈何？』曰：『心爲

按舊唐書甄權傳，權弟立言，武德中累遷太常丞御史大夫，杜淹患風毒發腫，太宗令立言視之，既而奏曰：「從今更十一日午時必死。」果如其言。時有尼明律年六十餘，患心腹鼓脹，身體羸瘦，已經二年，立言診脈曰：「其腹內有蟲，當是誤食髮爲之耳。」因令服雄黃，須臾吐出一蛇，如人手小指，唯無眼，燒之猶有髮氣，其疾乃愈。立言尋卒。撰本草音義七卷，古今錄驗方五十卷。

張寶藏

按續前定錄，貞觀中，張寶藏爲金吾長，嘗因下直歸櫟陽，路逢少年政獺，割鮮野食，倚樹嘆曰：「張寶藏身年七十，未嘗得一食酒肉，如此者可悲哉。」傍一僧指曰：「張寶藏六十日內官登三品何足嘆也。」言訖不見。寶藏異之，即時還京師。太宗苦於氣痢，衆醫不效，卽下詔問殿庭左右有能治此疾者，當重賞之。寶藏嘗困是疾，卽具疏以乳煎蕪撥方進，上服立差，宣下宰臣與五品官。魏徵難之，逾月不進擬。上疾復問左右曰：「吾前飲乳煎蕪撥有效。」復命進之，一啜又平復。因思曰：「嘗令與進方人五品官，不見除授，何也？」徵懼曰：「奉詔之際，未知文武二吏。」上怒曰：「治得宰相不妨已授三品官，我天子也，豈不及汝耶？」乃厲聲曰：「與三品文官授鴻臚卿。」時已六十七日矣。

孫迴璞

按曹州志，孫迴璞，濟陰人，殿中侍御醫，貞觀十三年，從駕幸九成宮三善谷，與魏太師徵鄰，夜二鼓，璞聞喚，孫侍御心疑，太師命出視，見二人曰：「官喚。」璞曰：「我不能行。」卽取馬乘之以隨，光明如晝，璞怪訝而不敢言。行六七里，至首窟谷，見兩人持韓風方以行，語引璞，二人曰：「我所得是汝錯也，宜放之。」二人卽放璞，璞循路而還了了。

陰用其精，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爲瘤贅，陷而爲癰疽，奔而爲喘乏，竭而爲憔悴，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亦知之。故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宇彗飛流，天地之危診也。寒暑不時，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天地之瘤贅也。山崩土陷，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天地之喘乏也。川瀆竭涸，天地之憔悴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鍼劑，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形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心小也。「赴赴武夫，公侯干城。」謂膽大也。「不爲利回，不爲義疚，一行之方也。」一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思邈自云：開皇辛酉歲生，至今年九十三矣。詢之鄉里，咸云數百歲人。詎周齊間事，歷歷如眼見，以此參之，不啻百歲人矣。然猶視聽不衰，神采甚茂，可謂古之聰明博達不死者也。初，魏徵等受詔修齊梁陳周隋五代史，恐有遺漏，屢訪之。思邈口以傳授，有如目覩。東臺侍郎孫處約將其五子，挺倣俊佑，佷以謁思邈。思邈曰：「俊當先貴，佑當晚達，佷最名重，禍在執兵後。」皆如其言。太子詹事盧齊卿童幼時，請問人倫之事。思邈曰：「汝後五十年，位登方伯，吾孫當爲屬吏，可自保也。」後齊卿爲徐州刺史，思邈孫溥果爲徐州蕭縣丞。思邈初謂齊卿之時，溥猶未生，而預知其事，凡諸異迹，多此類也。永淳元年卒，遺令薄葬，不藏冥器，祭祀無牲牢。經月餘，顏貌不改，舉屍就木，猶若空衣。時人異之。自注老子莊子，撰千金方三十卷，行於代。又撰福祿論三卷，攝生真錄及枕中素書會三教論各一卷。子行，天授中爲鳳閣侍郎。

按獨異志：唐天后朝，處士孫思邈居於嵩山修道。時大旱，有敕選洛陽德行僧徒數千百人於天宮寺，講人王經以祈雨澤。有二人在衆中，鬚眉皓白，講僧曇林遣人謂二老人曰：「罷後可過小院。」旣至，問其所來。二老人曰：「某伊洛二水龍也，聞至言當得改化。」林曰：「講經祈雨，二聖知之乎？」答曰：「安得不知？然雨者須天符乃能致之，居常何敢自施也？」林曰：「爲之奈何？」二老曰：「有修道人以章疏聞天，因而滂沱，某可力爲之。」林乃入啓，則天發使嵩陽召思邈，內殿飛章，其夕天雨大降。思邈亦不自明，退詣講席，語林曰：「吾修心五十年，不爲天知何也？」

之君，君尚恭，故欲小。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之謂也。膽爲之將，以果決爲務，故欲大。詩曰：「一起起武夫，公侯干城。」大之謂也。仁者靜地之象，故欲方。傳曰：「不爲利回，不爲義疚。」一方之謂也。智者動天之象，故欲圓。易曰：「一見機而作，不俟終日。」一圓之謂也。復問養性之要，答曰：「天有盈虛，人有屯危，不自慎，不能濟也。故養性必先知自慎也。慎以畏爲本，故士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惰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勳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己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侮於遠，知此則人事畢矣。」初，魏徵等修齊梁陳周隋等五家史，屢忤所遣，其傳最詳。永淳初卒，年百餘歲，遺令薄葬，不藏明器，祭去牲牢。孫處約常以諸子見，思邈曰：「俊先顯，侑晚貴，佞禍在執兵後。」皆驗。太子詹事盧齊卿之少也，思邈曰：「後五十年位方伯，吾孫爲之吏，願自愛。」時思邈之孫溥尚未生，及溥爲蕭丞，而齊卿徐州刺史。

按舊唐書本傳，孫思邈京兆華原人也。七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弱冠善談莊老及百家之說，兼好釋典。洛州總管獨孤信見而嘆曰：「此聖童也，但恨其器大而難爲用也。」周宣帝時，思邈以王室多故，乃隱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徵爲國子博士，稱疾不起，常謂所親曰：「過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人。」及太宗卽位，召詣京師，嗟其容色甚少，謂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羨門廣成，豈虛言哉！」將授以爵位，固辭不受。顯慶四年，高宗召見拜諫議大夫，又固辭不受。上元元年，辭疾請歸，特賜良馬及鄱陽公主邑，可以居焉。當時知名之士，宋令文、孟詵、盧照鄰等執師資之禮以事焉。思邈嘗從幸九成宮，照鄰留在其宅，時庭前有病梨樹，照鄰爲賦，其序曰：「癸酉之歲，余臥疾長安，光德坊之官舍，父老云是鄱陽公主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廢，時有孫思邈處士居之，邈道合古今，學殫數術，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子深入不二，則今之維摩詰，及其推步甲乙，度量乾坤，則洛下閎安期先生之儔也。」照鄰有惡疾，醫所不能愈，乃問思邈。思邈曰：「我聞善言天者，必質之於人，善言人

秦鳴鶴

按譚賓錄，唐高宗苦風眩，頭目不能視，召侍醫秦鳴鶴診之，秦曰：「風毒上攻，若刺頭出少血愈矣。」天后自簾中怒曰：「此可斬也！天子頭上，豈是出血處邪？」鳴鶴叩頭請命，上曰：「醫人議病，理不加罪。且我頭重悶，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朕意決矣。」命刺之。鳴鶴刺百會及腦戶出血，上曰：「我眼明矣。」言未畢，后自簾中頂禮以謝之。曰：「此天賜我師也。」躬負繒寶以遺之。

曹元王勃

按唐書，王勃傳，勃嘗謂人子不可不知醫，時長安曹元有祕術，勃從之遊，盡得其要。

按王勃黃帝八十一難經序，黃帝八十一難經，是醫經之祕錄也。昔者岐伯以授黃帝，黃帝歷九師以授伊尹，伊尹以授湯，湯歷六師以授太公，太公授文王，文王歷九師以授醫和，醫和歷六師以授秦越人，秦越人始立章句，歷九師以授華佗，華佗歷六師以授黃公，黃公以授曹夫子。夫子諱元字真道，自云京兆人也，蓋受黃公之術，洞明醫道，至能遙望氣色，徹視肺腑，臟流腸列，胷之術，往往行焉。浮沉人間，莫有知者。勃養於慈父之手，每承過庭之訓，曰：「人子不知醫，古人以爲不孝。」因竊求良師，陰訪其道。以大唐龍朔元年歲次庚申冬至後甲子，予遇夫子於長安，撫勃曰：「無欲也。」勃再拜稽首，遂歸心焉。雖伯父伯兄不能知也。蓋授周易章句，及黃帝素問難經，乃知三才六甲之事，明堂玉匱之數，十五月而畢，將別謂勃曰：「陰陽之道，不可妄宣也。鍼石之道，不可妄傳也。無猖狂以自彰，當陰沉以自深也。」勃受命伏習，五年於茲矣，有升堂觀奧之心焉。近復鑽仰太虛，導引元氣，覺滓穢都絕，精明相

一因請問二老。二老答曰：「非利濟生人，豈得昇仙！」於是思邈歸蜀青城山，撰千金方三十卷，既成而白日冲天。按西陽雜俎，孫思邈嘗隱終南山，與宣律和尚相接，每來往互參宗旨。時大旱，西域僧請於昆明池結壇祈雨，詔有司備香燈凡七日，縮水數尺，忽有老人夜詣宣律和尚求救曰：「弟子昆明池龍也，無雨久非由弟子，胡僧利弟子腦，將爲藥欺。天子言祈雨，命在旦夕，乞和尚法力加護。」宣公辭曰：「貧道持律而已，可求孫先生。」老人因至思邈石室求救，孫謂曰：「我知昆明龍宮，有仙方三千首，爾傳與予，予將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不許妄傳，今急矣，固無所恡。」有頃，捧方而至。孫曰：「爾特還，無慮，胡僧也。」自是池水忽漲，數日溢岸，胡僧羞恚而死。孫復著千金方三千卷，每卷入一方，人不得曉。

按譚賓錄，唐鄧王元裕，高祖第十八子也。好學，善談名理，與典籤盧照鄰爲布衣之交，常稱曰：「寡人之相如也。」照鄰，范陽人，爲新都尉，因染惡疾，居於陽翟之具茨山，著釋疾文及五悲雅，有騷人之風，竟自沈於潁水而死。照鄰寓居於京城鄱陽公主之廢府，顯慶三年，詔徵太白山隱士孫思邈，亦居此府。思邈，華原人，年九十餘而視聽不衰。照鄰自傷年纔彊仕，沈疾困憊，乃作羨藥樹賦以傷其稟受之不同，詞甚美麗。思邈既有推步導養之術，照鄰與當時知名之士，宋令文、孟詵皆執師資之禮。照鄰問養性之道，其要何也？思邈曰：「天道有盈缺，人事多屯厄，苟不自慎而能濟於厄者，未之有也。故養性之士，先知自慎。自慎者，恆以憂畏爲本。經曰：『一人不畏威，天威至矣。』憂畏者，死生之門，存亡之由，禍福之本，吉凶之源。故士無憂畏則仁義不立，農無憂畏則稼穡不滋，工無憂畏則規矩不設，商無憂畏則貨殖不盈，子無憂畏則孝敬不篤，父無憂畏則慈愛不著，臣無憂畏則動庸不建，君無憂畏則社稷不安。故養性者失其憂畏，則心亂而不理，形躁而不甯，神散而氣越，志蕩而意昏，應生者死，應存者亡，應成者敗，應吉者凶。夫憂畏者，其猶水火不可暫忘也。人無憂畏，子弟爲勍敵，妻妾爲寇讎。是故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己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懼於遠，能知此者，水行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

醫部醫術名流列傳四

唐二

張文仲

李虔縱

按舊唐書本傳，張文仲，洛州洛陽人也，少與鄉人李虔縱、京兆人韋慈藏，竝以醫術知名。則天初爲侍御醫，時特進蘇良嗣於殿庭，因拜跪便絕倒，則天令文仲慈藏隨至宅候之。文仲曰：「此因憂憤邪氣激也，若痛衝脅，則劇難救。」自朝候未及食時，卽苦衝脅絞痛。文仲曰：「若入心卽不可療。」俄頃心痛不復下藥，日吁而卒。文仲尤善療風疾，其後則天令文仲集當時各醫，共撰療風氣諸方，仍令麟臺監王方慶監其修撰。文仲奏曰：「風有一百二十四種，氣有八十種，大體醫藥雖同，人性各異，庸醫不達藥之性，使冬夏失節，因此殺人，唯腳氣頭風上氣，嘗須服藥不絕，自餘則隨其發動，臨時消息之。但有風氣之人，春末夏初及秋暮，要得通洩卽不困劇。」於是撰四時常服及輕重大小諸方十八首表上之。文仲久視年終於尚藥奉御，撰隨身備急方三卷行于代。虔縱官至侍御醫，慈藏景龍中光祿卿。自則天中宗已後，諸醫咸推文仲等三人爲首。

按朝野僉載，洛州有士人患應病，語卽喉中應之，以問善醫張文仲。張經夜思之，乃得一法，卽取本草令讀之，皆應，至其所畏者，卽不言。文仲乃錄取藥合和爲丸服之，應時而止。一云問醫蘇澄云。

保，方欲坐守神仙，棄置流俗。噫！蒼生可以救耶？斯文可以存耶？昔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非以徇名也，將以濟人也。謹錄師訓編附聖經，庶將來君子有以得其用心也。

王燾

按櫻甯集，唐有王燾，精醫，著外臺祕要。
按比事摘錄，唐有王燾，因母病學醫，因以所學作書行世。

踏面於廁上，目直視不語，口中涎落。給使奏之，上問醫曰：「此可得幾時？」對曰：「緩者三日，急者一日。」上與錦被覆之，并牀舁送宅，至夜半而卒。

李聽

按唐書本傳，李聽爲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好方書，擇其驗者題於帷幃，牆屋皆滿。

孟詵

按舊唐書本傳，孟詵，汝州梁人也，舉進士，垂拱初，累遷鳳閣舍人。詵少好方術，嘗於鳳閣侍郎劉禕之家，見其勅賜金，謂禕之曰：「此藥金也，若燒火其上，當有五色氣。」試之果然。則天聞而不悅，因事出爲台州司馬。後累遷春官侍郎。睿宗在藩，召充侍讀。長安中爲同州刺史，加銀青光祿大夫。神龍初，致仕歸伊陽之山，第以藥餌爲事。詵年雖晚暮，志力如壯，嘗謂所親曰：「若能保身養性者，常須善言莫離口，良藥莫離手。」睿宗卽位，召赴京師，將加任用，固辭衰老。景雲二年，優詔賜物一百段，又令每歲春秋二時，特給羊酒糜粥。開元初，河南尹畢構，以詵有古人之風，改其所居爲子平里，尋卒，年九十三。詵所居官，好勾剝爲政，雖繁而理。撰家祭禮各一卷，喪服要二卷，補養方必效方各三卷。

王方慶

按古今醫統，王方慶，太原人，博學多文，雅有才度，篤好經方，精於醫藥。

韋慈藏

按舊唐書，張文仲傳，韋慈藏京兆人，以醫術知名，則天初爲侍御醫，景龍中光祿卿。按古今醫統，韋訊道號慈藏，善醫術，常帶黑犬隨行，施藥濟人。元宗重之，擢官不受，世仰爲藥王，醫家多祀之。

郝公景

按朝野僉載，郝公景，於泰山採藥，經市過，有患見鬼者，怪羣鬼見公景，皆走避之，遂向公景取藥，爲和殺鬼丸，患者服之差。

狄仁傑

按集異記，狄梁公性閑醫藥，尤妙鍼術。顯慶中，應制入關，路由華州闕闕之北，稠人廣衆，聚觀如堵。狄梁公引轡遙望，有巨牌大字云：「能療此兒，酬絹千匹。」卽就觀之，有富室兒年可十四五，臥碑下，鼻端生贅，大如拳石，根蒂綴鼻，纒如食筋，或觸之，酸痛刻骨，於是兩眼爲贅所繩，目睛翻白，痛楚危極，頃刻將絕。惻然久之，乃曰：「吾能爲也。」其父母泊親屬叩額祈請，卽輦千絹，寘於坐側。公因令扶起，卽於腦後下鍼寸許，仍詢病者曰：「鍼氣已達病處乎？」病人頷之。公遽抽鍼，而疣贅應手而落，雙目登亦如初，曾無病痛。其父母親眷且泣且拜，則以縑物奉焉。公笑曰：「吾哀爾命之危逼，吾蓋急病行志耳，吾非鬻伎者也。」不顧而去焉。

則天時醫人

則天時，一醫人自光政門入，見一鬼捉元頭，二鬼持棒隨

日華子

按古今醫統，日華子，北齊鴈門人，深察藥性，極辨其微，本草經方，多由註疏，至今賴之。
按鄞縣志，日華子，姓大，名明，集諸家本草，近世所用藥，各以寒溫性味華實蟲獸爲類，其言近，其功用甚悉，凡二十卷。明正統間，三山鄭瑤守甯，見延祐志，因標云：陳藏器與日華子俱四明人，志逸其名，今補之。

元珠先生

按古今醫統，元珠先生，不知何郡人，洞明素問，極究微奧，時太僕令王冰識其爲異人，乃師事之，遂以妙旨授冰，由是大註素問，今行世。

王冰

按古今醫統，王冰，寶應中爲太僕令，號啓元子，篤好醫方，得先師所藏太素，及全元起書，大爲編次，註素問答八十一篇，二十四卷，又著元珠十卷，昭明隱旨三卷。

劉大師

按江南通志，劉大師，憲宗時騎白馬行村落中，不知其所從來，人有病，與藥輒愈。一日，從鄉人鄭氏乞地爲室，未許，俄入林中，跣足而逝，人異之，卽其地爲寺，今棗香院是也。

紀朋

按古今醫統，紀朋，唐元宗時人，能觀顏色笑談，便知人病深淺。

周廣

按明皇雜錄，開元中有名醫紀明者，吳人也，嘗授祕訣於隱士周廣，觀人顏色談笑，便知疾深淺，言之精詳，不待診候。上聞其名，徵至京師，令於掖庭中召有疾者，俾周驗焉。有宮人每日晨則笑啼號，若中狂疾，而有足不能及地，周視之曰：「此必因食且飽，而大促力倦，復仆於地而然也。」周乃飲以雲母湯，既已，令熟寐，寤覺乃失所苦。問之，乃言：「嘗因太華公主誕日，宮中大陳歌吹，某乃主謳者，懼其聲不能清，飲劑且嘗食純蹄美，遂飽而當筵歌數曲，曲罷覺胃中甚熱，戲於砌臺，乘高而下，未及其半，復為後來者所激，因仆於地，久而方蘇，而病狂，因茲足不能及地也。」上大異之。有黃門奉使自交廣而至，拜舞於殿下，周顧謂曰：「此人腹中有蛟龍，明日當產一子，則不可活也。」上驚問黃門曰：「卿有疾否？」乃曰：「臣馳馬大庾嶺時，當大熱，既困且渴，因於路傍飲野水，遂腹中堅痞如石。」周即以硝石雄黃煮而飲之，立吐一物，不數寸，其大如指，細視之，鱗甲備具，投之以水，俄頃長數尺。周遽以苦酒沃之，復如故形，以器覆之。明日，器中已生一龍矣。上深加禮焉，欲授以官爵，周固請還吳，中上不違其意，遂令還鄉。水部員外劉復為周作傳，敘述甚詳。

陳藏器

按醫法入門，陳藏器，唐三原尹，撰神農本草經，曰本草拾遺。

劉禹錫

按古今醫統，劉禹錫，字夢得，彭城人，唐貞元間，舉進士，篤好醫方，濟人甚衆。詔修本草經方集，有傳信方行世。

梁革

按續異錄，金吾騎曹梁革，得和扁之術，太和中爲宛陵巡官，按察使于敖有青衣曰蓮子，念之甚厚，一旦以笑語獲罪，斥出貨焉。市吏定直曰七百緡，從事御史崔某者，聞而召焉，請革評其脈。革診其臂曰：「二十春，無疾之人也。」崔喜留之，送其直與敖。敖以常深念，一怒而逐之，售於不識者，斯已矣。聞崔寵之不悅，形於顏色，然已去之，難復召矣。常貯於懷，未一年，蓮子暴死，革方有外郵之事，迴至城門，逢柩車，崔人有執紼者，問其所葬，曰：「蓮子也。」呼載歸而奔告。崔曰：「蓮子非死，蓋尸蹶耳。」向者革入郭，遇其柩，載歸而請蘇之。崔怒革之初言，悲蓮子之遽夭，勃然曰：「匹夫也！妄惑諸侯，遂齒簪裾之列。汝謂二十春無疾者，一年而死，今既葬矣，召其柩而歸，脫不能生，何以相見？」革曰：「此固非死，蓋尸蹶耳。苟不能生之，是革術不神於天下，何如就死以謝過。」崔乃令破棺出之，遂刺其心及臍，下各數處，鑿去一齒，以藥一刀圭於口中，衣以單衣，臥空牀上，以素練縛其手足，安微火於牀下，曰：「此火衰，蓮子生矣！」且戒其徒煮葱粥伺焉。其氣通若狂者，慎勿令起，逡巡自定，定而困，困卽解其縛，以葱粥灌之，遂活矣。正狂令起，非吾之所知也。」言竟復入府，謂崔曰：「蓮子卽生矣。」崔大釋其怒，留坐廳事，俄而蓮子起，坐言笑，候吏報敖，敖飛牘於崔曰：「蓮子復生矣。」仍與革偕歸，入門則蓮子來迎矣。敖大奇之，且云：「蓮子事崔，已非素意。」因勸以與革。崔亦惡其無齒，又重敖言，遂與革革得之，以神藥傳齒，未踰月而齒生如故。太和壬子歲，調金吾騎曹，與蓮子偕在輦下，其年秋高，損之以其元舅爲天官，卽日與相聞，故熟其事而言之。

李祐

按獨異志，李祐爲淮西將，元和十三年，送款歸國，裴度破吳元濟，入其城，官軍有剝婦人衣至裸體者，祐有新婦姜氏，懷孕五月矣，爲亂卒所劫，以刀割其腹，姜氏氣絕踏地，祐歸見之，腹開尺餘，因脫衣襦裹之，一夕復蘇，傳以神藥而平滿，十月產一子。朝廷以祐歸國功，授一子，官子曰行修，年三十餘爲南海節度，罷歸卒於道。

宋清

按國史補，宋清賣藥於長安西市，朝官出入移貶，清輒賣藥送迎之。貧士請藥，常多折券。人有急難，傾財救之。歲計所入，利亦百倍。長安言：『人有義聲，賣藥宋清。』

按柳宗元集，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售，咸譽清。疾病疔瘍者，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爲辭。歲餘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者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餽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爲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爲利，不亦翦翦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爲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或斥棄沉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爲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者，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

按湖廣通志張仕政，荊州外科，善治傷折，唐王潛，在荊州，有軍人損脛，求張治之，張飲以藥酒，破肉取碎骨一片，大如兩指，塗膏封之，數日如舊。二年餘，脛忽痛，問張，張曰：「前日所出骨，寒則痛，可遽往覓也。」果獲於牀下，以湯洗貯於絮中，其痛即止。

陳仕良

按錢塘縣志，唐乾甯時，有陳仕良者，以醫名於時，詔修聖惠方，官藥局奉御。

京城醫者

按北夢瑣言，唐時，京城有醫者，忘其姓名，元頡中表間，有一婦從夫南中，曾誤食一蟲，常疑之，由是成疾，頻療不損，請看之。醫者知其所患，乃請主人姨姪中謹密者一人，預戒之曰：「今以藥吐瀉，但以盤盂盛之，當吐之時，但言有一小蝦蟆走去，然切不得令病者知是誑給也。」其姪僕遵之，此疾永除。

趙卿

按北夢瑣言，有一少年，眼中常見一小鏡子，俾醫工趙卿診之，與少年期，來晨以魚膾奉候。少年及期赴之，延於閣內，且令從容候客退後，方得攀接。俄而設臺子，止施一甌芥醋，更無他味。卿亦未出。迨日中久候不至，少年饑甚，且聞酢香，不免輕啜之，巡遶又啜之，覺胃中豁然，眼花不見，因竭甌啜之。趙卿知之，方出，少年以啜酢慚謝。卿曰：「郎君先因吃膾太多，醬酢不快，又有魚鱗在胃中，所以眼花，適來所備醬酢，只欲郎君因饑以啜之，果愈此疾，烹鮮之

梁新 趙鄂

按北夢瑣言，唐崔鉉鎮藩宮，有富商船居，中夜暴亡，待曉氣猶未絕。鄰房有武陵醫工梁新聞之，乃與診視曰：「此乃食毒也，三兩日非外食耶？」僕夫曰：「主翁少出船，亦不食於他人。」梁新曰：「尋常嗜食何物？」僕夫曰：「好食竹鷄，每年不下數百隻。近買竹鷄，併將充饌。」梁新曰：「竹鷄喫半夏，必是半夏毒也。」命擣薑擦汁，扶齒而灌，由是方蘇。崔聞而異之，召至安慰稱獎，資以僕馬錢帛，入京致書於朝士，聲名大振。仕至尚藥奉御。有一朝士詣之，梁曰：「何不早見示風疾已深矣！請速歸，處置家事，委順而已。」朝士聞而惶遽告退，策馬而歸。時有鄆州馬醫趙鄂者，新到京都，於通衢自榜姓名云攻醫術，此朝士下馬告之。趙鄂亦言疾危，與梁生之說同，謂曰：「只有一法，請官人儘喫消梨，不限多少。」時咀齧不及，淚汗而飲，或希萬一。此朝士又策馬而歸，以書筒質消梨，馬上旋齧，行到家，旬日唯喫消梨，頓覺爽朗，其恙不作，却訪趙生感謝，又訪梁奉御，具言得趙生所教。梁公驚異，且曰：「大國必有一人相繼者。」遂召趙生，資以僕馬錢帛，廣爲延譽，官至太僕卿。

按聞奇錄，省郎張廷之有疾，詣趙鄂，纔診脈，說其疾宜服生薑酒一盞，地黃酒一杯。仍詣梁新，所說竝同，皆言過此卽卒。自飲此酒後，所疾尋平。他日爲時相堅虐一杯，慙之不及，其夕乃卒。時論謂之二妙。

王超

按景陵縣志，王超，復州醫人，善用鍼，病無不差。文宗太和五年，於日午，忽無病死，經宿而蘇，言夢至一處，城壁臺殿，如王者居，見一人臥，召前，袒視左膊，有腫大如杯，令超治之，卽爲鍼出膿升餘，顧黃衣吏曰：「可領畢也。」超隨入一門，門署曰畢院，庭中有人眼數千，聚成山，視肉迭瞬明滅。黃衣曰：「此卽畢也。」俄有二人，形甚奇偉，分處左右。

之東壁，其心懸北簷下。塞方在堂中作法，所懸之心，遂爲犬食。塞求之不得，驚懼，乃持刀宛轉於地，出門而去。主人弗知，謂其作法耳。食頃，乃持心而入，納於病者之腹，被髮連吐，其腹遂合。蘇氏子既悟，但連呼遞鋪遞鋪家人莫之測，乃其日去家數里，有驛吏手持官文書，死於道傍。初，南中驛路二十里，置一遞鋪，驛吏持符牒，以次傳授，欲近前鋪，輒連呼以警之。乃塞取驛吏之心而活蘇氏，蘇遂愈如故。

拂菻醫

按唐書西域傳，拂菻有善醫，能開腦出蟲，以愈目昏。

譚簡

按因話錄，相國崔公慎，由廉察浙西，左目眚生贅如息肉，欲蔽瞳人，視物極礙，諸醫方無驗。一日，淮南判官楊員外牧，自吳中越職，饌召于中堂，因話揚州有穆中善醫眼，來請遺書崔相國，鉉令致之。崔公許諾，後數日得書云：「穆生性竊疎，恐不可信，有譚簡者，用心精審，勝穆遠甚，遂致以來。」既見，白崔公曰：「此立可去，但能安神不撓，獨斷於中，則必效矣。」崔公曰：「如約，雖妻子必不使知。」譚簡又曰：「須用九日晴明，亭午於靜處療之，若其日果能遂心，更無憂矣。」是時月初也，至六七日間，忽陰雨甚，譚生極有憂色，至八日，大開霽，問崔公飲酒多少，崔公曰：「量雖至小，亦可引滿。」譚生大喜，初公將決意用譚之醫，惟語大將中善醫者沈師象，師象贊成其事，是日引譚生於北樓，惟師象與一小豎隨行左右，更無人知者。譚生請公飲酒數杯，端坐無思，俄而譚生以手微捫所患曰：「殊小事耳。」初覺似拔之，雖痛亦忍。又聞動剪刀聲，白公曰：「此地稍暗，請移往中庭。」師象與小豎扶公至于庭，坐

會，乃權誑也。請退謀朝餐。」他妙多斯類，非庸醫所及。

沈應善

按南昌府志，沈應善，字嘉言，梁休文後裔，其六世祖仕豫章，因家焉。事親至孝，親歿，廬墓三年，閭里稱之。屢試，不售於有司，一夕夢神人示曰：「上帝命汝活千萬人，豈可守一編以自負乎？」既寤，遂決志學醫，遇蜀之韓隱菴師事焉。初授素問內經諸書，研究不輟，徐進以導引之術，及祕藏諸方。三年，韓別去曰：「九九之際，遲我於峨眉之麓。」自是名益振。凡士大夫無不與之遊，投以劑，罔弗驗者。歲厲，則捐貲貯藥，濟人靡倦。居旁構一舍，曰來安堂，諸藥餌飲食，無不具備。年八十一，忽語家人曰：「韓先生招以緘，我將逝矣。」尋沐浴而卒。著素問箋釋二卷行世。子長庚，以經業補邑博士弟子員，能世其學。

紫極宮道士

按稽神錄，廣陵有木工，因病手足皆拳縮，不能復執斧斤，匍匐行乞。至后土廟前，遇一道士，長而黑色，神采甚異，呼問其疾，因與藥數丸，曰：「餌此當愈。」旦日平明，復會於此。木工辭曰：「某不能行，家去此遠，明日雖晚，尚未能至也。」道士曰：「爾無憂，但早至此。」遂別去。木工既歸，餌其藥，頃之手足痛甚，中夜乃止，因即得寐，五更而寤，覺手足甚輕，因下牀趨走如故。即馳詣后土廟，久之，乃見道士倚杖而立，再拜陳謝。道士曰：「我授爾方，救人疾苦，無爲木匠耳。」遂再拜受之。因問其名，曰：「吾在紫極宮，有事可訪我也。」遂去。木匠得方，用以治疾，無不愈者。至紫極宮訪之，竟不復見。後有婦人久疾，亦遇一道士與藥而差，言其容貌亦木工所見也。廣陵尋亂，木工竟不知所之。

按西陽雜俎，柳芳爲郎中，子登疾重，時名醫張萬福初除泗州，與芳故舊，芳賀之，具言子病，惟恃故人一顧也。張詰旦候芳，芳遽引視，登遙見，登頂曰：「有此頂骨何憂也？」因診脈五六息，復曰：「不錯，壽且踰八十。」乃留方數十字，謂登曰：「不服此亦得。」登後爲庶子，年至九十而卒。

王彥伯

按西陽雜俎，荊州道士王彥伯，天性善醫，尤精別脈，斷人生死壽夭，百不差一。裴胄尚書有子忽暴中病，衆醫拱手，或說彥伯，遽迎使視。脈之良久，曰：「都無疾。」乃煮散數味，入口而愈。裴問其狀，彥伯曰：「中無腮鯉魚毒也。」其子實因膾得病，裴初不信，乃膾鯉魚無腮者，令左右食之，其疾悉同，始大驚異焉。

按國史補，王彥伯自言醫道將盛行，乃列三四竈，煮藥于庭，老幼塞門而請。彥伯指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飲此，氣者飲此。」皆飲之而去。翊日各負錢帛來酬，無不效者。

申光遜

按玉堂閑話，近代曹州觀察判官申光遜，言本家桂林，有官人孫仲放，寓居于桂，交廣人也。申往謁之，延于臥內，冠簪相見，曰：「非慵于巾櫛也，蓋患腦痛爾。」申卽命醇酒升餘，以辛辣物泊胡椒乾薑等屑，僅半杯，以溫酒調，又于枕函中取一黑漆筩，如今之笙項，安于鼻竅，吸之至盡，方就枕，有汗出表，其疾立愈。蓋鼻飲之類也。

揚州醫生

既定，聞櫛焉有聲。先是譚生請好綿數兩，染絳，至是以絳綿拭病處，兼傅以藥，遂不甚痛。譚生請公開眼，看所贅肉，大如小指，豎如乾筋，遂命投之江中，方遣報夫人及子弟。譚生立以狀報淮南崔相國，復書云：「自發醫後，憂疑頗甚，及聞痊愈，神思方安。」後數日而徵詔至，嗟夫！向日若楊君不遇譚生，不至公心不斷，九日不晴，徵詔遽來，歸期是切，礙其目疾，位當廢矣，安得秉鈞入輔，爲帝股肱？此數事足驗元助，而公作相之後，譚生已逝，又何命之太薄也！

釘鉸匠

按玉堂閑話，近朝中書舍人于邁，嘗中蠱毒，醫治無門，遂長告欲遠適尋醫。一日，策杖坐于中門之外，忽有釘鉸匠見之，問曰：「何苦而羸茶如是？」于即爲陳之，匠曰：「某亦曾中此，遇良工爲某鈴出一蛇而愈，某亦傳得其術。」邁欣然，且祈之，彼曰：「此細事耳，來早請勿食，某當至矣。」翊日果至，請邁于舍簷下，向明張口，執鈴俟之。及欲夾之，差跌而失，則又約以來日經宿復至，定意伺之一夾而中。其蛇已及二寸許，赤色，龐如釵股矣。邁命火焚之，邁遂愈，得累除官至紫微而卒。其匠亦不受贈遺，但云某有誓救人，唯引數觴而別。

市醫

按玉堂閑話，京城及諸州郡閭閻中，有醫人能出蠱毒者，目前之驗甚多，人皆惑之，以爲一時幻術，膏肓之患，卽不可去。郎中顏燧者，家有一女使抱此疾，常覺心肝有物，啜食痛苦不可忍，累年後瘦瘁，皮骨相連，脛如枯木。偶聞有善醫者，於市中聚衆甚多，看療此病，顏試召之，醫生見曰：「此是蛇蠱也，立可出之。」於是先令熾炭一二十觔，然後以藥餌之。良久，醫工秉小鈴子於傍，於是覺咽喉間有物動者，死而復蘇。少頃，令開口，鈴出一蛇子，長五七寸，急投於熾炭中，燔之，其蛇屈曲，移時而成爐，其臭氣徹於親鄰，自是疾平，永無蓄心之苦耳。則知越人起虢子之死，老

按古今醫統李謨，字欽仲，梓潼涪人，通五經諸子，博學篤好醫方，官僕射中散大夫。

蕭炳

按嶧縣志蕭炳，蘭陵人，精岐黃，於書無所不讀。取本草藥名，每以上一字定四聲，本草五卷，以便討閱，蓋前人所未有者。終身隱居不仕。

李雲卿

按古今醫統李雲卿，不知何郡人，博通經史，善醫，隱廬山，以濟人爲心。千里之外，來求療病者如市。後唐同光二年八月，白日飛昇。

顯德中道士

按洞微志，顯德中，齊州有人病狂，每唱歌曰：『踏陽春，人間二月雨和塵，陽春踏盡秋風起，腸斷人間白髮人。』又歌曰：『五雲華蓋曉玲瓏，天府由來汝腑中，惆悵此情言不盡，一丸蘿蔔火吾宮。』後遇一道士欲治病者云：『每夢一紅衣女子，引入宮殿，有小姑歌云云。』道士曰：『此正犯大麥毒，女子心神，小姑脾神也。按醫經蘿蔔治麩毒，故曰火吾宮。』卽以藥兼蘿蔔食之，疾遂愈。

吳廷紹

按玉堂閑話，江淮州郡火令最嚴，犯者無赦，蓋多竹屋，或不慎之，動則千百間立成煨燼。高駢鎮維揚之歲，有術士之家，延火燒數千戶，主者錄之，即付於法，臨刃謂監刑者曰：「某之愆尤，一死何以塞責？然某有薄技，可以傳授一人，俾其救濟後人，死無所恨矣。」時駢延待方術之士，恆如饑渴，監刑者即緩之，馳白於駢，駢召入，親問之，曰：「某無他術，惟善醫大風。」駢曰：「何以覈之？」對曰：「但於福田院選一最劇者，可以試之。」遂如言，乃置患者於隙室中，飲以乳香酒數升，則懵然無知，以利刀開其腦縫，挑出蟲可盈掬，長僅二寸，然以膏藥封其瘡，別與藥服之，而更節其飲食動息之候，旬餘瘡盡愈，纔一月眉鬚已生，肌肉光淨，如不患者。駢遂禮術士爲上客。

五代

唐慎微

按古今醫統，唐慎微，字審元，成都華陽人，好醫，求治者不論貴賤必往。每於經史中得一方一論，必錄之。時尚書左丞蒲公執政，擢與一官，不受。著有經史類證，備用本草數十卷。

孟昶

按古今醫統，蜀主孟昶，心性慈孝，好方藥，母后病，屢更太醫不效，自製方餌進之，遂愈。羣臣有疾，親召診視，醫官服其神。宋太祖伐蜀，孟不忍生民就戮，遂走汴，降闕下，太祖厚封之。

韓保昇

按古今醫統，韓保昇，蜀人，精醫，不拘局方，詳察藥品，釋本草甚明切，所以深知藥性，施藥輒神效。

耶律敵魯

按遼史本傳耶律敵魯字撒不碗其先本五院之族始置官分隸焉敵魯精於醫察形色卽知病源雖不診候有十全功統和初爲大丞相韓德讓所薦官至節度使初樞密使耶律斜軫妻有沈痾易數醫不能治敵魯視之曰「心有蓄熱非藥石所及當以意療因其聾聒之使狂用泄其毒則可」乃令大擊鉦鼓於前翌日果狂叫呼怒罵力極而止遂愈治法多此類人莫能測年八十卒

迭里特

按遼史本傳迭里特字海鄰有膂力善馳射馬蹟不仆尤精於醫視人疾苦隔紗覩物莫不悉見太祖在潛已加眷遇及卽位拜迭刺部夷离堇會帝患心痛召迭里特視之迭里特曰「膏肓有瘀血如彈丸然藥不能及必鍼而後愈」帝從之嘔出瘀血痛止帝以其親每加賜賚然知其爲人未嘗任以職後從刺葛亂與其父轄底俱縊殺之

耶律庶成

按遼史本傳初契丹醫人鮮知切脈審藥上命耶律庶成譯方脈書行之自是人皆通習雖諸部族亦知醫事

宋一

劉翰

按南唐書本傳，吳廷紹爲太醫令，不甚知名，烈祖喉中痒澀，進藥無驗，廷紹進楮實湯，服之頓愈。宰相馮延巳嘗病腦痛，醫工旁午累日不痊，紹至先詰其家人曰：「相公酷嗜何物？」對曰：「每食山雞鷓鴣。」廷紹進薑豆湯，一服立差。羣醫默志其方，他日以楮實治喉痒，以薑豆治腦痛，皆無效。或問其故，廷紹曰：「烈祖常服餌金石，吾故以木之陽實勝之，木王則金絕矣。」馮公嗜山鷓鴣，二鳥皆食烏頭半夏，薑豆乃解其毒爾。」羣醫大服。按薑豆湯，查江南通志江甯府志上元縣志俱作甘豆湯，未知孰是。

虞洸

按宋何光遠鑑戒錄，虞少卿洸，蜀之醫也。長興祖初佐蜀，董太尉璋久患渴疾，遣押衙李彥求醫孟蜀，祖遣虞少卿往，虞少卿既至，董公曰：「璋之所患，經百名醫而無微瘥者，何也？」虞少卿對曰：「君之疾，非唯渴漿，而似渴士，得其多士，不勞藥石而自愈矣。」董公大悅。時董公有南面之志，虞少卿故以此言譏之。又曰：「洸聞天有六氣，降爲六淫，淫生六疾，害於六腑者，陰陽風雨晦明也，是以六淫隨焉。六疾者，寒熱入腹，感心也，是以六腑病焉。故心爲離宮，腎爲水臟，晦明勞役，百疾生焉。大凡視聽至煩，皆有所損，心煩則亂，事煩則變，機煩則失，兵煩則反，五音煩而損耳，五色煩而損目，滋味煩而生疾，男女煩而減壽。古者男子莫不戒之，君今日有萬思，時有萬機，樂淫於外，女淫於內，渴之難療，其由此乎？」

遼

直魯古

一醫士乘窻反射，不中而去，及追兵開窻視之，中得一嬰兒，卽直

按古今醫統，僧道廣，西蜀人，好醫，得不傳之祕。乾德中，有人病肌瘦如勞，唯好食米，闕之則口吐清水，食米則快，諸醫不辯，道廣以鷄屎及白米各半合炒末，以水調服，良久吐出如米形，遂愈。病源謂米瘠者是也。

吳復珪

按古今醫統，吳復珪，淳化間爲太宗侍御醫，與劉翰齊鳴。太宗召修本草及太平聖惠方，書中多其所集行世。

馬志

按古今醫統，馬志初爲道士，得海上方，深察藥性，治療輒效。太宗時奉詔同修本草，爲御醫，名著當代。

釋洪蘊

按江西通志法堅傳中載有法蘊疑洪以俟當作法，蘊當作菴未知是否，今姑合之參考。

按古今醫統，釋洪蘊，潭州人，初出家集方技之書，遊京師以醫鳴。太祖召見，賜紫袍，號廣利大師。後太宗召講醫方，蘊錄祕方以獻。

按江西通志，釋蘊以善醫工診切，每先歲時言人生死多中。賜紫方袍，號廣濟大師，一時稱藥王再現云。

趙自化

按古今醫統，趙自化，德州人，徙洛陽，業醫，淳化中，從兄自正遊京師，以醫鳴，俱授醫官，累遷翰林醫副。

按濟南府志，趙自化，武定人，高祖時以醫鳴世，診治有奇效，累遷至正使，所著有四時養頤錄及漢沔諸集五卷。

按古今醫統，劉翰，滄州臨津人，世習醫業，初攝護國軍節度巡官，後周顯德初詣闕，獻經用方書三十卷，體集治世論二十卷，世宗嘉之。宋太宗詔詳定本草，翰與道士馬志醫官翟煦、張景、吳復、珪、王光祐、陳昭遇等同修集上之。

陳昭遇

按廣東通志，陳昭遇，南海人，世爲名醫，開寶初，至京師，爲所知者薦爲醫官，遂留家開封。初爲醫官，領溫水主簿，後加光祿寺丞，賜金紫。初，太宗在藩邸，暇日多留意醫術，藏名方千餘首，皆有驗，及即位，召翰林醫官，各具家傳驗方以獻，又萬餘首，命昭遇與王懷隱等參對編類，成一百卷，御製序，名曰太平聖惠方，鏤板頒行天下。又嘗被召，與醫官劉翰、道士馬志等詳定本草，既成書，新舊藥凡九百八十三種，併目錄二十一卷上之。昭遇於藥術無所不究，著述精博，可傳。往來公卿家，診脈對證，多奇驗。性謙慎，以此被寵眷不衰。

按古今醫統，陳昭遇，嶺南人，善醫，太宗時爲翰林醫官，治療多效。

王懷隱

按河南通志，王懷隱，睢陽人，初爲道士，居汴之建隆觀，善醫診，太平興國初，詔歸俗，命爲尚藥奉御，三遷至翰林醫官使。初，太宗在藩邸時，暇日多留意醫術，藏名方千餘首，皆嘗有驗者，至是詔翰林醫官，各具家傳經驗方以獻，又萬餘首，命懷隱與副使王祐、鄭奇等編類，每證以隋太醫令巢元方病源候論冠其首，而方藥次之，成百卷，太宗御製序，名曰太平聖惠方。

王光祐

曰「俗輩不讀醫經而妄欲療人可歎也君之疾正在素問經中名食掛凡人肺六葉舒張如蓋脾爲之蔽故不嗜食素問曰「肺葉焦熱掛」遂授一方下覆於脾子母氣和則進食一或有戾則肺不能舒買藥服之三日聞人食肉甚香取而啖之遂愈。

按古今醫統史載之著有指南方三卷分爲三十二門。

張炳

按建甯府志張炳字明叔浦城人少有奇疾在太學師事蜀士史載之極醫之妙及歸推心究物無問貴賤有謁必往視之全活甚多嗜學能文老而不倦同郡魏揆之稱爲太古遺民歷任蘄州簿豐州錄事參軍卒年九十一。

劉元賓

按安福縣志劉元賓連魁於鄉歷任潭州司理通陰陽醫藥術數真宗試之驗賜名通真子所著有集正歷橫天卦圖神巧萬全方註解叔和脈訣傷寒論洞天鍼灸經。

釋法堅

按江西通志釋法堅廬山僧以醫名宋太祖召見賜紫方袍號廣濟大師景德二年雍王元份久被疾召赴闕至則元份已薨法堅還山卒。

按避暑漫抄臨安僧法堅言有歛客經於潛山中見一蛇其腹脹甚蜿蜒草中徐遇一草便嚙破以腹就磨頃之脹消如故蛇去客念此草必消脹毒之藥取置篋中夜宿旅邸鄰房有過客呻吟牀第間客就詢之云爲腹脹所苦即

馮文智

按古今醫統馮文智，并州人，以方技爲業。太宗召爲醫官，咸平三年，太后不豫，文智侍藥，既愈，遷尙藥御醫，賜金紫衣，遷翰林醫正。

蘇澄

按古今醫統蘇澄，宋良醫，人病應聲者求療，澄云古無此方，惟以本草藥名盡呼之，每呼一聲，腹中輒應，惟一藥即不應，再三呼之無聲，卽以此藥爲主治之愈。

劉難經

按王氏談錄，昔東郡有一醫者姓劉，其術甚異，通黃帝八十一難經，病註者失其旨，乃自爲解，獻於闕下，仍爲人講說，自號曰劉難經。其治疾察脈，無隱不知。肘後有二藥奩，止藥末數品而已。每視人病，旋取諸末，合和加減，分爲劑料，日服不盡其數，病未愈，他日再至，曰：「此藥服不如數耳，所餘當有幾。」人不能欺，後以老終。

李甯

按宋史柴通元傳，敷水處士李甯，精於藥術，老而不衰，常以藥施人，人以金帛爲報，輒拒之。景德中，萬安太后不豫，驛召甯赴闕，未至而后崩。大中祥符四年，賜號正晦先生，上作詩爲賜，加以藥茶繪帛。

喜怒故毀譽不動其心。手持數珠常誦佛經於閭巷聚落中治病所得錢帛隨卽分授於貧者。竟以不言但行陰施默益之道。每行藥至午方歸則閉戶靠壁瞑目而坐。大中祥符乙卯冬無疾端坐而逝。時齒一百未化前人問居士有長生法對曰：「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百年猶厭其多况久生之苦乎？」

許希

按宋史本傳許希開封人以醫爲業補翰林醫學景祐元年仁宗不豫侍醫數進藥不效人心憂恐冀國大長公主薦希希診曰：「鍼心下包絡之間可亟愈。」左右爭以爲不可諸黃門祈以身試試之無所害遂以鍼進而帝疾愈命爲翰林醫官賜緋衣銀魚及器幣希拜謝已又西向拜帝問其故對曰：「扁鵲臣師也今者非臣之功殆臣師之賜安敢忘師乎？」乃請以所得金與扁鵲廟帝爲築廟於城西隅封靈應侯其後廟益完學醫者歸趨之因立太醫局於其旁希至殿中省尙藥奉御卒著神應鍼經要訣行於世錄其子宗道爲內殿崇班。

嘉祐時鍼醫

按畫樓錄嘉祐初仁宗寢疾藥未驗下召草澤始用鍼自腦後刺入鍼方出開眼曰：「好惺惺。」翼日聖體良已自爾以其穴目爲惺惺穴鍼經初無此名或曰卽風府也。

王纂

按古今醫統王纂海陵人習覽經方尤工鍼石遠近知其名所療多效初嘉祐中有女人被妖惑纂爲鍼妖狐卽從女衾中逃竄女病遂愈。

取藥就釜煎一杯湯飲之。頃不復聞聲，意謂良已將曉，但聞鄰房滴水聲，呼其人不復應，即起燭燈視之，則其人血肉俱化爲水，獨遺骸臥牀，急挈裝而逃。至明，主人視之，乃不測其何爲至此。乃潔釜炊飯，則釜通體成金，乃密瘞其骸，既久經赦。客至邸語其事，方傳外人也。

甄棲真

按宋史本傳，甄棲真，字道淵，單州單父人，博涉經典，長於詩賦，一應進士舉，不中第，歎曰：「勞神敝精以追虛名，無益也。」遂棄其業，讀道家書以自樂。初訪道於牢山華蓋先生，久之，出遊京師，因入建隆觀爲道士，周歷四方，以藥術濟人，不取其報。祥符中，寓居晉州，性和靜，無所好惡，晉人愛之，以爲紫極宮主。年七十有五，遇入或以爲許元陽語之曰：「汝風神秀異，有如李筌，雖老矣，尚可仙也。」因授鍊形養元之訣，且曰：「得道如反掌，第行之維艱，汝勉之。」棲真行之二三年，漸反童顏，攀高躡危，輕若飛舉。乾興元年，謂其徒曰：「此歲之暮，吾當逝矣。」即宮西北隅，自斃殯室，室成，不食一月，與平居所知敝別，以十二月二日，衣紙衣，臥磚榻卒，人未之奇也。及歲久，形如生，衆始驚傳以爲尸解。棲真自號神光子，與隱人海蟾子者，以詩往還，論養生祕術，目曰還金篇，凡兩卷。

高若訥

按宋史本傳，高若訥，字敏之，本并州榆次人，徙家衛州，進士及第。皇祐五年，爲觀文殿學士。若訥彊學善記，自秦漢以來，諸傳記無不該通，尤喜申韓管子之書，頗明歷學，因母病，遂兼通醫書，雖國醫皆屈伏。張仲景傷寒論訣，孫思邈方及外臺祕要，久不傳，悉考校訛謬行之世，始知有是書。名醫多出衛州，皆本高氏學焉。

刺刺刺足脛間不可脫惟懼死轉乘間乃得歸。曹笑曰：「逆所束者，八邪穴也。」此專治邪氣，身打千金書有刺百邪所病十三穴，一曰鬼宮，二曰鬼信，三曰鬼壘，四曰鬼心，五曰鬼路，六曰鬼枕，七曰鬼牀，八曰鬼市，九曰鬼病，十曰鬼堂，十一曰鬼藏，十二曰鬼臣，十三曰鬼封。然則居白所施正此耳。今世鍼法不傳，庸醫野老，道聽塗說，勇於嘗試，非惟無益也。按此條與前曾若虛本一事，但姓名不同，詳略有異，故並存備考。

屠光遠

按齊東野語，屠光遠，治番禺酒官之妻，將產，數日不能分娩，屠云：「緣子以手挂母腸，所以不產。」乃隔腹鍼之，遂產。古者鍼砭之妙，真有起死之功。蓋脈絡之會，湯所不及者，中其俞穴，其效如神。方書傳記所載不一，若唐李洞元本朝龐安時近復有屠光遠醫者，意也，一時從權，有出於六百四十九穴之外者，其妙如此。

僧智緣

按古今醫統，僧智緣，徐州人，嘉祐中召至京師，診父母脈，能知子之吉凶。時王安石、王珪俱在翰林，珪疑古無此，安石曰：「昔醫和診晉侯而知其良臣將死，視父知子，又何足怪哉？」

郝允

申受 郝懷質 趙宗古

按聞見前錄，康節先公曰：「昔居衛之共城，有趙及諫議者，自三司副使以疾乞知衛州，多名醫故也。有申受者，善醫，自言得術於高若訥參政，得脈於郝氏老。其說謂參政醫學甚高，既貴，診脈少，故不及郝老，非郝老不可治。趙如其言，郝氏至，診其脈曰：『有沉積當下。』趙服其藥，暴下不止，已垂殆。郝老乃坐趙於大盆中，用椀覆其頭項，以湯沃之，遂甦。趙呼申受罪之曰：『君謬舉郝老者。』申受曰：『某之術不及郝老遠甚，公病當下，但氣虛藥劑苦，大不

閻士安

按開封府志閻士安陳州人，以醫術爲助教，工畫墨竹，筆力老勁，名著當時。每爲大卷高壁爲不盡景，或爲風勢，甚有意趣。復愛作墨蟹蒲藻等，咸爲人所重。

李明甫

按嘉興府志李明甫東陽人，善醫，尤精鍼法。義烏令病心痛垂死，明甫視之曰：「有蟲在肺下，藥所不及，惟砭乃可，然非易也。」給謂於背上點穴，密取水以嚙之，令方驚而鍼已入，曰：「蟲已死矣。」旣而腹大痛，下黑水數升，蟲亦去，遂愈。

曾若虛

按西齋話記龍圖閣待制李行簡言隴州道士曾若虛者，善醫，尤得鍼砭之妙術。里有寡婦再適人，遭疾且卒，經日而心間向暖，家人因奔詣若虛，哀祈一往，庶幾可救。若虛旣至，熟視之，且止其家哭泣，引鍼鍼之，卽時而蘇。良久，乃能語曰：「始者若夢，遇故夫相隨出郭外，遠歷郊野橋梁，復入叢林草莽，展轉不相捨，俄而故夫爲一物刺中其足，不能履步，由是獨步，忽若夢覺耳。」郡人竟詣若虛詢之，若虛曰：「向之所鍼，乃黃帝鍼八邪穴也。」若虛卽今奉尙御藥姚可久之師耳。

曹居白

按齊東野語李行簡外甥女適葛氏而寡，次嫁朱訓，忽得疾如中風狀，山人曹居白視之曰：「此邪疾也。」乃出鍼刺其足外踝上二寸許，至一茶久，婦人醒曰：「疾平矣。」始言每疾作時，夢故夫引行山林中，今早如前，而故夫爲

亡獨太醫趙古得六元五運之法於翁管圖以上朝廷今行於世云

虞鹿

按櫻甯集，虞鹿，宋治平間陵陽人，著難經註。

孫用和

按古今醫統，孫用和，不知何郡人，性識明敏，通經學，精醫方，得岐黃之祕，治平間爲奉御太醫令。

高保衡

按古今醫統，高保衡，熙甯間爲國子博士，校正醫書，深明方藥病機，神宗詔修內經有功，賜緋魚加上騎都尉。

林億

按古今醫統，林億，熙甯間爲光祿卿直祕閣，同高保衡校正內經，醫名大著。

錢乙

按宋史本傳，錢乙字仲陽，本吳越王俶支屬，祖從北遷，遂爲鄆州人。父穎善醫，然嗜酒喜遊，一旦東之海上，不反，乙方三歲，母前死，姑嫁呂氏，哀而收養之。長誨之醫，乃告以家世，卽泣請往迹尋，凡八九反，積數歲，遂迎父以歸，時已三十年矣。鄉人感慨賦詩詠之。其事呂如事父，呂沒無嗣，爲收葬行服。乙始以顛顛方著名，至京師，視長公主女疾，授翰林醫官。皇子病瘵，癘乙進黃土湯而愈。神宗召問黃土所以愈疾狀，對曰：「以土勝水，水得其平，則風自止。」

能禁，然宿疾良已，可賀。」又曰：「郝老之脈通神，公舉家之人在帳中，俾遍診脈，其老少男女，已未嫁娶，無不知者。」趙試其說，信然，始加禮之。自此疾平復，入爲三司副使。申受朝廷用爲太醫丞。郝老本河朔人，旣死，張岫子堅誌其墓，載其平生所治甚異，曰：「士人之妻孕，診其脈曰：六脈皆絕，反用子氣資養，故未死，子生母卽死矣。」已而果然。郝老平時不合藥末，諸藥遇病品量增減之，服者無不驗。人從其學者皆名醫云。

按聞見後錄，郝翁者，名允，博陵人，少代其兄長征河朔，不堪其役，遁去，月夜行山間，憊甚，憩一樹下，忽若大羽禽飛止其上，熟視之，一黃衣道士也。允拜手乞憐，道士曰：「汝郝允乎？」因授以醫術。晚遷鄭圃，世以神醫名之。遠近之人賴以活者，四十餘年，非病者能盡可活也。蓋其術精良可信，不幸而不治，必先語之，雖死亦無恨於脈。非獨知己病能前知，未病與死，近者頃刻，遠者累年，至其日時，皆無失。歲常候測天地六元五運，考四方之病，前以告人，亦無失。皇祐年，翁死，張岫子堅誌其墓云：夏英公病泄，太醫皆謂中虛，翁曰：「風客於胃則泄，殆藁本湯證也。」英公駭曰：「吾服金石等物無數，泄不止，其敢飲藁本乎？」翁強進之，泄止。太常博士楊日宣病寒，翁曰：「君脈首震而尾息，尾震而首息，在法爲魚遊蝦戲，不可治。」不數日死。州監軍病悲思，翁告其子曰：「法當甚悸卽愈。」時通守李宋卿御史嚴甚，監軍內所憚也，翁與其子請于宋卿一造問，因責其過失，監軍皇怖汗出，病乃已。殿中丞姚程腰痛，痛不可俛仰，翁曰：「穀濁氣也，當食發怒，四肢受病，傳于大小絡中，痛而無傷，法不當用藥，以藥攻之，則益痛，須一年能偃仰，二年能坐，三年則愈矣。」後三年而愈。里婦二一夜中口噤如死狀，翁曰：「血脈滯也，不用藥，聞雞聲自愈。」一行踽踽輒踏，翁曰：「脈厥也，當治筋以藥熨之，自快。」皆驗。士陳堯遵妻病，衆醫以爲勞傷，翁曰：「亟屏藥，是爲娠證，且賀君得男子矣。」已而果然。又二婦人娠一咽嘿不能言，翁曰：「兒胞大經壅，兒生經行則言矣，不可毒以藥。」旣免，母子俱全。一極壯健，翁偶診其脈曰：「母氣已死，所以生者，反恃兒氣耳。」如期子生，母死。翁所治病，半天下，神異不可勝記。如上所記，特鄭圃之人共知者也。翁有子名懷質，能盡傳其學，懷質嘗自診其脈，語人曰：「我當暴死。」不數年，果暴死。翁讀黃帝內經，患王冰之傳多失義，指間以朱墨箋其下，世尙未見，懷質死，其書亦

方有事須陞對能延數日否？奉真曰：「此可爲也。諸臟已衰，唯肝臟獨過，脾爲肝勝，其氣先絕，絕則死，若急瀉肝氣令衰，則脾少緩，可延三日，過此無術也。」乃投之藥，至晚遂能張目，稍稍啜粥，明日漸蘇能食，元極喜奉真笑曰：「此不足喜，肝氣暫舒耳，無能爲也。」越三日果卒。
按鄞縣志，僧奉真傳之元覺，元覺傳之法琮，及了初，皆能續其術焉。

黃冠道人

按曹州志，黃冠道人，姓名不傳，熙甯間，曾見於楚丘棗垌村，黃冠青衣，以醫名，一方有疾者往求，一與之語，不藥而愈。居數月，忽不見，人皆神之，疑爲扁鵲，立祠祀焉。

杜嬰

按儀真縣志，杜嬰，字大醇，性能讀書，其言近莊，爲人曠達而廉清，自託於醫，無貧富貴賤，請之輒往，與之財，非義輒謝而不受，時時窮空，幾不能自存，而未嘗有不足之色。善言性命之理，其心廓然無累于物，故多爲賢士夫所知。王安石謂予嘗與之語久而不厭。

張騫

按襄垣縣志，張騫，字公度，潞州人，家世業醫，而騫尤精方脈，意在活人，不責其報。翰林院學士黃魯直母安康郡君太夫人病祕結，諸醫不能治，騫投餌卽愈，魯直感謝，厚贈之，却不受，飄然而去。

帝悅，擢太醫丞，賜金紫。由是公卿宗戚家延致無虛日。廣親宗子病，診之曰：「此可毋藥而愈。」其幼在傍，指之曰：「是且暴疾驚人。後三日過午可無恙。」其家恚不答。明日，幼果發癩，甚急，召乙治之，三日愈。問其故，曰：「火色直視，心與肝俱受邪。過午者，所用時當更也。」王子病嘔泄，他醫與剛劑，加喘焉。乙曰：「是本中熱，脾且傷，奈何復燥之？將不得前後洩。」與之石膏湯，王不信，謝去。信宿寢劇，竟如言而效。士病欬，面青而光氣硬。乙曰：「肝乘肺，此逆候也。若秋得之可治，今春不可治。」其人祈哀，強予藥。明日曰：「吾藥再瀉肝而不少却，三補肺而益虛，又加脣白法當三日死。今尚能粥，當過期。」居五日而絕。孕婦病，醫言胎且墮。乙曰：「娠者五臟傳養，率六旬乃更誠。能候其月偏補之，何必墮！」已而母子皆得全。又乳婦因悸而病，既愈，目張不得瞑。乙曰：「養椰李酒飲之，使醉，即愈。所以然者，目系內連肝膽，恐則氣結，膽衡不下，椰李能去結，隨酒入膽，結去膽下，則目能瞑矣。」飲之果驗。乙本有羸疾，每自以意治之，而後甚，歎曰：「此所謂周痺也。人臟者死，吾其已夫。」既而曰：「吾能移之使在末。」因自製藥，日夜飲之，左手足忽攣，不能用，喜曰：「可矣。」所親登東山，得茯苓大踰斗，以法噉之盡。由是雖偏廢而風骨悍堅如全人，以病免歸，不復出。乙爲方不名一師，於書無不闕，不靳守古法，時度越縱舍，卒與法會。尤選本草諸書，辨正闕誤，或得異藥，問之必爲言生出本末物色名貌差別之詳，退而考之皆合。末年，攣痺寢劇，知不可爲，召親戚訣別，易衣待盡，遂卒。年八十二。

按古今醫統，錢乙著有傷寒指微、嬰孩論若干卷。

按醫學入門，乙建爲五臟之方，各隨所宜，謂肝有相火，有瀉而無補，腎有真水，有補而無瀉，皆啓內經之祕厥。後張元素劉守真張從政盡皆取法。

僧奉真

元覺 法琮 了初

按夢溪筆談，四明僧奉真善醫，熙甯中名聞東都，其診視妙，不差銖分。天章閣待制許元爲江淮發運使，奏陳京師

矣且出入息亦脈也今胃氣已絕死矣。遂屏卻藥餌。後數日與客坐語而卒。

按續明道雜志蘄水縣有高醫龐安時者治疾無不愈其處方用意幾似古人自言心解初不從人授也。蘄有富家子竊出游偶鄰人有鬪者排動屋壁富人子方驚懼疾走出惶惑突入市市方陳刑尸富人子走仆尸上因大驚到家發狂性理遂錯醫巫百方不能已。龐爲劑藥求得絞囚繩燒爲灰以調藥一劑而愈。龐得他人藥嘗之入口卽知此何物及其多少不差也。

按東坡雜記蘄州龐安常善醫而曠與人語書在紙始能答。東坡笑曰：「吾與君皆異人也吾以手爲口君以眼爲耳非異人而何？」

按書蕉龐安常名安時蘄水人宋神哲間名醫也。於書無所不讀而尤精於傷寒妙得長沙遺旨。性豪侈每應人延請必駕四巨舟一聲伎一廚傳一賓客一雜色工藝之人日費不貲。

按仇筆記龐安常爲醫不志於利得善書古畫喜輒不自勝。九江胡道士頗得其術與子用藥無以酬之爲作行草數紙而已且告之曰：「此安常故事不可廢也。」叅寥子病求醫於胡自度無錢且不善書畫求子甚急子戲之曰：「子案可皎徹之徒何不下轉語作兩首詩乎？」龐胡二君與吾輩遊不日索我於枯魚之肆矣。

按澹山雜識龐安時蘄州蘄水人也隱於醫四方之請者日滿其門安時亦饒於田產不汲汲於利故其聲益高。余嘗見其還自金陵過池陽先君命余往謁之隨行四五大官舟行李之盛伴部使者一舟所載聲樂也一舟輜重也一舟廚傳也一舟諸色技藝人無不有也然其人自適不肯入京醫之妙亦近世所無也。

單驥

按仇池筆記蜀人單驥者舉進士不第顧以醫聞其術雖本於難經素問而別出新意往往巧發奇中然未能十全

鄭榮

按宋史趙自然傳，大中祥符中有鄭榮者，本禁軍，戍壁州，還，夜遇神人，汝有道氣，勿火食，因授以醫術，救人七年，賜名自清，度爲道士，居上清宮，所傳藥能愈大風疾，民多求之，皆刺臂血和餅給焉。

龐安時

按宋史本傳，龐安時字安常，蘄州蘄水人，兒時能讀書，過目輒記，父世醫也，授以脈訣，安時曰：「是不足爲也。」獨取黃帝扁鵲之脈書治之，未久已能通其說，時出新意，辨詰不可屈，父大驚，時年猶未冠，已而病贖，乃益讀靈樞太素甲乙諸祕書，凡經傳百家之涉其道者，靡不通貫，嘗曰：「世所謂醫書，予皆見之，惟扁鵲之言深矣，蓋所謂難經者，扁鵲寓術於其書，而言之不詳，意者使後人自求之歟？予之術蓋出於此，以之視淺深，決死生，若合符節，且察脈之要，莫急於人迎寸口，是二脈陰陽相應，如兩引繩，陰陽均則繩之大小等，故定陰陽於喉手，配覆濫於尺寸，寓九候於浮沉，分四溫於傷寒，此皆扁鵲略開其端，而予參以內經諸書，考究而得其說，審而用之，順而治之，病不得逃矣。」又欲以術告後世，故著難經辨數萬言，觀草木之性，與五臟之宜，秩其職任，官其寒熱，班其奇偶，以療百疾，著主對集一卷，古今異宜，方術脫遺，備陰陽之變，補仲景論藥有後出，古所未知，今不能辨，嘗試有功，不可遺也，作本草補遺，爲人治病率十愈八九，踵門求診者，爲辟邸舍居之，親視飭粥藥物，必愈而後遣，其不可爲者，必實告之，不復爲治，活人無數，病家持金帛來謝，不盡取也，嘗詣舒之桐城，有民家婦孕將產七日而子不下，百術無所效，安時之弟子李百全適在旁舍，邀安時往視之，纔見，卽連呼不死，令其家人以湯溫其腰腹，自爲上下拊摩，孕者覺臍胃微痛，呻吟間生一男子，其家驚喜而不知所以然，安時曰：「兒已出胞，而一手誤執母腸，不復能脫，故非符藥所能，吾扁鵲門兒手所在，其虎口既痛，卽縮手，所以遽生，無他術也。」取兒視之，右手虎口鹹痕存焉，其妙如此，有

黃州僧

按談圃子瞻在黃州，術士多從之游，有僧相見數日，不交一言，將去，懷中取藥兩貼，如蓮蕊而黑色，曰：「此燒煉藥也，有緩急服之。」子瞻在京師為公言，至今收之，後謫海島無恙，疑得此藥之力。

蕭氏

按杭州府志，蕭氏失其名，錢塘人，好施予，嘗有一僧來謁，蕭待之良厚，久而不衰，僧一日拈筆畫牡丹遺之，蕭初不甚珍重，藏既久，發視之花瓣中皆有字隱隱可見，蓋古方，大異之。令婿郭某按方試之，療人皆奇效。後又令聚藥煉為丹，俄見爐上有花，絢燦若牡丹狀，丹成如黍珠，用以活人，雖瀕死皆甦。自是蕭郭之醫，傾動一時。

郭照乾

馮氏 郭敬仲

按錢塘縣志，郭照乾，字汝端，汾陽王裔，祖遠，授宋建隆二年節幹，世稱大人節幹，照乾自祥符初，由汴徙杭州，多隱德，施子未嘗生倦容，有異人乞齋，郭膳之，潛遺牡丹花三朵，覆几上而去，追詢之曰：「若累世陰德，全活人故來相報。」花上書婦人證十三方，君子孫世世用之，當無窮乏。如法試之，無不奇驗，遂為婦人醫。郭氏之以醫名，自照乾始。

按海甯縣志，郭昭乾，號文勝，元符三年，由汴南渡，放情山水間，遇道人授以鉢，黃封甚固，覆几上，且戒曰：「公家累世積德，以此報，必一月後乃開。」道人去十三日，公弟比部郎昭度以道人之給之也，為開視，則鉢中有牡丹花一朵，見花瓣中有字皆醫方，一瓣具一方，凡十三瓣，其餘瓣字跡隱隱難明，亟錄方罷而花亦隨落，大異之。遂按方療

也。仁宗皇帝不豫，詔孫兆與驥入侍，有間，賞賚不貲。已而大漸，二子皆坐誅，賴皇太后仁聖，察其非罪，坐廢數年，今驥爲朝官而兆已死矣。予來黃州，鄰邑人龐安常者，亦以醫聞，其術大類驥而加之以鍼術絕妙。然患聾，自不能愈，而愈人之病如神。驥安常皆不以賄謝爲急，又頗博通古今，此所以過人也。元豐五年三月，予偶患左手腫，安常一鍼而愈，聊爲記之。

孫兆

按醫學入門，孫兆宋尚藥奉御丞，有顯官耳鳴，公診之曰：「心脈大盛，腎脈不能歸耳。」以藥涼心，腎脈復歸，耳鳴立愈。

張立德子

按東坡雜記，眉山有穎臣者，長七尺，健飲啖，個儻人也。忽得消渴疾，日飲水數斗，食倍常而數溺，服消渴藥而逾年疾日甚，自度必死，治棺衾，囑其子於人。蜀有良醫張立德之子，不記其名，爲診脈笑曰：「君幾誤死矣！」取麝香當門子以酒濡之作十許丸，取枳椇子爲湯飲之，遂愈。問其故，張生言消渴消中皆脾衰而腎敗，土不能勝水，腎決不上，乃成此疾。今診穎臣脈熱而腎且衰，當由果酒食過度，虛熱在脾，故飲食兼人而多飲水，水既多不得不多溺也，非消渴也。麝香能敗酒瓜果，近輒不實，而枳椇亦能勝酒，屋外有此木，屋中釀酒不熟，以其木爲屋，其下亦不可釀酒，故以此二物爲藥，以去酒果之毒也。

仇鼎

張君宜

繞堯陳應熊三世於茲而其後以科論則婦人科如醫博黃孝友以至黃天爵黃一鰲蓋數十世矣。別而爲江子振應龍應鳳亦再世矣。小兒科則先有丁氏，後有夏氏，轉而楊氏汪氏，卓卓乎專門矣。外科則洪廷鎮洪欽銘洪文衢何寅初何公若洪少岡，則非特專精而且獨擅者矣。又如徐村吳福仕吳靜川吳晴川吳繼川，自元至明世擅外科而吳參寰吳廣載則內外兼著，試輒奇驗。吳正倫著脈證治方養生類要虛車錄活人心鑑，而其後明穆宗貴妃疾，召至宮，一劑立愈，遭太醫嫉，卒於京，時邸論惜之。程宏賓著傷寒翼黃休著醫案吳崑著醫方考汪源輯註保嬰全書許甯著學理論，是不獨有醫術而且醫學。至程玠則貴人且天授，所著有松崖醫徑，其後裔程衍道以儒術兼醫理，更名噪一時，而程堯夫程惠生父子不相師，而輒有神效。至洪徽甫之針，又其奇者併及之。

章迪

按無爲州志米芾章吉老墓表云：神農有熊氏咸以揀民爲道，上聖神靈生而知之，簡易無爲，後世聖賢相師，或口授若心得其至也。雖千年若合符契，故孔氏謂安知來者之不如今，又曰：聖人有所不能知。夫陰陽儲精神而明之，可不妙哉？無爲章氏迪，字吉老，洞精醫書，而得針刺之術於素問內經之間，以其道救人，壽至七十九，莫不刺膚透膽，隨針病已。華佗氏不能過也。又以其道授子濟濟，誓拯三千人，因不復針，又以父道付子權，吾聞士大夫多道濟，權起病如神，逮得守符親所嘗試。會濟請言吾友周元章撰理誌，不復多得，願表墓道，遂直書其事，吾不及識君，觀其子孫廉介自守，不以藝取人，知君隱施，夫行符藥除病，救人除害物者，上清有錄，許氏旌陽，雞犬亦仙去，後之人勿替其志，來於墓下，讀吾文者勉之。大觀元年歲在丁亥丙午朔丙戌日男濟立石。

章濟

疾，無不奇驗。後又煉藥爲丹，見爐上有花若牡丹狀，丹成如黍珠，用以活人，濱死者皆起。傳三世有敬仲者，建炎中孟太后遘疾不起，高宗性至孝，下令徧徵起太后疾者，敬仲因母馮氏參究診法，引入宮進藥物，食頃而甦。三服乃起。高宗封馮氏爲安國夫人，敬仲爲光祿大夫，兼賜父傑西山葬地，賜姓趙，故所居里有趙郭之號。

張擴

按歙縣志，張擴，字子充，少好醫，從蘄水龐安時遊，同學六十人，安時獨喜擴。後聞蜀有王朴，善脈，又能以太素知人貴賤禍福，從之期年，得衣領中所藏素書，盡其訣，乃辭去。南陵有富人子傷寒，不知人氣息，僅存，擴視之曰：「此嗜臥證也。後三日當蘇。」蘇則欲飲，欲飲與此藥，必熟睡，覺當得汗。」已而果然。當塗郭詳正子患嗽，肌骨如削，醫多以爲勞，擴曰：「是不足憂。」就坐飲以藥，忽大吐，使視涎沫中得魚骨，宿疾皆愈。在建業有婦人叩門求醫者，擴不在，其弟揮爲診之，及歸，揮具言其狀，擴曰：「弟與藥如是，且瘳矣。此其脈當整居三年，左乳下有痣也。」驗之信然。嘗有調官都下者，擴診之謂曰：「鰕游脈見，不出七日當死。」後五日，得通判齊州喜曰：「張擴妄言耳。我適得官，何謂死哉？」又二日晨起進盥，臥地卽死。建中靖國初，范純仁方召而疾作，問曰：「吾此去幾何？」擴曰：「公脈氣不出半年。」范曰：「使某得生至京師，則子之賜也。」遂與偕行，至京師，奏補擴假承務郎。未幾，公以不起，聞崇甯中黃誥待淮西提刑，擴謂曰：「大夫食祿不在淮西，行且還朝矣。然非今日宰相，所謂宰相者，尤未起，起則有召命，不滿歲當三遷。」又曰：「大夫不病而細君病，憂在九月。」及蔡京當國，誥被召還，歲中自戶部吏部遷左司郎中而妻劉亦適以九月卒。尚書蹇序辰知應天府，擴謂曰：「尚書無官脈，旦夕當有譴。」俄被旨放歸田里，復見之曰：「當得州。」果得杭州，汪丞相微時，祁門宰陳孺使徧視在學諸生，次至公曰：「君位至宰相，然南人得北脈，名宦當由北方起。」未幾登第，調北京大名主簿，不出北京，積官至中奉大夫，中興遂爲上相。擴後以罪謫永州，至洪州晨



按無爲州志章濟吉老子也，傳父業，尤精九針之法，得書之所不傳者，洞視五臟，不失毫髮，立仆起僵，效難殫述。詳見周紳墓誌，子權亦與父齊名。

